

烈女圖

黃碧雲

[中]
PL
2865
.P48
L54
1999

沒有尊嚴的年代，只能苟活。奢言理想者，到頭來志氣銷磨。一旦得到自由，
失去生活的方向。

烈女圖

黃碧雲



烈女圖

生而為中國女子，苦難是她生命的記認。不管在什麼年代，中國女子都要比男人更堅忍、更努力、更豁達。活不下來的，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塵，活下來的，一代代延續生命。

一幅烈女圖，走下三代香港女子，各以她們的生存方式書寫自己的歷史，也順便書寫香港的歷史。

從淪陷時代，到六十年代的暴動，到香港回歸，歷史如此碾過，以平民百姓的痛楚，鋪墊它的軌跡。人們記得歷史，卻忘記被歷史碾壓過的紅顏。

沒有尊嚴的年代，只能苟活。奢言理想者，到頭來志氣銷磨。一旦得到自由，卻又失去生活的方向。

如此女子，在人間。

ISBN 962-950-626-2



9 789629 506261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目錄

我
婆

1

我
母

1
0
1

你

2
1
3



本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／書中言論並不代表該局立場

《烈女圖》



作者：黃碧雲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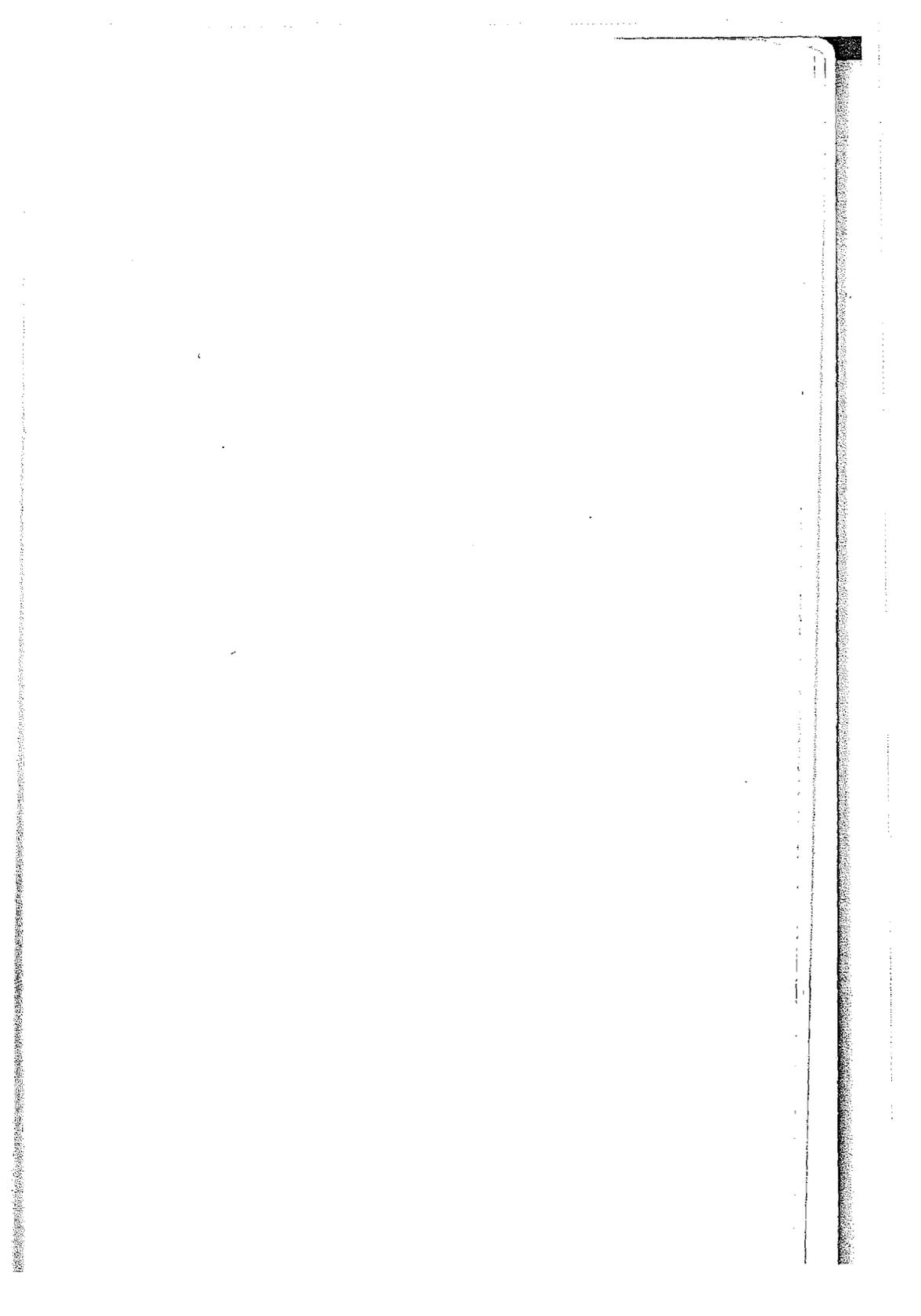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2303 1010（13線） 圖文傳真：2764 1310

© COSMOS BOOKS LTD. 1999

（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）

一九九九年·香港



這是香港百年最熱的一天。你婆婆的屍體擱在路邊，棺材一直滴出水來。

一點傅子嫡孫，兩點添丁發財，三點長命百歲。你叔婆、舅伯、大姑姨奶、表伯嬭、表舅、姨父、三表哥、六姨甥、大外姪、翻生阿緻、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兩行排開，攔路不准上山。你婆婆不肯走，屍體重得像鉛。

棺材擱在路邊，一點聖杯全翻。四個忤鑿佬，耳朵發癢，毛蟲從耳洞鑽出。忤鑿佬掩耳驚叫，你婆婆在棺裏發笑。兩點紅布飛天。喃嘸佬黃袍撕裂，豬頭流血，大塊肉入土上天。到下午三點天黑霞紫。你叔婆、舅伯、大姑姨奶、表伯嬭、表舅、姨父、三表哥、六姨甥、大外姪、翻生阿緻、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伏地大哭，哭你婆婆，早日歸西。你婆婆棺木翻倒，棺木不動，從天光到天黑。

你母走到棺前，扒開棺木。

你婆婆臉孔化妝化得五顏六色。

你母站在棺前，看你婆婆的臉孔，然後說：阿母。

她低下身來，抱起你婆婆的屍體。扯着她雙手，拉到身前，轉身背起你婆婆。

你母的汗滴在地上，答答響。

你叔婆、舅伯、大姑姨奶、表伯孀、表舅、姨父、三表哥、六姨甥、大外姪、翻生阿繳、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，兩列排開，讓你母背着你婆婆，一步一步，走向山腳。

他們跟着她，一步一步，走向山腳。

你婆婆屍體一直流着水，一滴一滴。

你母揹着你婆婆，走過的地方，跌下雪白的屍蟲。

你婆婆父親，也就是你太祖林白的墓，旁邊葬着你婆婆阿母林門張氏。你婆婆穿了八件，你阿母一件一件替她脫，脫了雲紗襖脫了縐紗衣，脫了白絲褲，脫了有鳳來儀壽鞋，鞋底向天，彩鳳見日。你婆婆死時肚皮上一個大血瘤，經已爛透，兩個乳房冬瓜一樣跌在身旁。你母看着你婆婆，兩片陰唇，豆筴一樣裂開。你母長嘆，從頭上摘下髮夾，扯下你婆婆的褲頭帶，穿在簪上，就刺穿你婆婆的陰唇，將你婆婆乾裂的陰唇，縫合起來。

阿母從來未正式出嫁，紅花亦在你林家落，她今日就葬於此。你阿母將你婆婆，用雪白麻服包起，放在婆婆阿母，林門張氏墳頭之上。

你婆婆林卿，就此葬在你阿太林門張氏身旁。你大伯爺林門太乙，給你母還了二支紅針，一卷紅頭繩，一條松柏。

是你母林飽飽封的棺，於未時盡，申時始，丁丑年七月初八。

2

你婆婆宋香生於一九一九年。那時上海街没人，只有人力車。派洛賣七仙一包，王子賣兩仙，金錢賣七仙。你婆婆檔口旁邊，是張伯記雜貨，再旁邊是環球鐵鋼。過去是一定好茶樓。

你婆婆賣煙，你婆婆媽媽賣煙，你婆婆婆婆都賣煙。

日本人來的那一年，你婆婆二十二歲。

上海街的苦力在打荷包。你婆婆宋香沒作聲，瞪着眼看苦力打荷包。他們也瞪着她。嘿，最憎你個女對眼，望住人。那些苦力跟你婆婆阿母說。我偏要瞪着他們。瞪着他們探手入人家的口袋，打荷包。

新一軍來，要拿你婆婆香煙。新一軍制服好靚。三個新一軍來，拿你婆婆宋香三包香煙。宋香一瞪，伸手拖住那三個日本兵，三張小刀指着宋香。你婆婆說，派洛七仙一包，王子兩仙，金錢七仙。

新一軍來，你婆婆宋香去做泥工。在西洋菜地，九龍城，擔英泥，建日本人的飛機庫。拿刀殺你婆婆頭你婆婆也沒辦法，你婆婆都要去幫日本人做泥工，沒得吃，有甚麼辦法。爲

日本人做工，有飯球吃。

每天早上都去做。開工就給日本兵打屁股。你婆婆和女孩兒們，替日本海軍部擔沙。真正的日本兵沒甚麼，最差的是朝鮮兵，鬍子突突。正式日本兵肥肥白白。叫你婆婆和眾女孩兒：快些做。一天有三斤六米的工錢。

做，爲甚麼不做，不做就沒得吃，沒得吃的就慢慢死。手腫腳腫。

日本先生叫頂呱呱。他跟你婆婆和眾女孩兒學廣東話，每天早上，見到她們，便說，早晨。他又問，你怎樣講。女孩告訴他，你就是陷家剷。於是他每天見到你婆婆和眾女孩兒，就笑說，早晨。又添了一句，陷家剷。你婆婆宋香和眾女孩兒，笑了。

日本兵拉花姑娘睡覺。你婆婆生得醜。花姑娘拉到九龍塘的軍營睡覺。沒拉你婆婆宋香。你婆婆生得醜。你婆婆也驚給拉去做花姑娘，後來才知，自己生得醜，幸好自己生得醜。

頂呱呱沒拉你婆婆。頂呱呱臉青青白白的，還沒生鬍子，戴一頂過大的軍帽，沒有人的時候，從褲袋拿出口琴來吹。

沒有警報，頂呱呱帶你婆婆和眾女孩兒到山間捉蝦。水很深，下完雨，女孩兒騎着日本兵捉蝦。大蝦頂呱呱給自己，小蝦，留給宋香。

下大雨頂呱呱和大眼突突偷偷的在倉裏和女孩兒打麻將。女孩兒教他：一筒，一萬，一

索。大眼突突成日忘記一索，見到，只叫，吉多理，吉多理，生蛋的，是鷄。頂呱呱很認真，拿出紙筆來，記：一筒，一萬，一索，又畫了麻將怎麼樣。

出沖了，頂呱呱會付錢，但大眼突突很茅，不肯付，眾女孩兒不敢叫他給錢。

宋香始終不知道，男子的名字，只說頂呱呱。另一個叫大眼突突。

要走了，頂呱呱和大眼突突要當軍，要走了。他說，姑娘，我要去死了，去好遠的地方，緬甸，爪哇，去死了，女孩兒都哭起來。

頂呱呱和你婆婆宋香一樣大，二十二歲。

3

表姊賣米，表弟做廚子，表姊安人在南招織麻賣魚。

十月初十點鐘，紅毛鬼摩嘍差打日本仔，鷄飛狗走。呼呼聲，房子塌下來，你婆婆阿母抬頭說，演習了，演習得這麼真。

旺角去中環的街渡，要收五至十元一個。到香港去要通行證。很多人擠着要過渡。

豬肉三元一斤，薯仔五毛，芹菜四毛，菠菜八毛一斤，白米賣清光，最好賣的是老刀牌和駱駝牌菜刀。

沒得吃了，彌敦道有一條血路，兩旁都有死人。觀音廟卻沒事，還有人到廟裏上香。看見屍體便知道死人是不是餓死。餓死的人身體是軟的，屈曲得像蝦米。

你婆婆見到一個學生，還穿校服，在紅礮，腸都掉出來，頭又斷。原來人骨白色的，不是黃的。她三日吃不下東西，後來便慣了。

差館很多人去打劫。油麻地差館，滿是人，勝利黨在那裏打荷包。在上海街，一大群一大群人走下來，敲鑼敲鼓，猛叫勝利，勝利。你婆婆阿爸，出去的時候穿唐裝，回來時只剩下背心短褲。

勝利黨一車一車，棉被衣服，金銀珠寶，甚麼都有，逼着你交出，一車車走，車到紅十字會，寄存賊贓。

勝利友又在油麻地街上打鬼佬。

小孩在路邊哭泣。你婆婆表姊聽到環球昱記前有小孩哭，原來是一個女孩。她便拿她回來養。她日間去做工，留女兒在家。女兒六歲的時候，給拐帶了。

你婆婆表弟，白米賣到三十元一斤，木薯粉要十五元一斤，沒得吃，去九龍倉搶米。炸彈放下來，他没炸死，還因此搶到頭位。好多人，炸彈放下來，滿地血，滿地塵，飛機飛走了，又重頭去搶。九龍倉又有牛肉罐頭。罐頭跌下來，壓死很多人。

你婆婆阿母，養了隻雞。雞生蛋，七元一隻雞蛋。雞不下蛋便去執死人屍，執到停屍間去，走後面的，一元二一個，走前面的，八毛一個。

每天早上都早早出去霸屍體，不能給人執了。你婆婆阿母叫你舅舅看着屍體。你舅舅哭，怕鬼。你婆婆阿母便打他，說，你要不要吃飯。你要吃飯，你好好的看着屍體。鬼有甚麼好怕，餓起來，你就變鬼。

走後面的，要看着屍體，所以可以領一元二。你婆婆阿母貪錢，她拾屍體，都要拾後面。

和平後只用軍票。四十港元換十元軍票。爛布做毛巾，你婆婆男人的衣服，補到無可再補。包租的，全家都餓死。阿萍阿牛，男孫女孫。死了很多人。

後來你婆婆男人，也就是你公公，死的時候，你婆婆宋香跟平時一樣，沒哭。有甚麼好哭。你婆婆宋香給人家洗衣服，养活自己。男人沒養她五年，死了，自己都搵到錢，有甚麼好哭。

那時候，死好多人。大狗細狗，做雜差。和平就給英國政府拿去問吊。

張伯記，晚晚十時就喊。喊夥計。夥計不應，第二天便炒魷魚。張伯記好嚴的。張伯記大仔死了，二仔也死了。剛娶了老婆。老婆也死了。全家都死了，只剩下張伯記。

宋香去碰男人頸。男人已經沒氣，頸還暖，口裏含着一口血痰。你婆婆說，甚麼都扔掉，熱水壺扔掉，喉管不要，他身上的衣服都不要。扒個清光，都扔掉。

全數二萬八千元，包棺材，包打齋，包上山，包火葬。

你婆婆宋香可不願這麼長命。你婆婆媽媽八十四歲，不大好也不大壞。

你婆婆好老了，看我的日子還長呢，還有得捱。老太婆說，你的日子還長呢，你有得捱。你婆婆坐車，坐6號C。老太婆說，阿婆，你好長命，你還有得捱。那個老太婆，你婆婆不認識。

你婆婆婆婆，正說話，飯菜放在面前，還沒吃，就死了。

宋香的婆婆，死而復生。以爲她死了，她又張開眼，還拿起碗筷來，吃完那餐飯。她等兒子先死。兒子死了，她才真的死了。

那時候，死好多人。你婆婆舅父，人家吵架他去勸，勸着勸着，給人推下海，便死了。你婆婆阿姨住那處，近海。向上走，便來到海。

4

你婆婆林卿，穿上了紅鞋，就知道你婆婆阿母要賣她。

年廿九，你婆婆阿爸招她。阿卿，你到你叔父處，說借米。過年了。還借五元，過年要買豬肉。你婆婆阿叔，穿上大衣，沒說話。一個銅角，飛到牛欄上，你婆婆阿叔說，這裏不是樂善堂。

阿叔有好多穀，三隻大水牛，兩個神枱，攔着三隻豬頭，三隻鷄，九九八十一柱香，來拜神。

你婆婆阿母在炭黑柴房，唱歌仔。柴木濕了，燒的都是煙。

無人好似你姐咁艱難。妹呀你姐唔願做人願做鬼。三月落禾秋，六月插秧，有戶人家等着人。

那時候很早天黑。你婆婆割完薯籐去搬磚。四方開磚，足足幾十斤一隻，你婆婆從西頭搬磚，好給阿爸墊腳。阿爸腳頭向西，高高墊起，病就會好。

不知他甚麼病，總之病，叫頭痛，心痛，身痛，臭時你婆婆就給你婆婆阿爸，你太公，抹身。

你婆婆阿爸的鷄巴，瘦到乾。阿爸捉着你婆婆的手，摸他。那鷄巴，軟綿綿的。你給我舐舐，阿卿。已經很久很久了，沒有了，阿卿。舐舐呀，像吃雪條一樣，你不是很喜歡食雪條嗎。你來給你爸舐舐，我的病就好了。來，等等，你來給我拿着，我要小便。

矮婆仔說，冤枉，阿卿，前世呀，阿卿。那矮婆仔，我老了，阿卿，可憐大聖爺，這是甚麼世界呀。

矮婆仔知道的。她長一張馬臉，長身長臉，頭在沙頭圍，屎忽在九龍城。

原來還有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、龔婆、大房二兄弟三個女人。叔爺在田裏，叔婆回家餵小孩。大大的奶子，一把給你婆婆阿叔抓着。矮婆仔說的。屋後有一叢大竹，就在那裏，叔婆沒作聲，你阿叔給她塞了一隻金戒指。龔婆就在柴房給你婆婆阿叔推倒。駁腳阿大在家裏，大肚，快要生，你婆婆阿叔，摸上去。神婆阿六麼，矮婆仔說，又老又醜，她說她也有份給你婆婆阿叔強姦。

短命仔好惡。短命阿嬤下面一直流血，短命仔用擔挑打她，要她說，勾甚麼佬。她一直叫，叫得母豬都逃出來，躲田裏。

短命阿嬤頸上給短命仔圈了麻繩十幾圈，在龍眼樹下，繩頭吊在樹枝上，問她。短命阿嬤眼突突，嘴一張，腿間慢慢流下一堆黃濁的屎尿，舌頭伸了出來，微藍。

短命阿爸、短命阿母和短命阿弟，將短命阿嬤解下，抱到馬路邊，讓她坐。一家人到村後後山掘墓，將短命阿嬤，埋了。

你婆婆阿叔，鐵青着臉，殺了十三條豬，請全村人吃。短命仔、短命阿爸、短命阿母和

短命阿弟、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、龔婆、大房二兄弟、你婆婆叔婆、舅伯、大姑姨奶、表伯嬸、表舅、姨父、翻生阿緻，都去吃了。

吃了豬肉，豬宰丸拿回家下酒，警察便不進沙頭圍。

六月初六，你婆婆要回家沖涼，洗頭。

你婆婆阿叔的臉都撞散了，林卿認不出他來。在九龍醫院殮房，阿叔見到林卿，眼又流血鼻又流血。你婆婆對着阿叔屍體吐口水，說，你活該，抵死。

你婆婆阿叔八歲，你婆婆阿母做介紹人，賣豬仔去南洋。回來時已經三十歲，濃眉大眼，戴着一隻答答的西洋金錶，買了隔房的田，又建了屋。

他憎我像我阿母。

一月二十三你婆婆阿爸就死。男穿單，女穿雙，你婆婆足足給阿爸穿了九件，拿磚，三隻盤，三個火爐鉗，二毛買一斤炒花生。磚用來墊腳。阿爸捉住你婆婆手，摸他，不是摸你婆婆，摸鳩，摸到身，摸到心口，他就死了。阿母叫你婆婆買燒酒，你婆婆跑到去買。阿爸不能在床上死，要在地下死，要買酒，送花生，不能空手去，不然野狗會咬。你婆婆背他下地。阿爸病了好久，還那麼重。

是福壽隆施捨的棺材。神婆阿六說的，九龍城福壽隆，死了三個老婆，就不敢再娶，還

吃長齋，施捨壽衣壽氈和棺材。你婆婆從沙頭圍走到九龍城，足足走一天。

阿爸長得高，棺材小，不夠長。你婆婆拿大鐵槌，將阿爸一雙屈曲的膝頭，槌了進去。每年八月初一就執骨。黑漆無人，你婆婆到山上開了金甕，你婆婆伯父家的黃狗來嗅你婆婆的下體，你婆婆月事來臨，她執起阿叔骨頭，將自己月經帶丟進金甕，雪亮雪亮骨頭，你婆婆回去，加杞子、蜜棗、田七、芙蓉、黑豆來煲湯。

你婆婆阿叔棺材，還是你婆婆買，紅杉木，要五百元。

5

當初你婆婆宋香在皇宮戲院，在深水埗北河街當守閘，做十年。女人不能看開，你婆婆便做清潔。做清潔，打理廁所。

皇宮戲院做大腿舞。廁所你婆婆便不用管，沒有人。大腿舞，看的都是男人，沒有女人去看。

三元半前座，後座二元的票，有人以為是做戲。最貴的票，買了，原來不是做大戲，是做大腿舞。女人就不看。你婆婆問她們拿票，然後將票賣給人。

有個人來看，一看，看了一幕就散場。你婆婆嚇到走入廁所。因你婆婆賣票給他，說，

還有很多場好看。

你婆婆賺十多二十元一個月。你婆婆男人有時給她一百，有時給她幾十。

給一百幾十給那個衰婆，給我，一塊一塊給，你婆婆宋香說，衰婆和那個行船佬行得好密。

撞到衰婆和行船佬行街，手拖手。你婆婆男人跟着男人和妾侍，跟了幾條街，男人和衰婆都不知，停下來等巴士，你婆婆男人隨手拿起寫信佬摺凳，打那男人，又打妾侍。那男人沒還手，反而那衰婆，用鞋跟敲穿你婆婆男人的頭。

那個男人不找衰婆，買米買藥，找你婆婆男人買，你婆婆男人就問你婆婆拿，一塊一塊，你婆婆還不知道是給那男人。你婆婆男人，還天天給那衰婆一塊錢買菜。

妾侍個盲阿母，激死了。

去占卜，話你婆婆男人有惡意。過五年你婆婆男人翻車，沒事，同車伯爺婆死了，大聖爺上身。大聖爺上身，伯爺婆成身血，還跟男人說，你妾侍要走了，跟佬走。你百病纏身，你先走，留下你老婆和你妾侍。

你婆婆去到醫院，床已經拆掉。你婆婆男人，好像羊咩叫。

他洗澡，洗着洗着便翻了眼。姑娘打電話叫醫生。六時叫你婆婆去，你婆婆九時才去。

你婆婆不想去，還在家裏聽收音機，沖涼，天氣熱，你婆婆擦了一身的爽身粉。去到時手會動，你婆婆摸摸臉，手腳都暖。不過醫生聽來聽去都聽不到甚麼。

你婆婆問看夜更的，夜更的說，你行你路，我行我路。鬼有鬼路，人有人路。

白頭婆說，七月二十八那天，會火燭。

頭兩間，你婆婆阿姨做紙紮。你婆婆阿爺開竹店，賣竹掃把，竹箕，竹葉。你婆婆八歲。你婆婆阿姨說燒死你婆婆兩姊妹了。你婆婆和你婆婆大姊落了街，落了檔口。菜乾舖火燭。頭那間是當舖。第三間你婆婆阿姨的紙紮舖，第四間你婆婆家，四個角落燒了。燒的是你婆婆阿姨那間舖。

白頭婆說，人有人路，鬼有鬼路。你婆婆舅婆燒死了。

二十六號那間賣公煙，一毛子一盅。可以用仙士，買半盅。煙用火烘，搓，再入煙槍。你婆婆阿爸自己搓，燒燈點油。煙好香。抽時不香，聞的時候，好香。你婆婆舅公也食鴉片煙，你婆婆睡在他床上，聞他鴉片煙香味。你婆婆吃山渣。才五仙，一大包一大包山渣。

煙斗可以用山渣搓，搓成一粒，放進去，抽。鴉片以鐵匙承着抽。

煙館女人不去的。你婆婆小，你婆婆上去找阿爸，找舅公，回家吃飯。好多人，昏黃黃，睡着那裏，你婆婆叫，阿爸，阿爸，舅公，有好幾個人應，你婆婆阿爸，在煙床上，沒

應，不知睡着了，還是死了。

食鴉片煙很開心。你婆婆舅公食鴉片煙的時候，你婆婆舅婆燒死了。你婆婆婆婆五姊妹，四個兒子，就這一個弟弟。你婆婆舅婆燒死了，你婆婆婆婆說，過了年就可以給你阿弟再拿一個人，要個大腳的，十六歲左右，走得快。

你婆婆婆婆，她小腳。她連煮飯都不曉，飯好了她便指指點點。她老公煮飯。

你婆婆大姨婆請奶媽帶。大姨婆又矮又醜，就請個靚奶媽。靚奶媽帶阿姊又帶阿妹，也就是你婆婆婆婆。後來你婆婆婆婆就很靚。

你婆婆婆婆後來生了一個兒子。你婆婆婆婆二十多歲，就生你婆婆阿母，然後生你婆婆阿姨。生你婆婆阿姨那一天，下大雨。你婆婆婆婆從來未見過這麼大的雨。你婆婆婆婆男人，下大雨還去火船頭興隆利打天九。打完天九，就沒有回來。可能在碼頭給浪頭捲了去，可能他去了甚麼地方，找不回來。

你婆婆婆婆男人失蹤後，你婆婆阿姨就給了人，就剩你婆婆阿母一個。你婆婆老母已經七歲，你婆婆婆婆捨不得。

你婆婆阿姨給了人養，在利民興家。

阿婆阿婆，你女兒在利民興，舅母告你婆婆婆婆。你婆婆婆婆找去。利民興賣底衫褲。

原來利民興阿姨跟你婆婆婆婆，長得一模一樣。

當初兩家還有來往，但婆婆阿姨一過去，他們就搬，婆婆婆婆還不知。十八歲，婆婆婆婆認回婆婆阿姨。她在利民興看舖。她口吃。婆婆婆婆買了十隻橙十隻蘋果，跟她回養父養母處。

你婆婆婆婆生的那個兒子，似足鬼佬。後來兒子就病死了。人家元寶灰在地上燒。他走過，踩在元寶灰上，踩在惡鬼爐鬼上。臨死前，你婆婆婆婆的鬼佬兒子說，阿爸阿媽，不要怪我。不要哭。

你婆婆婆婆二十七歲守寡。家裏沒一個男人，不好。你婆婆姨公買個仔給她養。買回來時，用麻布袋袋着，豬仔一樣大，很便宜，豬仔差不多價錢，五十元。你婆婆婆婆去摸，只摸得在動，連跛手跛腳都不知。

你婆婆阿母買回來的舅父好頑皮，沒跛手跛腳，你婆婆婆婆買菜回來，舅父就偷吃，生豬肉，一樣往嘴裏送。你婆婆婆婆以為給老鼠偷吃了，買了很多老鼠藥。發覺原來是你婆婆舅父偷吃，便打他。一邊打他一邊吃，邊說不敢了。後來他去學做樟木櫃，三元一個月，剃頭髮錢每個月三毫。賺到錢，一個仙都給你婆婆婆婆，他叫阿乖，後來給人推下海。

荔枝角道，學生在燒日本貨，你婆婆舅父阿乖圍在外邊看。看完他走路回你婆婆利民興

阿姨家。有兩個人在吵架，他不認識的。他去勸，那兩個人便聯手起來打他，不知那一個將他推了下海。撈上來，就開始病，病死了。

阿乖臨死前他說，我不會放過他。

吵架的那個人，沒一年便死了。不知死那個是不是推他下海那一個。

你婆婆利民興阿姨先死，八十歲死，你婆婆阿母八十五歲死。你婆婆老母死，你婆婆都沒去看她。她不去。

6

你婆婆宋香一個月去看阿母一兩次。你婆婆阿母兒子，也就是你婆婆假阿弟，比親生兒子還要好，要服侍你婆婆老母，找份工，人工多少無所謂。酒樓不請他，做後鑊也不請他，因他要早收工，遲返工，要去看你婆婆老母。找到一份，事頭由他早收工，遲收工，不過人工就由事頭給，說多少就多少，有時不給，你婆婆阿弟照返工。

阿母住在福利會。一餐十元。你婆婆老母病，你婆婆阿弟回來不見你婆婆老母。他說，在醫院。去了他告訴你婆婆，幾號床，九樓調到五樓。調到五樓，你婆婆阿母就死了。你婆婆阿弟，後來又死了。

你爸好快就死，你母天悅不作聲。她甚麼都不說。你婆婆是聽隔壁陳婆說的。天悅結婚後一個月她老公便跳樓。四月初四結的婚，五月初四就死了。你爸是跳樓死。你婆婆不知道天悅有沒有哭。你婆婆不敢問她，不敢講跳樓。講到跳樓天悅就哭。到現在十幾年了，你婆婆亦不敢問。有人要介紹男人給天悅，你婆婆亦不敢開口。

你爸不好，改個名叫黃泉。黃泉，有甚麼好。死來黃泉來相見。他有個名叫孝泉，但偏偏他要叫做黃泉。黃泉。天悅在通用水晶燈店返工，她串起水晶球，黃泉開車，在通用送貨。

天悅結婚時好邪。天悅穿褂的，結的婚。你婆婆給她上頭，換上新睡衣，一夜沒睡。很早棺材車停在上海街你婆婆家門口。你婆婆樓下這麼多地方，那棺材車偏要停在她們家門口，還停着，不走。更何況，那麼早，天才亮。真的有人趕着死，趕着葬。

男人不肯照相。他怕。天悅和他去旅行，黃泉說怎不肯照相。

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幅他小學畢業時照的相，挂在靈車前頭。拍那幅相時，黃泉才十二歲。到現在你婆婆還不知道女兒老公爲甚麼要自殺。天悅不說，她也不說，就好像黃泉根本沒有死，不過出了埠。

連你婆婆利民興阿姨你婆婆也不說。去飲，利民興阿姨問，爲甚麼見你天悅不見她男人。

你婆婆老母死的時候，你婆婆對天悅說，你不要出去，不要跟你姨婆說，作作不知道。到請喝解穢酒的時候，他們還給男人留了酒和菜，都以為她男人還在。

你婆婆大姊死了，你婆婆弟妹都死了。你婆婆在中間，最後一個死。

你婆婆阿弟阿巧，手指頭屈個八字，僵硬了，怎樣也屈不直。二十九日，你婆婆打電話。你婆婆說阿媽打邊爐，你來吃飯。第二天早上，你婆婆姨甥來找你婆婆，一直哭，你婆婆問他不是打架了，他說，舅父。

在酒樓門前賣報紙那個事頭婆，說，你的夥計，在嘔，要叫的士。阿巧說，不用。他走着走着，想回家，愈走愈辛苦，便自己走去了廣華醫院。醫生叫他坐，他坐着坐着，跌在地，廣華醫生便打電話到差館。

脫了他的錶，拿光他的東西，打電話比你婆婆老母。那時你婆婆弟還睜大眼，手還暖。六個醫生一起搶救，救不回來。你婆婆老母一抱他，他便閉上眼，你婆婆弟就死了。

你婆婆老媽哭，他好孝義。親生兒子罵老媽，老媽不打親生子，用凳打你婆婆弟，打養仔。養仔沒走，還在，又沒娶老婆。

死了的養仔你婆婆弟阿巧，原來給你婆婆老母帶，你婆婆老母做奶媽。帶到三歲，你婆婆弟生母要賣你婆婆弟給客家婆。三百元。三百元好多。你婆婆老母追我養仔阿母拿人工，

你婆婆弟咬着你婆婆母奶頭。你婆婆阿母痛了，說，我要人，不要錢。

你婆婆兒子還小。你婆婆養弟叫阿巧，親弟叫阿未。三個從小玩到大，還有一個養舅父，叫阿乖。不會叫舅父，當着陌生人叫舅父，走一起玩就叫阿乖，阿巧，阿未。

養子好過親生子。你婆婆阿母全靠他。你婆婆老母叫他，阿乖，你娶老婆。我娶老婆你就死，阿乖說，我若結了婚只會聽老婆話，娶了老婆那有這般好。

你婆婆阿姊半身不遂。你婆婆老父也半身不遂。你婆婆老父三個月，你婆婆阿姊就三年才死。你婆婆，到後來，腳趾蹇曲，愈走愈艱難，一走便流血。

你婆婆阿姊宋靜入醫院，醫院給她吃安眠藥。你婆婆去看她，阿姊老在睡覺。你婆婆叫她。

你婆婆阿姊，差一點便和你婆婆，給火燒死。你婆婆八歲，阿姊宋靜十一歲。你婆婆和阿姊的舅公，在食鴉片煙。食鴉片煙很開心的。你舅婆死了。燒死了還沒有一年，你舅公就娶了另一個，十六歲左右，腳很大，走得快。

你婆婆老頭半身不遂。你婆婆老母半身不遂。你婆婆阿姊又是。你婆婆阿姊好叻，半身不遂，出了院還可以一隻手打麻將。六十幾歲。後來就沒有人肯同她打。

你婆婆和大姊宋靜打架。很久以前，她們打天九，你婆婆大姊輸了，就用木棍打你婆

婆，你婆婆擋着她。你婆婆阿爸後來將天九燒了。

你婆婆手指尾斷了，好了以後尾指就有個洞，一直到死。

你婆婆宋香跌倒以後就斷了手骨。斷手骨，她還爬到大姊宋靜那裏，和隔壁陳婆，和高腳六，打麻將。兩姊妹，一個斷手骨，一個半身不遂，兩個人，都用一隻手打麻將。隔壁陳婆膀胱癰，吊着尿袋，高腳六糖尿病，右腳壞死，剛切了，還打着石膏。四個人，六隻手，七隻腳，一個尿袋，打了整整八圈麻將。第二天，高腳六就死了。

7

你婆婆林卿嫁到飛鵝山，賣錢二百四十圓。來到飛鵝山，蒸酒走私，走到九龍城鑽石山大礮村。

家婆有兩個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李。姓張那個是老舉婆，姓李那個，翻頭婆。

娶到那個老舉婆，瘦瘦小小，生到個兒子，叫做阿瘦。阿瘦八歲了，才長到你婆婆林卿肚臍那麼高。老舉婆將你婆婆林卿推到阿瘦面前，叫她：叫阿弟。又阿瘦叫她：阿姊。

你婆婆林卿整夜不敢睡，坐在檯上，你婆婆小老公阿瘦呵呀呵呀的在床上睡得死。

早上四時挑酒出去，經德望書院，岩前衛道，走一兩個小時便到天光道，天廚味精那裏

賣。賣完酒，擔餛飩水，回去餵豬。一下雨的時候，一樣走回去，一直淋，一直行雷。你婆婆十二歲，好怕被雷劈，行雷閃電，你婆婆躲在石下避雨。雷公劈中橫樑，蜈蚣蟲死清光。豬給雷公挖空了心，腸跌到通地都是。

雨停了，你婆婆家婆婆，將你婆婆縛在石榴樹枝上，四周放了禾梗，點着火，燒她。死了三條豬，你婆婆家婆婆便要縛她三晚。老舉婆張婆每天早上來看她，陰功囉，冤枉呀，喃無阿彌陀佛。

早上四時倒臭水，餵豬，挑酒。五時到九龍城，十二時走回飛鵝山。你婆婆背着兩桶餛飩水，拖着一包米，走回飛鵝山。

你婆婆家婆婆李婆，養豬，種白花菜。她是翻頭婆，大了肚嫁。老公不要仔，要她。李婆生到個肺癆仔，就扔在糞坑裏，晚晚糞坑裏，還聽到小孩哭。

你婆婆家公有六個老婆。你婆婆林卿，假假地，是第七個。

媒人婆講到，濠涌一户人家，有田有地，有五頭水牛三十條豬。翻頭婆李婆做女時嫁過去，拜堂時沒新郎，只由叔仔抱着一隻雄雞，雄雞包着紅布，讓她與雄雞拜堂。晚上人到新房，才見到新郎，雙頰紅嚙嚙，原來是個肺癆，正發高燒，要娶她來沖喜。

肺癆公死了，她就大了肚。李婆家婆想要仔不要母，賣了她。

你婆婆只聽說，其他的都沒有見過。一個在檳城，你婆婆家公行船時娶的，奶子好像椰子那麼大，下面還會開荷蘭水蓋。一個新抱仔，在佛山，你婆婆家公阿爸替他拿到，十五歲等他等到二十五歲，回去傳種，一生就生了個三胞胎。一個鴉片婆，煙癮起時就走了。第一個在香港娶的，德記茶樓太子女，生到個死仔，自己兩個月便死。

幾多田幾多地，你婆婆家公，在梅縣，走紅頭賊，走到落來飛鵝山。

阿瘦讀書，你婆婆林卿不認字。人天地，刀光亮。山水田，魚狗養。阿瘦讀來讀去，都讀不會。你婆婆林卿在結綠頭繩，聽着，繩結完，就會了，就幫阿瘦寫的字。

阿瘦出紅疹，你婆婆林卿揸着他到九龍城看醫生。早上四時出去，去看醫生，六時拿籌等到下午三時才有得看，又揸着阿瘦回家。回去就落田，除草，擔糞，施肥，上後山斬柴，劈柴。你婆婆林卿到廚房找吃的，李婆已經睡着，爬起來，叫林卿去掃門口地，給屎你吃。

你婆婆林卿去偷菜婆的薯仔吃，菜婆拿着鋤頭追她。菜婆的鋤頭鋤到你婆婆林卿的額頭上，老舉婆張婆，聽到菜婆喊救命，跑來站在你婆婆林卿身後，定定的，看着。

菜婆的鋤頭給飛走，你婆婆林卿，拿着路邊的石頭，一下一下的砸菜婆的臉。老舉婆一邊看一邊笑。

你婆婆林卿流了一臉的血，你婆婆家公看也不看。你婆婆自己去拿了一瓶藍藥水，倒在

傷口上，一張臉又藍又紫。

聽過你婆婆阿母說，會流血。比一大疊草紙腌着，你婆婆林卿來了經。來了經，你婆婆林卿用手按着下體。

阿瘦的身子愈來愈涼，愈來愈涼。你婆婆林卿，背着阿弟阿瘦，到九龍城還有一半路，走過你婆婆家公三太公的墳頭，放下了阿瘦。兩年了，阿瘦沒有長高，你婆婆林卿也沒有長高，阿瘦還是到她肚臍一樣高。你婆婆放下阿弟阿瘦，在石地上，他的身還是軟的，你婆婆坐下來，坐到他的臉上去。

你婆婆依例穿一件紅襖，一條紅百褶裙，一雙紅屐，七月初七，點了龍鳳花燭，手抱阿瘦阿弟冥牌，拜祖先，向家公老舉婆婆張婆和翻頭婆李婆敬茶。備了紙床，八房紙枱椅，紙便桶，紙鷄籠，三塊豬肉頭，三杯燒酒，點三柱香，和地府阿瘦阿弟，做死人夫妻。

8

下大雨打雷，翻頭婆不落田，你婆婆林卿就聽到翻頭婆唱歌。

噯呀……嗚呀……人家個個有屋住呀……捱就爛床無一張……噯呀……唔願做人願做鬼呵……早死早着遲死無落着噢……

你婆婆林卿將頭夾在膝頭之間，不想聽。

你婆婆家公的手，一隻還拿着水煙槍，另一隻將你婆婆林卿按倒。下大雨打雷，甚麼都聽不到。你婆婆家公扯開你婆婆林卿的褲頭帶，褪下了你婆婆的褲子，抬高她雙腳，放在自己的肩上，那毛茸茸的惡鳩，頂入你婆婆的深西裏面。你婆婆林卿，眼光光的看着你婆婆家公。你婆婆家公，從你婆婆身後拉了一張繡被，扯到她臉上，蓋着她，再按住了她的嘴。你婆婆死了似的，一動不動。你婆婆家公，送送合合，呀的一聲，丟了。你婆婆家公，張開你婆婆的大腿，不動。你婆婆感到涼涼的暖暖的甚麼，慢慢流下。你婆婆家公扯開你婆婆林卿臉上的繡被，刮了她一巴掌，指着她，你個臭雞，你比佬睡過。

你婆婆林卿轉過身來，拉過繡被，蓋着。

你婆婆阿叔，從背後來抱，扭着她雙手，縛着，拖她，才頂入。她大聲喊大聲叫，在牛棚大聲喊大聲叫，但四周沒有人，連黃牛都沒一條。你婆婆阿叔，塞一把乾草到她嘴裏，送合合，快好了，你不要吵，然後給她鬆了縛，拿走了麻繩，丟下了五元。那一天好猛太陽。

該你命焦，沒辦法了，你婆婆阿母，摸她的臉。你婆婆阿母，已經差不多全盲了。她在送女帖上，按上指摸。帖上寫賣銀三百圓，實收二百四十，一百二十圓歸阿叔。

你婆婆林卿，早上照舊給家公斟茶。老爺，飲茶。你婆婆家公，吸着水煙，看也沒看你婆婆。晚頭他來推你婆婆的門。你婆婆鎖着門。翻頭婆李婆，嚙嚙的拖着鋤頭，劈開你婆婆的門，衝進來，扒光了你婆婆的衣服，你婆婆光脫脫的，用麻繩縛着，一雙奶子給擠得高高，翻頭婆李婆拿牛鞭，啪啪的抽。

麻繩深陷在肉裏頭，等得鬆下來，已經扯着血絲。你婆婆林卿彎下身，拾起來，將血繩收好。

林卿自己去買豬仔，鰓魚頭，魚腸，又去酒樓倒餵水，豬很開胃，吧吧聲三個月長成百幾斤。豬仔養得靚，一隻可以賣十幾二十元。林卿看着自己的豬仔，唧唧叫，她在豬欄撒一篤屎，豬仔呱呱的來搶屎。豬仔吃她的屎，食到肥肥大大的，好開心。

晚頭兩點，豬仔呱呱嘈。你婆婆林卿，拿到火水燈，推開豬欄。翻頭婆的母豬，呼嚕呼嚕的吃餵水，她自己的豬仔，癱在地上，嘔到滿地臭水，又全身長滿紅斑。林卿摸摸豬仔，豬仔全身發熱，手撐腳撐，林卿扯扯豬仔的春袋，又拉拉豬仔的耳朵，豬仔都不理她，癱在地上，呱呱嘈。你婆婆林卿，喊呀，眼淚流到甚麼都看不清楚，一腳踏在豬仔上，一腳又踢到豬仔，這麼好的豬仔，這麼肥的豬仔，你食屎，你食屎呀。

她一邊哭一邊拉屎，豬仔不吃，再撐幾撐，死了一隻，又一隻。

她的經期已經幾個月沒來了。你婆婆林卿，晚頭已經再沒有鎖門。

9

你婆婆宋香大姊有一個仔。仔是長，死先。一個女，現在四十歲。仔出世那時，烏燈黑火，日本仔飛機在屋頂嗚嗚嘈，飛過去，靜了，一會又飛回來，警報嗚嗚聲。你婆婆大姊宋靜張大腿生女。摸黑生。你婆婆在樓下賣故衣，平呀抵呀，純毛大衣，一元件。姨甥叫他爸做阿大。他說：你不要吵。我阿大在覺覺豬。他阿爸那條屍攔在客廳裏。

你婆婆大姊宋靜二十九歲守寡。你婆婆姊夫肺病死，姨甥叫他爸做阿大。她老爺做藤器。

你婆婆家中只有大姊一個坐大紅花轎。你婆婆姊夫打七個銀錢的工。那時候用仙士。你婆婆死鬼姊夫賣藤器，打七元工，做十元會。標了會，娶你婆婆大姊。你婆婆大姊嫁妝一張床，四個木櫃，她才二十歲。你婆婆大姊坐大紅花轎。你婆婆自己坐車過門，你婆婆妹妹又坐車過門。

坐花轎，很麻煩。要着紅鞋，轎裏一雙，下轎又換一雙。花轎抬到，前頭有大頭媒婆，燈籠，花燈，絮旗，頭鑼，麒麟，後面是龍燭，舅爺鞋。你婆婆開喊停三日。喊陰人，喊父

母，衿母。

大姊宋靜生了個女兒，兩個月大就死。通街都是日本仔。你婆婆阿姊派薑醋，派給包租的。包租的推回頭，說，不要，不好意頭，薑醋會生蟲。其實醋怎會生蟲。你婆婆大姊細看，薑醋裏一條一條黑肥肥的，不是蟲嗎。

到滿月，又打爛碗。意頭不好。你婆婆大姊若知道就不會派薑醋給包租的。派了薑醋給他薑醋會生蟲。女兒兩個月就病了，哭死。一直哭，給奶她喝，她不喝。腳腫了。腳腫了，就死。

和平以後就有好多空樓，没人要，隨便人去住。

你婆婆宋香是在上海街吳二姑娘處生仔的。三個銀錢，住三朝，你婆婆阿姊宋靜在家裏生。你婆婆生於民國八年，孫中山年代。你婆婆姊夫大宋靜五年，宋靜大你婆婆三年。你婆婆八歲大有錢仔使。落街看煙仔檔，有錢使。一個仙買兩樣，山渣，檸檬乾，兩個錢一支蔗。斗零好貴，可以坐頭等。過海兩個仙。日本仔來不用仙士。使軍票，五元，十元，一元。

街坊說你婆婆大姊。阿靜，你三十歲了出頭，你摩嘍差都要嫁，翻頭嫁。你婆婆姊夫做鬼了，久不久回到你婆婆大姊宋靜家，在廚房呼呼彭彭的打爛碗，出來又扭你婆婆弟阿未的

耳朵，打他兩巴。鬼又告訴你婆婆阿母，叫你婆婆姨甥女讀書。

你婆婆大姊聽鬼的話，送女兒讀書，送到你婆婆老母處。你婆婆姊夫的鬼，打你婆婆阿母兩巴掌，叫給錢你婆婆姨甥女讀書。你婆婆姨甥女結果讀讀讀，讀到中學畢業。今年四十幾歲，一個仔一個女，住在元朗。

你婆婆妹妹死了。死了十幾年。你婆婆大姊宋靜又死了。死了十幾年。

你婆婆老母死時八十四歲。你婆婆大姊宋靜死了第二年，你婆婆老母就病死。

10

你婆婆宋香在皇宮戲院上班，人工有六十幾元，下欄有六十幾元。你婆婆三十多歲。本來你婆婆妾侍做，她做了一會，便不做，叫你婆婆去做。你婆婆說，衰婆當然不肯做，做鬼咩，妾侍勾佬勾大了肚子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也就是你爸在集中營。拉他。拉了他妾侍便去勾佬。阿月仔他是黑社會。那時候，不入黑社會不行，會打。阿月仔，阿月仔弟弟，阿月仔阿爸，都是黑社會。

阿月仔在油麻地，光明，美麗宮，皇宮，做帶位，看門。做乜乜都要入黑社會，不人比人打鳩死，欺鳩死。

在北河街，你婆婆男人買衣服，不肯穿西裝，只穿唐裝衫褲。他似西洋仔，他怕人說他似西洋仔。眼大大，天悅雙眼就似他，天悅眼大，天悅比較好看。你婆婆宋香醜，你婆婆不好看。因爲你婆婆長得醜，日本仔來拉花姑娘，沒拉她。她甚麼都不用，不用扮，不用剪髮，不用塗黑臉，正式日本仔，肥肥白白的，朝鮮兵，鬍鬚勒突的，還有台灣兵，又瘦又小的，都不要她。

阿月仔母親是古巴人。他有妹妹在古巴。他媽媽就死了。

你婆婆大姑奶，阿月仔阿姊，八十一歲，捲毛，還有點金色。你婆婆姑奶有五個。死了你婆婆大姑奶，你婆婆二姑奶過一年年廿七死。你婆婆大姑奶八十一歲，你婆婆男人第二，你婆婆又第二。阿月仔還有個阿哥，打十九路軍。沒消息怕死了。兩個弟弟都死了。兩個弟弟收錢出海，由香港去海豐，陸豐，汕頭，廈門，廈門又返回來香港，怕給日本仔打死了，沒消息，死剩你婆婆男人。

阿月仔阿哥，從順德出廣州找吃，沒吃的，就蕩出街，坐在越秀公園石級。有軍隊的人，走上來問他，細佬，你去邊度。他說，我想回返鄉下，但沒水腳。那兵便說，這樣，當差喇，打仗喇。就這樣打了十九路軍。當了兵，漏夜打梅縣，飛機逼近，要走，行路行了幾個月，行到腳板穿。又幾個月，沒仗打，躲在山溝裏，沒事做，成天去打野豬野鷄弄吃。後

來就沒有了消息。

你婆婆二姑奶回去順德。去了幾天，回來就死了。

你婆婆去警署找阿月仔。原來是集中醫。他要穿自己衣服，給他十元，多點他不要。你婆婆一個星期去一次，去就給他乾淨衣服，拿走污糟的，給他十元。

阿月仔去了醫院八天就死。你婆婆宋香沒去看他。他死時宋香都沒哭。天悅天喜在哭，你婆婆不哭。你婆婆說，有甚麼好哭，我不哭。孝服叫宋香穿，宋香不肯穿。披麻戴孝。天喜剛結了婚，新抱大陸落來一個星期。星期一來，第二個星期一走。落來叫老爺。阿月仔應她，下。

新抱走時，你婆婆男人沒作聲。十一點鐘。十點死，年二十九。你婆婆男人死了，新抱還不知道，還說老爺我走了，明天來看你。阿月仔沒作聲，新抱以為他睡了。第二日初一。當日是九月二十九。你婆婆說，二十九，不是初一。十二點才是初一。十點，怎算初一。他們說是這樣，我們說初一便是初一。殯儀館的人，說他是十月初一死的。

披麻戴孝，你婆婆不肯。我憎他。你婆婆說要與他離婚。你婆婆老母說，這麼老了，離乜鬼。她叫你婆婆不要理他。那時你婆婆替人洗衣服，你婆婆宋香搵到食，不用靠你爸阿月仔。

你婆婆宋香年年與天悅拍照，在大兵頭花園，和你婆婆弟阿巧、阿未。你婆婆男人拍好多照片，拍了很多。十八歲又拍，二十幾歲又拍，四十幾歲又拍。你婆婆同你婆婆契爺，你婆婆男人，三個人拍的，都有。契爺都怕死了，契娘都怕死了。還有一幅，你婆婆、你婆婆男人、妾侍三個拍的，後來你婆婆便撕了。那時候，三個都還很年輕。

林卿十八歲。天悅天喜，叫你婆婆宋香做大媽，叫你婆婆林卿做細媽。你婆婆宋香二十七歲。

11

老舉婆張婆、翻頭婆李婆、你婆婆家公，你婆婆林卿，日本仔來的時候，甚麼都聽不到，甚麼都看不到。菜婆新抱仔，十月初十十點鐘，臉青青的挑着兩個空簍回來說，九龍城很多很多飛機，飛過來，飛過去，飛過地上便一蓬一蓬的，死很多人。菜婆新抱仔，在九龍城德如茶樓行過，很多人在喝茶，飛機飛過後，滿地死人。好響，鷄飛狗走。德如茶樓肥事頭婆，滿地死屍，她還出來收錢，見一個扯一個。日本兵，長得跟我們一樣，不是紅毛鬼也不像摩嘍差，肥肥白白，着的衣服，黃色。

翻頭婆李婆，飯剛煮下，都不要吃，就扯着你婆婆家公，往山上跑。你婆婆、老舉婆張

婆、菜婆、菜婆新抱、劉婆仔、劉黑仔、細陳婆和駝背陳，趕幾條發瘟豬，十幾隻雞，五條大水牛，三條黃牛，拖拖拉拉，躲坑隙。四日三夜，喝山坑水，宰了一條發瘟豬，架柴燒，吃到翻頭婆、老舉婆、菜婆都又痲又嘔，你婆婆林卿沒事，還吃了豬耳朵。

躲坑隙，躲到天空飄到紅紙，飄到一山都是。你婆婆家公和翻頭婆李婆，拉着大水牛回家。紅紙寫到，英國人投降，中國人不用怕，可以正常生活。你婆婆家公對坑隙裏面的讀了紅紙，你婆婆、老舉婆張婆、菜婆、菜婆新抱、劉婆仔、劉黑仔、細陳婆和駝背陳，又趕兩條發瘟豬，十幾隻雞，五條大水牛，三條黃牛，回到飛鵝山村。縛條紅繩插朵紅花，日本兵就入了村。捉了雞，拿光了雞蛋，摘了豆角，剩下兩條發瘟豬，五條大水牛，三條黃牛，一隊又走了。

日本仔走後，菜婆新抱到九龍城合益隆，買不到菜種。合益隆全家都死了，剩下了一個傻仔在看舖。舖裏甚麼都沒有，都給搶光。

三條黃牛，翻頭婆挺不住餓，殺了一條。你婆婆家公按着那牛，翻頭婆一邊哭一邊將大尖刀刺進黃牛的頸裏。你婆婆林卿拿木桶盛着暖紅紅的血。

種到那稻，還是青色，夜裏就給拔了。翻頭婆、菜婆、劉黑仔、駝背陳跑出去追，滿地腳印，只追到一個，又黑又瘦，駝背陳踢了那小女孩幾腳，翻頭婆扯着小女孩的頭髮，菜婆

拿着鋤頭追到，一鋤，鋤到她的頭，那女孩腳撐了撐，嘴角流了血，便不動了。

你婆婆和菜婆掘了個洞，將那女孩扔在裏面。你婆婆問菜婆，人肉你吃過了沒有。

沒得吃，吃麻蕪、樹葉，沒油沒鹽。你婆婆林卿很瘦，肚子愈來愈大。你婆婆穿着黑色客家婆衫，用布條束腰，見到你婆婆家婆便將身體猛向後縮。翻頭婆李婆死死定盯着她的肚子，你婆婆嚇得不敢沖涼。

你婆婆林卿聽到聲，登一聲坐起，但不是日本兵。老舉婆張婆，摸黑摸到你婆婆的床上。你婆婆的肚子脹得很大。你婆婆猛退猛退，老舉婆一直摸一直摸，摸到你婆婆的肚子上。阿卿。做女人真可憐呀。暖暖的，老舉婆塞給她。小心呀，慢慢吃。老舉婆塞到一袋鷄蛋給她。

生孩子時你婆婆林卿自己一個。你婆婆林卿肚子冬瓜那麼大，翻頭婆李婆將你婆婆林卿趕到柴房去住，睡在乾草堆上。你婆婆去九龍城弄了幾條長木板，紮在背上，措回來，回來用一寸釘釘緊，攔在條檣上，就成了床。床上吊兩條竹枝，老舉婆張婆偷偷的給她一頂舊蚊帳，掛着。還有一張枱，矮矮的，你婆婆腰那麼高，你婆婆林卿月光光，上山斬柴時到鄉村小學的課室，搬回來。

天已經亮了，你婆婆去你婆婆家公的柴房，拿了大麻包二百斤，鋪在地上。你婆婆捉住

大麻包，就生孩子。

早上七時作動，到夜半三時半生。

生完立刻上山斬柴，下體用爛布腌着。

你婆婆用右手手指扣入喉嚨，便嘔，嘔到肚皮收縮，左手按着胎盤，胎盤便出。立時一片血海。孩子先出頭，出到膝頭前才拉他才會長命。出了頭，膊頭未出，你婆婆要躺一躺。躺一會，才有力，生完其他。到孩子出到膝頭，你婆婆自己探手拉他。拉他出來，長長一條臍帶，你婆婆用剪刀剪斷。

孩子出來後用薑粉擦身按肚臍，再用肚臍粉爽身粉替他洗。

生完你婆婆上山斬柴，一邊想屙尿，一直流白帶，孩子用爛布縛在背後。

九龍城那二成記雜貨，見到你婆婆家公，說，她死過翻生。劉來福，你個林婆昨夜生了個仔。翻頭婆李婆，老舉婆張婆，才知道你婆婆生了個兒子，你婆婆叫他做阿滿。

日本仔不讓上山斬柴，捉到要殺頭。你婆婆林脚，揸着你婆婆阿滿、菜婆新抱、爛命婆、細陳婆、大腳姨婆、青光仔、張頭婆，上山斬柴，挑到九龍城去賣。擔成百斤柴，賣了可以買半斤鹽，半斤油，兩斤豬肉。你婆婆肩挑兩擔柴，阿滿用紅帶縛在胸前，和菜婆新抱、爛命婆、細陳婆、大腳姨婆、青光仔、大眼嬌、張頭婆走到牛池灣，半夜三點，遇到日

本仔。十幾個日本仔，成十個朝鮮兵，包圍她們十幾個女子，刺刀指着你婆婆胸前阿滿，喝挖坑。

張頭婆驚起來，放了一聲響屁。日本仔便指着她，說，是她。

坑挖好，叫張頭婆站在裏面。日本仔拔出軍刀，一亮，張頭婆就倒在坑裏。月光不亮，看不到血，你婆婆林卿，只聞到腥味，聞到林卿覺得餓，因爲很久都没吃肉。

沒殺你婆婆和你婆婆阿滿、菜婆新抱、爛命婆、細陳婆、大腳姨婆、青光仔，只剪光了她們的頭。

你婆婆林卿上山斬柴，以爲已經天亮，原來是月亮，才晚頭黑三點鐘。你婆婆在松樹頭見到黃斑大母虎，帶着兩隻小虎。你婆婆揩着阿滿，跪倒在地，說，老虎大姊呀，老虎大姊，我好命苦呀，你不要吃我。那黃斑大老虎，嗅了嗅，望了望林卿，大力的擺了擺尾巴，兩隻小老虎跟着，跳入松樹林中去。

你婆婆林卿對着松樹林說，日本仔不殺我，老虎都不咬我，我是不這麼容易說死就死。你們要我死，你們想也别想。阿滿哭了，你婆婆將乾癟癟的奶頭，塞到阿滿嘴裏去。

餓到手腫腳腫，老舉婆張婆，膝頭大過脾。你婆婆林卿吃草，翻頭婆李婆吃草，你婆婆家公都吃草，很瘦，一個星期吃一次鷄蛋，兩次玉米粥，很久很久種到，可以吃蕃薯苗，薯仔，花生。你婆婆林卿很瘦，沒事，翻頭婆和你婆婆家公都沒事，兩個人餓到又發燒又痢又嘔，有太陽時就出來曬太陽，下雨就一人一張床，躺着，痢了嘔了兩個星期，沒事，好了。翻頭婆李婆拿到種子種煙葉，細塊細塊，自己曬乾，捲起，你婆婆家公坐着，不下田，在屋前抽煙。

你婆婆林卿落田，耙田，插秧，拔草，晚間在田裏睡，用樹枝乾草，搭一間小茅屋，拿着一枝短槍，德國製飽魚麥，還有十五發子彈，劉黑仔給她的，看田。

劉黑仔給日本仔拉到，成個幾月，放回來，爬到返，大腿之下，全部爛掉。原來他是游擊隊。

你婆婆林卿去找劉婆仔，我也想加入游擊隊，打日本仔。劉婆仔搖到頭都掉，根本沒有甚麼游擊隊，劉黑仔去偷牛肉罐頭才給日本兵拉，拉到深水埗集中營，那裏都是鬼佬和游擊隊。

黑裏黑劉婆仔來找她。叫你拿着，去赤徑找李有娣、湛四嬭、張牛妹。告訴她們我家黑仔，剛才死了。劉婆仔給她一柄短槍，二十發子彈。黑裏去黑裏回，走山路不要走大路。

已經太遲。你婆婆林卿摸黑到赤徑村，迎頭來了四頭瘦一瘦大黃狗。走。走。你婆婆一腳踢開一隻。走。另一隻走上來，咬着你婆婆褲管。走。那四隻大黃狗，胡胡露出一排一排牙。走。一隻黃狗搭上她肩，她對準黃狗的青眼，開了槍。

彈了彈，原來開槍像有兔在手裏，彈了彈。黃狗重甸甸，倒在你婆婆林卿身上。

沒有人。你婆婆林卿逐家逐戶去推門。赤徑村裏黑墨墨，靜蠅蠅，沒有人。

踏上去，軟軟的。黑黑瘦瘦，穿着黃色制服，還在動，叫姑：娘。你婆婆林卿用腳去挑。挑過來，身前一個兩個血洞，已經沒流血，乾乾黑黑，兩團血跡。那日本兵叫，姑：娘。你婆婆急急蹲下，伸手入制服裏找，摸到他濕熱熱的血洞，濕熱熱抽出來，你婆婆鬼一樣歡喜，以為是軍票，原來是信，染滿血，彎彎曲曲，寫的可能是日文。那兵一隻手拉着你婆婆褲管，叫。你婆婆褪開他衣袖，沒錄。另一隻手，緊緊握着，有東西。看到他眼，你婆婆轉過臉去，不看。那兵那眼，亮一亮，像一頭大黃狗。很年輕，鬚鬚嫩嫩，應該和你婆婆林卿差不多大，十多歲。

你婆婆林卿，掰開那日本兵那手，掰來掰去掰不開。一腳踢，踢不開。放開。握到緊一緊，你婆婆對準日本兵的手腕，開一槍。他望着她，你婆婆對着他的青眼，開一槍。索性對着他的胸前，連開兩槍。

得了六十元軍票，連黃狗那一槍，開了五槍，噴到你婆婆一身血，你婆婆好歡喜，殺得好歡喜。

六十元軍票，買了三斤豬肉，十斤米，一斤油，兩丈花布，你婆婆林卿要做衣服，二包熟煙，你婆婆家公吃，一打雞蛋，給老舉婆，一個骨朱古力，你婆婆林卿要。最貴朱古力，比金銀珠寶還要貴。

13

叫那老舉婆不要吃。不能吃，吃肥豬肉更加死。發水腫會起泡，泡破了就會死。老舉婆李婆，捉着那碗肥豬肉，實一實，不肯放，叫她不要食，食得多會死。她吃到成嘴油，不肯停。當真死了，漲死了。

晚頭黑三點鐘，老舉婆嘔到通地都是，肚皮鼓鼓漲。

阿滿叫你婆婆家公做阿爸。叫你翻頭婆李婆做阿母，叫老舉婆張婆做阿母，叫你婆婆又是阿母。劉婆仔、菜婆新抱、爛命婆、細陳婆、大腳姨婆、青光仔，日本仔又不打死他們，背地裏叫你婆婆家公爬灰公，叫你婆婆林卿做林狗婆，叫阿滿做狗婆仔。你婆婆在田裏聽到聲，村裏下午大太陽，好靜，兩夫妻行埋，床板吱吱叫，不知醜，日光日白兩夫妻掉鳩，掉

完兩夫妻大大聲講話，那林狗婆拿到枝槍，惡死騰騰，狗婆仔是白癡仔，成兩歲還不會講話。你婆婆聽到火起，衝着菜婆新抱和菜黃仔兩夫妻泥屋，呼呼開了兩槍，只剩下十三發子彈。

阿滿阿母死了，阿滿還有兩個阿母。阿滿阿爸又是阿滿爺爺。阿滿阿母死了，阿滿在米缸裏痢屎。你婆婆林卿將阿滿揪出來，你個死仔你食屎，槍柄打阿滿腦後。你婆婆家公搶過阿滿去，你發神經。老舉婆條屍硬挺挺，在地上，飽死好過餓死，做鬼好過做人。

翻頭婆李婆和你婆婆拖着老舉婆條屍，你婆婆又揩着阿滿，到後山葬了。

老舉婆她好淒涼。九歲賣到去水坑口杏花樓，學唱歌，學彈琵琶，十二歲接客。原來四歲賣到戲班，學北派。開苞那個客姓馬，賣鴉片煙，老舉婆她恃着懂功夫，開苞那晚成晚跳上枱，那鴉片販捉她不着，開槍射她。鴛婆將老舉婆縛三日，在柱上鞭，又掉她進黑牢，黑牢有老鼠又有蛇，沒水沒飯，關三日，老舉婆放出來時語無倫次，乖乖的接那個姓馬，鴉片販報仇般報，一晚來十二次，老舉婆她流血不止，鴛婆塞一疊草紙掩着便算，以為老舉婆一定死，將她扔入廚房。老舉婆好了就開始紅，幫杏花樓賺好多錢。

老舉婆她贖過一次身，跟了個鬼佬，住在擺花街。老舉婆她喜歡賭，賭字花賭牌九，遇到大天二，甚麼都輪清光，回去跟鬼佬耍，鬼佬打了她一身，丟下她在擺花街，幾個月不見

人影。老舉婆舉淨當淨，金銀首飾，一個仙都無，翻腌豬回到水坑口，陶仙館。

到十八歲老舉婆已經老了，陶仙館最紅輪不到她，花無百日好，鴉婆給臉色給老舉婆看，連一杯茶都沒得喝，飯不送，老舉婆要到廚房食飯。老舉婆遇到你家公，就跟他。那時你家公還沒有我，翻頭婆說，娶着鴉片婆做填房，老舉婆過門時帶到五兩金給鴉片婆，還要給鴉片婆跪地斟茶，爬過鴉片婆裙底，入的門。

入了門老舉婆就信佛。信佛之後就守身，你家公就娶到翻頭婆。

翻頭婆葬到老舉婆，坐在圓墩墩新墳上，點一枝煙仔，吧吧吸。你婆婆林卿，從來未聽過翻頭婆說這麼多話。

唉呀。十里洋場千里眼，漢文院長老西當，妹仔衫和殖民褲，半句番文半句唐。你家婆老舉婆教我唱。老舉婆會番文，德律風是電話，波律是警察，阿粉時是寫字樓，老舉婆很本事。老舉婆和翻頭婆一樣大，二十八歲。

你婆婆家公，沒點燈，坐在屋前吸翻頭婆給他捲的煙。

阿滿坐在門口，一腳踢翻了熊貓煉奶，好貴的奶。阿滿好像你婆婆家公，你婆婆一見阿滿個心就憎，一手掀起阿滿，啪啪啪就打四巴掌。你婆婆家公過來，扯住你婆婆林卿頭髮，啪啪啪打她四巴掌。

男人是天你是地，男人是樹上雀你是路邊鷄。老舉婆死後翻頭婆成日唱歌。以前下雨，打風唱，現在大熱天時唱，天濛光又唱。

翻頭婆吊過頸，菜婆說的，給你婆婆家公救下來。下大雨，聽到翻頭婆唱歌唱得好淒涼，原來去吊頸。你翻頭婆好聽你家公話，你家公是她救命恩人。翻頭婆那肺癆老公那邊，要仔不要母，想賣她去廣西，你家公給一百銀圓，買她回來，生了以後要母不要仔。你翻頭婆日日喊，喊仔喊身世。

你婆婆家公是野仔，同阿母住在孤墳頭，十歲就學師行船。

野豬來偷食你婆婆林脚的豬母菜，你婆婆林脚開槍打野豬。一槍不中一槍又不中，你婆婆追野豬追到人後山。追不到，回來不見了阿滿仔。阿滿仔阿滿仔，你婆婆林脚漫山喊漫山走，阿滿仔。狗婆仔，你婆婆喊，阿滿仔狗婆仔。

阿滿仔睡那田裏茅屋草堆，一大篤蟒蛇尿，旁邊有血。

你婆婆用木桶沖涼。你婆婆家公罵你婆婆，你怎看仔呀你蠢鳩無春袋特別蠢。知道我沖涼，你婆婆家公拿木棍毆。你婆婆生了仔，奶子又大，一邊躲奶子一邊搖，翻頭婆衝人拉着你婆婆對奶，你婆婆立即拖着翻頭婆頭髮，拖到自己間屋，枕頭底拿到槍，指着你婆婆家公，不准他走近，拖翻頭婆拖到魚塘，浸她。你婆婆死按着翻頭婆，險些淹死她。你婆婆家

公用棍指着你婆婆，這是甚麼世界，你個賤婆，你婆婆對準他的臉，開槍。

射不中。你婆婆家公哭說，世界變了，新抱殺老爺，你顧着殺父報。你婆婆又開一槍，是阿母殺野仔，是狗婆殺爬灰公。今日你死給我看。我要報仇。又射不中。你婆婆家公一路退後，還指着她，我告你到日本仔去，你私藏軍火，要殺頭。你婆婆林卿放下翻頭婆，追了上去，一連開了四槍，開到你婆婆家公腦袋開花，爬在地上，你婆婆林卿用腳翻他過來，回去上了子彈，槍嘴按着他的春袋，呼呼開了兩槍，將槍扔到魚塘，扔掉涼帽，急腳跑離飛鵝山村。一直到她死，她沒有回過飛鵝山村。

14

你婆婆宋香妹妹宋好有個妹仔，在香港拐來，賣掉給妹妹，叫你婆婆妹妹宋好做阿姨。和平後，毛澤東就鬥阿宋好。宋好把妹仔當作女兒一樣，不把她當妹仔使。做衣服又做給她穿，飯一齊吃，又給她讀書，找人家嫁人。後來就沒鬥宋好。

你婆婆妹妹宋好嫁得好。天冷用虎皮做褲。那時候好多老虎。一家都用夜安詳，用龍記。夜安詳做雜貨，龍記擠油。

你婆婆阿弟阿巧、阿姊宋靜去看屋，不是去入牛棚。死鬼姊夫同阿巧去宋好家，宋好家

一個人都無，都出去鬥，鬥都沒鎖。宋好婆家與牛棚隔一條街，好近。你婆婆妹夫就入了牛棚，鬥到頭都光。

你婆婆弟阿巧死時轉死性，又罵你婆婆老母，又趕阿弟阿未走。罵你婆婆老母老虔婆，罵她刻薄，幸好你婆婆老母一早死了。

你婆婆老母最疼你婆婆宋香。你婆婆老母買回來的弟弟阿巧，你婆婆老母病他就坐在床上哭。你婆婆老母不死，說他孝義。你婆婆老母一有事阿巧就坐在床頭哭。你婆婆說，阿母以爲阿巧好孝義，其實他怕阿母死了我會趕他到街上，他又沒錢使，又沒地方住，又没人去投靠，又不識字。你婆婆沒說出口，任由你婆婆阿母說，阿巧好孝義。

你婆婆婆婆二十七歲守寡。婆婆婆婆賣了女，講明要來往，怎知鄧家婆家搬了。你婆婆阿姨十八歲在利民興做，似是你婆婆婆婆的樣子，後來你婆婆婆婆就認回利民興阿姨。利民興阿姨，後來嫁了給東莞佬，開間紙紮店，叫做榮益。廟街又開，上海街又開。廟街那間二十六號，頭一間當舖，第二間菜乾，第三間紙紮，樓下開粥舖，早上八點火燭。衣服燒穿了四個洞，利民興阿姨怕燒死你婆婆宋香和你婆婆大姊宋靜。怎知你婆婆宋香落了街，你婆婆利民興阿姨，猛叫，你婆婆在你婆婆婆婆處玩。利民興阿姨拿着籠鷄，叫在這裏在這裏。火燭後，挽住籠鷄，沒死。那時候年尾。誰知菜乾店放火。樓下是粥舖。說菜乾店他買了火

水，淋菜乾，燒。是木樓，不准人放東西，救生梯要開。走上去救人。好猛鬼。利民興阿姨，你婆婆一家人，就聽到鬼喊。隔壁你婆婆家三四樓死了人，你婆婆舅婆又死了。燒死人，你婆婆下樓，鬼來推你婆婆宋香下樓梯，還脫光了你婆婆衣服。你婆婆還不知道他們是鬼，你婆婆成天滾下樓梯，光脫脫。

他們叫你婆婆宋香大肚及及。你婆婆老媽又扁鼻，扁到平。耳朵連在頭上。你婆婆長得像老母，鼻很扁，幾姊妹最醜樣是你婆婆。醜樣没人要，連日本仔找花姑娘都不要她。你婆婆男人又嫌她醜，要娶妾侍。

叫你婆婆宋香食釘，說你婆婆沒尿屙。你婆婆弟阿未滿身是泡，用熨衣板蓋着，利民興阿姨用花瓶水洗肉瘤。你婆婆弟，最小的阿弟阿未，被煙槍熨了後胎，頭髮顏色都沒了。出了癩出了疹，泡都沒有退，頭髮又沒有顏色。你婆婆老母打了一口釘進牆。你婆婆宋香一個星期沒尿屙，三歲大，你婆婆還記得。摩嘍差給麵包你婆婆吃。你婆婆迷了路。摩嘍差送你婆婆宋香到差館。你婆婆老母去差館報案見到你婆婆宋香，你婆婆哇一聲。抽掉牆上那口釘，你婆婆便有尿屙。

你婆婆老母初來香港，上海街，廣東道，新填地街都是海，只得廟街一條街。彌敦道是山。那時候，下午不可以睡覺，鬼佬會來查屋。見你睡覺，以為你病，就拉你去，打死人

針，醫死你。洗太平地，怕有病，家家戶戶拿床去浸臭水。一個大鐵桶，床板木板，拿進去浸。鬼佬查屋會聞，如無臭水，就要拿床板去洗。你婆婆宋香用臭水抹落床板上，就不用洗。

你婆婆宋香小時候都沒有彌敦道。你婆婆老母話，佐敦道火船尾，以前是差館。那處有一個圓環，可以擺車仔。潮洲人在賣補保涼糖水，一個仙一碗。潮洲粉絲，潮洲餅仔，使錢仔買。八歲大，五個錢一大包，你婆婆最中意食山楂。

沖涼利民興阿姨打你婆婆宋香，要用藥水沖涼，三歲大，你婆婆宋香哭，用個好大木桶沖涼，有病老鼠，咬肢窩，死好多人。一個晚頭黑，可以死好多人。

死好多人那時，你婆婆老母去打工，你婆婆老頭不用做事。你婆婆老頭抽鴉片，偷鷄宋是他阿爹，給人趕出族。

兩公婆用十三個工人，兩個轎夫，生一個女請一個奶媽，五妹妹，樣子似足你婆婆妹妹。你婆婆老母事頭教她搓麻將。

你婆婆老媽做奶媽，帶五妹妹到差不多六歲，老母才回來。老母事頭教她打麻將。輸時是事頭的，贏便是你婆婆老母。你婆婆老母一邊餵奶，餵五妹妹，一邊打麻將。

你婆婆老母燒傷臉。事頭請人來敷面。她臉上沒疤。燒了頭髮。火酒爐，一吹，燒臉。你婆婆阿媽煮飯給五妹妹，那時五妹妹已經大了，叫你婆婆阿母做阿姐。

你婆婆幾姊妹沒吃過你婆婆老頭偷鷄宋一粒米，未着過偷鷄宋一寸布。你婆婆老頭偷鷄宋抽鴉片，甚麼都不做。你婆婆老母去做奶媽，養大幾姊妹。

打仗，養不大，你婆婆老母實在沒辦法，日本仔來你婆婆弟阿巧、你婆婆妹宋好要送給人。販人婆說不得閒，不能帶，要遲些。第二個星期便和平。阿巧和阿好，不用給人。

本來你婆婆老母說，比惠州好比東莞又好。你婆婆弟阿巧肚餓，餓到不會行，手軟腳軟，你婆婆餐餐都沒吃。販人婆說，不得閒帶他上，要遲些。

你婆婆宋香去做泥工，都做幾年，和平了，就沒了工作。

米三十多元一斤，那裏有錢買。蕃薯三元一斤，爛蕃薯都好貴。木薯粉三十幾元一斤。你婆婆老母不能吃，不能吃木薯粉。和平後吃菜吃到頭暈，不能吃。日本仔在時，她甚麼都能吃，又不見她喊頭暈。

你婆婆家吃甚麼都不會腳腫。腳腫就會死。吃木薯粉，吃爛蕃薯，吃樹葉。沒得吃，老頭就戒了。日本仔來第二年，老母就扔煙槍，煙燈。老頭上了廣州避難，老母在香港撐。

打仗老頭戒掉鴉片煙，肥了。和平了，老頭回來，大姊問，你看，這是誰。你婆婆宋香說，是肥佬，我不認識。後來才告知，肥佬是阿爸。

你婆婆舅公叫你婆婆老頭吃的。好多人上來，在煙館，躺着，打橫也有，打豎也有，有

公煙，一毫子吃一次，好開心。

鴉片煙養命的，有錢就給仔吃，怕他敗了家產。睡在那裏食鴉片煙，到處都不去，不會攪三攪四。有錢人都食鴉片煙。

你婆婆宋香只抽香煙。她長得醜，成天拿着一枝小香煙，穿一件唐袋衫，露小衣，到處走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就長得好。你婆婆宋香有一幅照片，你婆婆和男人拍。你婆婆宋香二十歲，穿長袖衣服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二十一歲。他三十歲拿妾侍。你婆婆一生人，從來沒穿過高跟鞋。

你婆婆宋香追幾條街罵那妾侍林卿，說有多爛就有多爛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還是一樣，有錢就回來。人回來錢就回來。不回來就一個仙都沒有，你婆婆自己攬掂。

你婆婆老頭一張椅飛了去，打你婆婆男人阿月仔。你婆婆老母不讓你婆婆宋香下去見阿月仔。男人成天的找你婆婆，在你婆婆樓下行來行去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長得好靚，眼大，似西洋仔，穿一件絲長袍，白襪布鞋，好乾淨。

你婆婆宋香不見他，就使你婆婆妹宋好下樓去。宋香說，你若是對我好，你就給我母親說，和我母親說。你婆婆說你若是對我好。男人使你婆婆妹宋好說，我自然對你好。宋香從樓上望下去，見到阿月仔的白襪布鞋，在她眼前，行來行去。她覺得好心痛。他真會待她好

麼，一世人，溜溜長，怎樣過。你婆婆阿爸說阿月仔，靚仔無本心，不要嫁。你婆婆母親要他下文定。男人下文定，你婆婆派餅。派餅給人吃，皮蛋酥、合桃酥、鷄蛋糕、蓮蓉酥、龍鳳餅、紅綾酥、白綾酥。

15

阿母不認得我了。你婆婆林卿，黑衫全濕，沒下雨，胸前一斑一斑，腥黏黏，黑褲子膝前扯得通破。月荒荒，狗尾草長得人一樣高，青磚散了一地。你婆婆林卿，走過神婆阿六那家，過去駁腳阿大，再過去是大姑姨奶，過去一個大窿，原來應是姨父和六姨甥家。阿叔門前龍眼和黃皮樹都枯乾，光脫脫，阿叔那房影子好大。你婆婆林卿已經走到翻生阿繳那糞池，再過去便是墓地和你婆婆阿叔田地，都荒了。你婆婆站在月光底，心裏嘆通嘆通跳，再從翻生阿繳、姨父、大姑姨奶、駁腳阿大、神婆阿六的屋子，一路走回來，就是沒有，沒有你婆婆阿爸的房子。原來挨着大姑姨奶你婆婆阿爸房子，沒有了，狗尾草長得人一樣高，臭草還開花，牆頭長滿青苔。你婆婆林卿，張開口，滿嘴都是泥，無聲挨着青黑牆頭，月光好亮。

矮婆仔認得她。阿卿，你怎麼回來了，你阿叔不打死你。你婆婆嘆一聲跪下。咯蹬咯蹬，電筒光束照着矮婆仔的臉。短命仔，你作死。我肚痛，想拉屎。你婆婆縮在

臭草叢裏。去屎坑拉啦，又不是狗母你。照過來照過去，短命仔當了鄉保，穿皮鞋，還馱槍，好威風。

你阿母盲婆她，矮婆仔搖了搖頭。你還是回去吧。

你婆婆阿母，坐在你婆婆阿叔柴房前面，月亮裏頭，好好好小，風乾了小人一樣。誰人。你婆婆阿母問。我是阿卿。你婆婆說。阿卿。你婆婆伸手來摸。我看不清楚。你走近些。你婆婆阿母的手，粗糙枯乾，摸你婆婆臉。不是阿卿。阿卿。阿卿好後生好靚，你不是阿卿。你婆婆緩緩跪下來。阿母。你婆婆阿母又問，誰人。我是阿卿。你婆婆阿母說，阿卿，阿卿已經賣了，你不是阿卿。見她不走，又問她，誰人。我是你女兒，阿卿。你婆婆阿母說，不是，你不是阿卿。阿母，我們走吧。你婆婆阿母說，你不是阿卿，我阿卿已經死了。

你婆婆林卿，拉她阿母站起來，的的攤攤，阿母腳上，縛着一條鐵鍊。原來坐那椅上，乾糟糟，一團乾了的屎。

你婆婆林卿拿得鋤頭鋤開鐵鍊，揹着她阿母便跑。

殺人犯，揹着盲人阿母，一是跳河，一是上吊，一是睡到街上做乞兒。

原來好多屋没人住。你婆婆去到旺角弼街，二號二樓，矮婆仔契安人那處，門鎖已經生鏽。你婆婆林卿撞開門，險些跌進去。屋子只得一半，走兩步腳下是樓下房間，嗡嗡聲烏蠅

圍着死烏嘴狗。你婆婆呼呼碰碰去推門。揀到一間，三間房，有廳，有廚房，有廁所，房間還有門簾，有床。

你婆婆放下阿母，才覺得餓，雙腳滿是水泡。

床上有人，蓋着大紅花被，放着蚊帳，好黑。你婆婆林卿走過去，站在床頭，樓上有人打麻將，逼逼啪啪。整個香港九龍都很黑，沒燈。你婆婆掀起蚊帳，掀起大紅花被，枕頭上枕着一副亮光光的，白骨頭。

沒吃，你婆婆抱着盲阿母，掃開骨頭，你婆婆就睡在骨頭原來睡的位置，骨頭和你婆婆，差不多高，差不多大。

身上只得幾個仙，沒有吃，去偷。沒吃的偷，人屋偷，舊西裝，原子筆，玻璃襪頭帶。在山東街偷，在彌敦道賣。甚麼都有人買，一條橡筋都有人買，你婆婆偷到一件雛菊唐裝衫褲，穿着到街上去賣東西，連身上那件衫都有人要買，五毛錢，你婆婆林卿脫下，就剩一件破破爛爛的內衣，奶子隱隱透粉紅。你婆婆一樣搖着奶子，賣原子筆。一個西洋仔，穿着一套寶藍的唐裝衫褲，白襪布鞋，好乾淨，站在她面前，笑笑口，看着她。林卿才覺得自己的奶子好大，抱着雙手，遮住了胸前。那西洋仔笑了，問她，你明天來不來。

賣到就買，蕃薯，紅米，油。阿母她盲，你婆婆林卿給她一個屎桶，一壺熱水，有米的

時候給她一盅飯，沒有米就給她一隻蕃薯，自己就去買去賣，胸前用紅繩掛着戶口證，一號二樓那痘皮婆死了個女兒，你婆婆林卿用三斤白米半斤油買的證件，貼上她自己的照片，在彌敦道頭買，罐頭，舊風扇，有錢會買到一隻奧米加或華美度錶，走到彌敦道尾尖沙咀賣，賣到就夠一天吃。去的時候見到一男一女，赤條條臉對臉縛着，偷東西呀女的偷白米男的見到皇軍沒行禮。你婆婆趕着回家晚上七時宵禁。削光豬一男一女還在彌敦道縛着，已經不動，可能一個死了一個還活着。回來你婆婆阿母，屎桶倒了一地，熱水燙得她的屁股，紅通通，起泡泡。你婆婆林卿就用舊布條縛着盲阿母，縛在柱上。

和平那天，近八月十五上下。漆咸道軍營站崗位，沒有人。

你婆婆林卿從彌街一直走到尖沙咀火車站海傍，都沒有日本兵來，搜過身。

回到彌街口，又見到了，那西洋仔，笑微微的，看着她。

16

幸好她會日本話。救了她阿媽。她說，阿巴桑。日本仔就放了她阿媽。

姑娘，頂呱呱說甚麼都不要拿。她不聽。她身很大，人又高，穿件衫鬆鬆寬寬，像男人。收工搜身，原來她拿了紅磨泥，塞在衣服裏。你婆婆宋香叫她不要拿。搜身，日本仔問

她拿紅磨泥作甚。她說用來補牆。給日本仔拉了兩天。二隻腳趾公給縛着，用煙頭灼她。放了她後她便死了。

日本仔捉了她，夜夜捉住她來睡，一個接一個。那個叫麻嬌，頭髮長長，生得不算很美。睡完她，用煙頭灼她奶頭，又用剪刀剪光她陰毛。她出來時沒甚麼，還會行會走，回到家，麻嬌阿母一問，她便死了。

頂呱呱全是日本仔。正式日本仔好。鬚鬚勒突是朝鮮人。他們好壞。

你婆婆宋香在日本軍部做擔沙。日本仔打你婆婆屁股三十多下，打到你婆婆坐不成，爬着睡。打你婆婆屁股，說你婆婆做得慢。你婆婆沒得吃，要在日本軍部做擔沙。

挑高褲腳，沒有疤痕的才要，有疤痕就不要。叫你婆婆走到人堆之中，十個女人十個男人，男的一邊，女的一邊。男的是小孩，大人最老二十二歲。你婆婆最老，二十二歲。

整天都沒得吃。一天三餐沒得吃，你婆婆宋香去做泥工，餓到手軟腳軟，坐着，日本仔來走過。宋香心想，死了，日本仔來了，會拿藤條打，沒得吃。

他給饅頭你婆婆宋香吃。他說，姑娘，慢慢吃。頂呱呱脫下帽，坐下來，對着你婆婆，笑了笑。你婆婆吃完饅頭，看着他。日頭光光，你婆婆去擔沙。頂呱呱看一下錶，你婆婆做了一個多小時，他又再給你婆婆一個饅頭。他叫人不要收你婆婆的臂章，叫你婆婆明早來。

頂呱呱拿着兩個熱饅頭，在門口等你婆婆。頂呱呱是正式日本仔，很有禮貌，叫你婆婆宋香做，姑娘。飯日本仔叫泥哇拖泥。他們喝的湯叫米早。

你婆婆宋香流一身汗，回過身，見到頂呱呱，笑微微的，陽光烈，眯着眼，看她。

你婆婆林卿踩一踩腳。她不和陌生男人說話。和平了，街上突然很多人，很多吃的賣。你婆婆林卿踩一踩腳。她不和陌生男人說話。和平了，街上突然很多人，很多吃的賣。賣燒餅，奶油飽，開口棗，蓮子，花生，瓜子，合桃，欖仁，煉奶，朱古力，白粥，油條，牛肉罐頭，螃蟹，肥豬肉，茶果，白糖糕，一路的走過去，你婆婆林卿一路買一路吃，吃得飽飽的，攢個又燒飽給阿母，你婆婆掏了掏，發覺只剩下一個仙士。那西洋仔，一直跟着她，看她吃完一樣又一樣，你婆婆還不知道，站在榕樹下，熱，解了頸上一顆鈕扣，見到那西洋仔，立刻慌忙扣好鈕扣，按着頸。那西洋仔遞給她一塊白糖糕，你還沒吃這個。你婆婆林卿踩一踩腳，轉過身，沒接。我明天到你樓下等你。你婆婆林卿，聽得那聲音低低沉沉，就像貼着她耳朵說，她耳朵嚟的燒紅，轉過身，已經不見那西洋仔。

天時冷。日日做石屎紅磨泥。機着火，有水，頂呱呱熱了飯給你婆婆宋香和女孩兒們吃。晚頭割草，他和你婆婆和女孩兒一起割，在西洋菜地，九龍城近三不管。他總在你婆婆宋香的身旁。不會說話，有時候，遞給你婆婆一條毛巾抹汗。月光明明暗暗，看不清楚。三元一天，斤半米。說是斤半，實得一斤。朝鮮兵用斤半的罐，罐鑿得深了進去，只盛得一

斤米。日本人看見，看不過眼，說不行，日本人鑿罐，說給斤半就斤半，你騙她們，這不行。你婆婆宋香抱着米，想，如果永遠打仗，我不就可以天天來，他就可以天天見到我。

仗還沒打完，頂呱呱就走了。他脫下帽，塞到你婆婆宋香的手裏。你婆婆宋香碰到他的手。他哭了。他說，姑娘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，死了。

和平了，阿月仔一路跟着女子，從彌敦道行到四方街，她買完朱古力，買花生，開口棗，蓮子，又買了一個叉燒飽。站在賣白糖糕客家婆面前，掏了掏，拿着白糖糕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一毫一塊，然後放下。阿月仔買了白糖糕，跟着她。

一對粉紅色木屐，吧達吧達，露出粉紅色的腳跟。你叫做甚麼名字。女子轉過身去，沒接白糖糕。你叫甚麼名字。

不見縛在柱上盲阿母。阿月仔爬到女子對面樓天台看進去，一格一格，墨綠色階磚，大紅花布門簾，一堆泥一堆碎石，窗口沒玻璃。

宋香大女兒三個月就死，吃人奶。你婆婆宋香癱了，手腳都不能動，食飯要兩個人餵，一人頂住，一個餵，食煙都要人拿着給你婆婆抽。奶媽就在你婆婆身邊，成日喊要死，呱呱喊，你婆婆宋香罵她，死甚麼，我死你都未死，你還要做，你幾時得死。大女兒手腫腳腫，一味哭，哭到不哭了，就死。你婆婆老母請了個陪月，駝背。煮飯，做家務，帶仔，叫大

嫂，守寡婆，沒老公。駝背大嫂頂着你婆婆宋香，你婆婆阿母餵飯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見你婆婆癱了，阿月仔整天不見人影，以為宋香會死。你婆婆宋香在花園街，街市樓上，撞到正，對正過五間，林卿住對面，你婆婆宋香後來才知，吳二姑娘在旺角道，很近。

頭髮水滑水滑，螞蟻爬上去都會往下掉。林卿從來沒見過男人可以這樣。眼大大，林卿不敢望下去，怕給他見着。呀，阿卿，你怎麼回來了。你婆婆阿母忽然說。天黑了。那西洋仔，乾乾淨淨，在她樓下，一定可以看到她，他不走。阿卿，你不是死了嗎，你不是給你阿叔姦了嗎，為甚麼你又回來了。你婆婆林卿，連粥帶飯，也不管吃，一碗向你婆婆阿母潑過去，你收聲。沒有燈。天黑了，沒有燈。她看不到他了，林卿站在窗前，火燒屁股，左擰右擰，都定不下來，心給小鷄啄着，閃了閃，夏日電，無聲雷，閃了閃，她撲的跪下來，她阿母剛尿了，騷騷濕濕，林卿抱着她阿母，說，不可以這樣。

不可以這樣。我甚麼都可以做，連老舉都可以做。弼街一號二樓痘皮婆姨仔在廣華醫院，和平了，她回鄉下，你去做，做清潔，收屍，一個月有三十元。痘皮婆頭房還有一個下隔床位，你婆婆阿母睡床，你婆婆林卿睡床下底，五元一個月。

阿月仔從天台爬下來，滿身泥塵，到汪寶林處打麻將喝酒，燈光火猛，想打到幾點就幾點，和平了。阿月仔拍拍身上的泥塵。沒有日本仔，上海街只得摩嘍差，巡來巡去。朋友，

這麼晚，你還去那裏。回家。阿月仔忽然記起幾年前，他也曾在一個樓底下，等過宋香。

17

廣華醫院，老虎口，惡鬼竇。晚頭只得一個護士，穿藍布裙。

天悅小時候差點死。買燈蕊花生熟意米竹葉，吃了給天悅，水瀉，屙了一潭屎。天悅要死時樣子都不一樣。給蠶她吃，她口水鼻水流，給通風散打她的鼻，她打噎。小孩兒死了，臉藍色，屍體很輕。晚上死人特別多，要等醫生來，簽死亡紙，才可以拖入殮房。醫生未來，林卿你看着。人多的時候，你婆婆林卿對着五六具屍體，口也流血，鼻也流血。不怕，不會死的，你婆婆老頭寫了幾味藥，拍藥材店的門，執了幾劑藥。不是天悅死，你婆婆兒子天喜才六磅。十個過來都說你婆婆仔養不大，還說，如果你婆婆仔好了，舐你仔屁股。他好了，你婆婆仔三磅半，養六個月，才六磅。姑娘，你如何帶仔，才六磅。他好了你婆婆就帶他去磅，一個星期重一磅，後來成個肥仔，那天喜。

你婆婆宋香以為天悅和天喜都養不大。醫院走廊鬼影幢幢，以為好多人，行來行去，其實全部是鬼。林卿呀林卿。他們叫你婆婆。你婆婆林卿，拖床單枕頭下地，換床單換枕頭，拖地抹床，愈抹愈多，滿地血。只得一個護士，成姑娘，沒父沒母，是個孤兒，穿藍布裙。

阿月仔小時候替死了大女兒拍照。女兒似是他小時候。天喜我仔，你婆婆宋香叫阿月仔看，你看你兒子，睡了這樣子，他會不會死。天喜一病你婆婆宋香就知道，阿仔不會死。他病時眼大，不是半閤雙眼。天喜要死了，送去廣華醫院，伍定堅說你仔是不是要去醫院，你婆婆宋香說不去。阿月仔就捨不得，天喜天悅。你走呀你走呀，宋香叫他，仔又死女又死，你走呀你爲甚麼不走。阿月仔何嘗捨得宋香，他答應過她，他會待她好。你說呀，你說呀。你婆婆宋香一個茶壺扔到他頭上。你婆婆男人就是不說話。他就是不說話。他也没想過，會再見到林卿。

那成姑娘，教你婆婆林卿，這是鉗，血管鉗。麻藥，這是哥羅芳。這是豬腰盤。這是剪，胎盤出來時你就剪斷臍帶。藥吃了一半，就好了，沒事了。你婆婆仔天喜去做檢查，伍子堅說，你仔身體弱，給生油與他洗澡。你婆婆要仔死，最冷那天給他洗，前身後身都塗白花油，你婆婆想他快點死，阿月仔成天不知死往那兒，你婆婆實在沒心去帶。後來才知道他拿到妾侍，叫林卿。成姑娘她，不結婚，有個姊妹，是個摩嘍婆，認得那旺角道吳二姑娘，叫你婆婆林卿，不如你去幫她接生，接一個，有一元，一個月，賺成百元都可以。

林卿她斬瓜切菜，着對粉紅木屐撻去接生。好容易，熱牛奶涼牛奶都給天喜吃，牛奶涼了就起粒，宋香給他吃，不理他。人家說，是你的怎也不死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你婆婆

宋香想你仔死。捉起他腳，打他。他腳臭，對襪好多蟲，一陣味。你婆婆宋香叫他脫了，他不脫，最冷那天，你婆婆脫了他衣褲，推他出門口，不打。你婆婆林卿盲老母說殺子報，死胎就用爛布一包，扔到垃圾桶裏。吳二姑娘不做的，你婆婆林卿都做，偷偷上去，老舉婆打胎，叫到喝綠豆海帶湯，用血管鉗往裏攪，攪出來，按她肚，將胎盤拉出來，一地血，吳二姑娘還不知。還叫她，林卿，打麻將。好，我來我來。你婆婆林卿，抹乾淨，吃得飽，臉亮亮，眼晶晶，牙白似珍珠，牡丹花一樣開，坐下來，無花三番起糊。一摸牌，上家原來是，西洋仔。

你婆婆宋香阿母說殺子報。門口抱個仔回來，給棉被暖天喜。冷得他黑口黑臉，再過點時候便會冷死。你婆婆宋香老母給他穿衣服。你婆婆没看天喜。你叫林卿。我現在知道，你叫林卿，那西洋仔說。你婆婆宋香想着想着，覺得痛，自己便哭起來。想回來，個仔有多大，才兩歲大，你這樣冷他，差點冷死他。他剛曉話，一次打他，天喜說眼盲了。原來藤條打着眼。拾面燈，滾下地，天喜拿梳，一碰燈滾下地。你婆婆宋香打仔，打仔打到天喜眼盲。到眼盲，你婆婆宋香還一直打，不停手。殺子報呀。阿月仔和你婆婆林卿，吳二姑娘和圓大姑打麻將，老舉婆流到通地是血。

二個仙一包王子，三個仙一包金錢。二個仙一梳蕉，一個仙，五個錢山楂，一大包。那時上海街没人，只有人力車。有仙士有錢仔使，王子煙食成包。你婆婆宋香在老頭面前抽，吧吧吐煙，你婆婆老頭不罵她。挨着牆，你婆婆大姊宋靜說，你吸吧，你吸吧，你婆婆大姊宋靜拿着香煙給你婆婆宋香吸。大朝早起來抽煙，你婆婆宋香八歲，你婆婆大姊宋靜十一歲。你婆婆宋香最喜歡吃山楂。大清早，他那麼一個大男人，阿月仔，坐在留產所等她，也不避嫌，也不嫌腥，知道她喜歡吃，帶點小吃來，鴨舌頭鷄肝，炒花生烤肉片。吳二姑娘一味的搖頭。阿卿阿卿。人家有老婆的，那宋香，煙仔婆。我不想怎麼樣，我不會怎麼樣。他有老婆的，他想也不用想。你放心。吳二姑娘放得了心，林卿自己也放不了心。用力，擠吧，大便一樣，擠。你婆婆林卿卻一直探頭出去，看看阿月仔有沒有來。從窗口看下去，見到阿月仔，拿着一包兩包吃喝的，穿得那麼好，急步跑來，不知他趕甚麼，你婆婆林卿拿着血管鉗，跳舞一樣，微微擺動，正姣婆。

你婆婆老頭最恨你婆婆大姊宋靜，宋靜打得最多，倒蔗油去淹她。宋靜在你婆婆頭頂，大宋香三年。宋香原本頭頂有個小的，死了，第二年生你婆婆宋香。三姊妹眼病，宋香和宋

靜閉上眼，宋好眼裏流血，那時你婆婆宋香三歲大，在鄉下。你婆婆老母做搓薄，宋香三歲撞引，宋靜六歲，做炮仗。你婆婆宋香三歲大，坐在橈上，橈是圓的，宋香撞引，你婆婆還記得，她三歲，含着一隻炮仗在口，給後面推你婆婆，插進喉嚨裏，流很多血，後來喉嚨不能吃，只吃粥，在太平東莞，你婆婆宋香鄉下，眼又流血，喉嚨又流血。你婆婆老母揍你婆婆三姊妹回去，坐火車，搭渡，船叫做渡。搭渡兩個仙，飯有得你食，菜只有那麼多，三碟，飯隨吃，吃多少都行。你婆婆宋香三歲，看不清楚嘴又說不出話。老頭吃鴉片煙。你婆婆宋香這麼大了，你婆婆大姊，你婆婆妹全是老母養的，她做奶媽，做了幾年就沒做，生你婆婆弟，生你婆婆妹。你婆婆弟死了，你婆婆妹又死了，兩個都四十幾歲。

你婆婆宋香先死，後來你婆婆林卿死。宋香死的時候，林卿去送終，還披麻，是未亡人。

阿月仔，一早在留產所等林卿，好容易央得林卿出來，已經晚上九時。去大光明，打戲釘，八點開場，九點才進場，就二毛一個。林卿跟着阿月仔，一前一後，她穿一套天藍衫褲，還撻一雙漆木嵌珠貝木屐。林卿第一次看這個，黑漆漆，台上全部是男人，光得不得了，做大戲。這個白玉棠，這個林超群。阿月仔暗裏拉着你婆婆的衣袖。叫她，阿卿。台上跳出一隻青天白額虎。一年多了。我的心意，你還不明白。阿月仔，你還是別想了。我也不

要想。大鑼大鼓，你婆婆甚麼都聽不清楚。好呀，好。看戲的一聲接一聲，拍板拍得她心都慌。阿月仔來拉她手。你婆婆林卿摔開，霍一聲站起來，說，我不看了。

阿月仔一樣，晴天雨天閒着就來，說沒老婆，老婆已經死了。你婆婆林卿在皇宮戲院返工，老母帶天悅和天喜。你婆婆林卿入醫院，入伊莉莎白，吃了一隻荔枝，一隻爛橙，全身都冷了。早上十時去急症室，兩點才看醫生，你婆婆林卿全身雪一樣冷，在地上睡着了，睡了身暖才看到醫生。你婆婆老母到林卿處找你婆婆男人。林卿已經很肥，懷着阿盈。又一次，哽到骨，又去伊莉莎白，後來你婆婆宋香不去伊莉莎白醫院，去廣華。天悅說，我阿母，煙仔婆，她認真辛苦才哼。宋香一直沒哼。你婆婆林卿阿母愈來愈盲，開初日頭還看得見，後來連大日正午都只看到黑。你婆婆林卿，將阿母縛在床上，自己就去留產所。林卿盲阿母，冬天，覺得冷，自己鬆了縛，爬到樓下醉瓊樓廚房大火爐，那裏暖，給人家報了警，你婆婆林卿在接生，是阿月仔去接你婆婆阿母回去，背着她，你婆婆看到，阿月仔，餵你婆婆盲阿母吃粥。就在那一晚，你婆婆林卿和阿月仔，睡了。林卿說，你可要明媒正娶的娶我。

其實她何嘗不知道，宋香那是死了。還擇日，戊亥年八月初七，大暑大吉，穿一套大紅海棠新睡衣。阿母，你做好做醜都要幫我上頭，梳處女辮，梳髻。三碗飯，三杯酒，三柱香，一對龍鳳花燭，一隻鷄，三雙筷子，三把木梳，一株生菜。痘皮婆喊，一梳百子千孫，二梳白頭偕老，三梳龍鳳呈祥。阿卿你嫁鷄隨鷄，嫁狗隨狗，嫁到狐狸漫山走。你婆婆阿母天黑黑睡在床上，吃完粥，叫阿白。老傢伙。阿月仔伸手人你婆婆衫裏，摸你婆婆大奶子。大吉利是，死過翻生，痘皮婆撒一把紅紙，紅豆綠豆，糖蓮子，桔仔，六雙筷子，一塊鏡，撒床杲，安床。阿月仔死捉着你婆婆林卿奶子不肯放。你死開。林卿咬實阿月仔手，不肯放。阿月仔一手是血，另一隻手扯你婆婆褲頭帶。阿白，不如賣了你阿弟到南洋，我快要生了。你婆婆盲阿母幫你婆婆林卿上頭，扯得一縷頭髮下來，結紅繩。阿母又不是好命婆。上完頭阿母開面。紅鞋一雙，你婆婆林卿一樣穿紅襖綠裙。上格床報紙婆打鼾打得房間板都震。阿叔又來，家公又來，現在狗公爬狗母，阿月仔他有老婆的。有老婆，一樣有新床，一對龍鳳花燭，一張龍鳳被，一對鴛鴦戲水枕頭，椰果檳榔，夫妻對拜，一拜開枝散葉，二拜連生貴子，三拜多福多男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他跪着斟茶。你婆婆屁股亮光光，阿月仔看到兩眼着火，脫了褲子你婆婆見黑漆漆一團，一腳踢過去。你走開。我有槍我就斃你。阿月仔放開林卿，一雙血手，慢慢穿上褲子。你婆婆林卿問痛也不痛。夫妻飲合盞酒。禮成。良辰

吉日，花燭洞房。你婆婆盲阿母，流一地口水。大眼仔乾乾淨淨，年紀輕輕，好眉好貌，阿叔和家公，替他挽鞋都不配。你婆婆林卿說，從今以後，不准你回煙仔婆那兒，就慢慢脫掉自己衫，一雙大奶子奶白奶白跳出來。阿月仔好好好，望着你婆婆阿母對眼，發青光。上格床報紙婆吱吱咯咯轉過身去，喃喃說，不要吵。阿月仔就在地上，爬了她。扯着她的髮，原來你給男人爬過。阿卿轉過臉，亮亮麗麗，這你下去。男人停一停，又深深的，入了她。

還在永星里租到個房間，十號三樓，頭房，還有露台，九元五一個月，你婆婆男人房租，一付付三個月。又打到金戒指，一錢五，金鍊，六錢三，一個翠玉觀音墜。你婆婆宋香，幫人洗衣服，一個月有三十元。錢攢在五桶櫃底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在陳莊記賣香，時有時無，過年過節就叫他。偷了煙仔婆錢去貼契家婆。洞房那晚，你婆婆林卿，穿金戴玉，吃朱古力，大月光，十二點多，你婆婆男人竊竊起來穿衣服。盲阿母坐起來叫，誰人。你婆婆眼睜睜看着男人穿衣服，看着他穿鞋，穿襪，你男人拉開門，一個暖水壺扔過去，滿地水銀，再扔一對燭頭，紅鞋，檳榔，椰子。你婆婆男人臉上，一塊紅一塊青。你走你走。男人卡在門口，掀起簾。你走呀。你不走我走。你婆婆林卿，拖一雙木屐，推開男人，咄咄下樓，穿一套大紅海棠睡衣，奶子搖搖，在永星里街頭，你婆婆男人，站在窗前看她，月光好亮，影子好小，她咯咯咯咯的，走得好遠。

林卿她挽起髻，褲腳吊吊，在旺角道男人一樣蟻黏蜜糖。你婆婆男人跟着她，閃閃縮縮，左望右望，林卿從留產所偷回來，一時三刻，雙手血跡還未洗乾淨，就用血手抱着阿月仔行埋。我又不是老舉婆。你婆婆林卿用縛阿母的布繩縛着阿月仔，一頭縛阿母。你不准回去，你給我在這裏過夜。阿月仔軟手軟腳給你婆婆林卿縛着，叫她，阿卿，阿卿。你婆婆阿母問，是不是二叔，不早將你賣了。餓到你婆婆男人同你婆婆阿母，雙雙癱地，晚頭你婆婆留產所回來一開燈，你婆婆阿母屙了尿，尿到阿月仔褲上。阿月仔睜大眼睛看你婆婆。你婆婆解開你婆婆男人同阿母，脫了你婆婆男人面褲底褲，又脫你婆婆褲，光脫脫，你婆婆男人和你婆婆阿母相對。你婆婆一邊洗屎褲一邊打噎，沒淚流，光打噎。你回去吧。你婆婆男人穿上濕褲，說，我明日早點來。

扯到她頭髮，掉了一地，宋香衝上來，林卿甚麼都看不清。你不要跟他行，我是他老婆。林卿咬到宋香手臂實一實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躲在看熱鬧包租婆陶大姑，隔床巴士佬陳華，二房舞小姐白月後面，陶大姑報了警，你婆婆男人才現身，都叫你們不要打，叫你們不要打。三人扭到警署去，你婆婆宋香扯着你婆婆林卿上衫不肯放。我管天上衙差，我不管

地上契家婆。這個我老公，他無飯給我吃，還要養契家婆，你說該不該打。你對奶姑好似鷄包仔，怎怪你老公不要你。鬼佬來扯開兩個，問老公，原來阿月仔已經找路走。宋香放開了林卿，你個臭鷄，你以後不要讓我見到你。林卿亦指着她，老虔婆你死遠些。

鐵嘴鷄都說你婆婆林卿是妾侍命，你婆婆林卿死不肯信。命呀，舞女白月半夜沖涼，你就將就些，做女人。同你男人生十個八個，縛不住他人也可以縛住他心。男人呀最寶貝自己命根，生多幾個男丁。肚圓就是女肚尖就是仔。你婆婆男人摸着摸着林卿大肚，底衫底褲一件一件拿過來，九月初八林卿要生時你婆婆男人就搬來永星里，叫盲婆做阿媽。

你婆婆腳下有兩個妹妹。你婆婆阿妹生孩子，胎盤有血漏。你婆婆阿妹不姓宋，姓張。餓到沒辦法，你婆婆三姊妹任他選，你婆婆老母做奶媽，姓張那家人揀你婆婆妹，最小那個。你婆婆阿母不做奶媽，生的弟弟，生個妹，你婆婆老母癱了，不會行。你婆婆阿母盲婆越來越懵，連她自己是誰都不知，見到林卿，好歡喜，哎呀，阿卿，我以爲你死了，原來你回來了。你今年幾歲。林卿說，我今年二十歲。盲婆阿母說，我今年也是二十歲，這麼巧。林卿生了個女兒，叫做阿盈。不知道男人不可以過人世，所以姓林。林盈。盲婆阿母抱着林盈不肯放，叫她，阿卿，阿卿，我寶貝。你阿爸不要我們了。男人阿月仔也不見影，成日在汪寶林處打麻將，贏了就十元二十元給林卿。

你婆婆林卿上留產所，盲婆就抱着林盈通街蕩。你婆婆生了兒子，一樣癱了一年。日本人來，你婆婆宋香學行，打橫行。你婆婆老母和男人好歡喜，宋香全身會動。原來全身都不會動，一個頂住一個餵食飯，喝了五枝老鼠仔酒，抓痕都感覺不到，要出力抓，抓到流血爲止。宋香說你没給我抓，阿月仔說，有呀，怎麼沒有呀。癱了一年，阿月仔成日出街，宋香還不知道，原來去留產所找林卿。你婆婆宋香屙血，日日屙半桶，你婆婆老頭說，由你生由你死。宋香要死了，就不吃補品，等死，不吃補品就沒得屙。賤骨頭，你婆婆宋香叫老頭送她去醫院，他說，不出三天就要埋尾。廣華醫院，老虎口，有人的沒出的。舊時廣華醫院，舊廣華在舊青年會，廣華醫院好邇邊，三元一天私家房。枕頭處抬屍抬到天亮，沒得救的，你婆婆給兩元阿嬤，擔床板睡到你婆婆面前，你婆婆成晚見鬼。成姑娘，穿藍裙，會講鬼話，晚晚叫鬼，不要吵，病人要睡覺。你見醫生呀，陸姑娘說，你好見不見，見殺人王。他逢人宰，你看那人多大隻，牙痛，一宰就死了，嚇得你婆婆宋香立刻要出院，跟男人說，我要出院，他說，你再進來我就不理你。你婆婆宋香不要打針，打死人針，慢性針，好得人驚，你婆婆不打。給藥你婆婆吃，宋香不要吃。你婆婆不肯打針不肯吃藥，出院找數，三元一天，住在殮房門口，你婆婆穿着那些白衣，全脫了，你婆婆宋香穿自己的衣服。宋香去輪籌看醫生，姑娘說，你爲甚麼把衣服脫了，你穿好。

你婆婆宋香不能行，六十幾歲，跌斷骨。又入廣華醫院，醫院光猛好多。醫生好後生。阿婆，慢慢住，同你做物理治療。成姑娘，好老了，做護士長，穿白裙，一直没結婚。她是養女，她阿母，有兩個，又是護士，又沒結婚，一個死了，一個九十幾歲。你婆婆林卿來看你婆婆宋香。坐在床頭。成臉皺紋，肉好鬆，頸好似黃牛，皺皮一疊疊。頭髮梳得油油亮，抹上桂花油，你婆婆林卿，還戴一雙玉蝴蝶耳環。我想食枝煙。你婆婆林卿，替你婆婆宋香點枝煙，給她吸。飽飽呢。你母林飽飽，要上學，考試。上學好，識字。天氣好乾。你婆婆林卿，大黑手袋裏掏出凡士林，給你婆婆宋香手臂抹油。宋香手臂皮膚乾得像地圖。天悅剛來過。天喜說明天來。病房不能抽煙。成姑娘說，我認得你，你是林卿。

21

你婆婆姓張的妹妹，原來叫宋安，生了十個，死了的妹妹宋好，生了八個，個個有出世紙。八個死了兩個女兒，剩下六個，全都在廣華醫院生，好優待，另外給她藥給她菜，說她血少。生了最小的兒子，叫做阿微，一個兒子叫阿謹，一個叫阿小，大女死了，三女死了。宋好死時，阿謹四歲，阿小六歲。你婆婆妹宋好那天說要出院，醫生說，爲甚麼要出院。她說我有七個小孩，大兒子十二歲，一個八歲，一個六歲，一個四歲。四歲阿謹叫他檢查他

不檢查，生血瘤，生死了。阿謹死時成頭蚤。宋好男人將四歲阿謹同宋好一起葬，省點錢。宋好和宋香最要好，宋好六歲大吃鷄腿梗頸，差點死了。宋好六歲，宋香八歲。宋好問宋香六兩多還是八兩多，宋好說，六數先，八數後，還有七，所以六兩多過八兩。六兩數先，數先就是大。宋好六歲，宋香八歲，六數先，所以宋好大，宋香小，宋香要叫她做姊姊。宋好又問你婆婆宋香，仔怎樣來的。宋香那時還未識得阿月仔，又未碰過男人。宋香說，和男人脫褲子就會大肚。宋好說，死了死了，我今次大肚了。你婆婆利民興阿姨打她。初來不準，她以為大肚。宋好未結婚就和男人脫褲子。後來嫁了男人，一直生，生死了。死時肚裏還有胎，兩個月。她是肥塘泥，甚麼種扔下去都吧吧聲生長。

你婆婆宋香十七歲來經，三十七歲收經。經期來三天，半張紙。你婆婆生仔，流紅黃藍白黑，一個月就完了，很乾淨。當然喇，你婆婆宋香懷了，你婆婆男人就不和宋香睡，癱了一年，阿月仔沒有碰她。他去攬甚麼。第一次來經，你婆婆不知道。到三十七歲，沒有來，宋香以為自己有了，看醫生，劉姑娘說你婆婆有了，要去看醫生驗尿。那裏是，醫生說你婆婆宋香不是有了，是收經。來經時，有時二十天，有時個幾月，有時來一天，就沒有，有時來兩天，又沒有，收經時一收就收，甚麼都沒有。一條手巾，從頭洗到落腳，下不流血，自此男人一樣，方便很方便。

妾侍入得門，阿月仔才碰你婆婆宋香，說要傳種，追個男娃。送呀送，每次都馬馬虎虎，很快。我沒那臭鷄那麼姣。你婆婆見到，日光日白，阿月仔和那臭鷄行埋，那林卿，一雙血手，抓呀抓。他迷那妾侍，迷不多久，妾侍大了肚，你婆婆男人條鳩熱辣辣，沒處放。有個跳大脾舞，在你婆婆皇宮戲院，叫陳七，眼眯眯，阿月仔迷迷糊糊，日日收工，宋香打麻將，不管阿月仔，阿月仔就吊着那陳七。那妾侍，肚頂頂，臉青青，來皇宮找宋香。你個八婆你欠打。你婆婆宋香一扯就扯着林卿頭髮。我流血。我已經一個星期沒見過阿月仔。宋香說，我也很久沒有見過他，我以為他在你處。

你婆婆林卿生林盈痛了足足三十六個鐘頭。吳二姑娘以為林卿要死，使個乞兒妹去陳莊記找阿月仔，阿月仔沒開工，又到汪寶林處找，汪寶林好多病人，根本沒開枱打麻將。乞兒妹回留產所，黑墨墨，見林卿臉張開雙腿，毛茸茸，臉都藍，口大大，張向天，嚇得大哭，跑了就沒回去。吳二姑娘叫圓大姑去找宋香。你妾侍死了，你男人不在，你去收屍。宋香在皇宮戲院，大脾舞未跳完，已不見那陳七，邊走邊罵，你個短命種，老婆又不要妾侍又不要，你條火鳩去爬舞孃。去到留產所林卿已經生了，女孩臉紅紅，望着宋香，不哭，宋香掐她，大了你一樣要叫我做大媽，林卿做細媽。林卿睡得死死的，身肥臉瘦，宋香掏了二十元，給吳二姑娘，叫我妾侍買烏鷄燉當歸，補補身。那男人沒鳩用，叫她當他死了。

才三個月，林盈的臉，林卿還沒有看清楚，便死了。盲阿婆還不知，還抱着。你婆婆從留產所回來，這麼靜，陶二姑夸啦啦炒田螺，盲母抱着嬰，阿母你給我抱抱。林卿接過來，林盈全身都冷了僵了，大概死了有一天。你婆婆林卿呼呼推門開去，你個死鬼阿爸，你個死鬼，人呢。抱着死嬰，彌敦道那麼長，到那裏去找。汪寶林，我阿月仔在那兒。陳莊記，我阿月仔有沒有來。那個陳七，跳舞孃，人家有老公有妾侍，她還要湊上去。陳七就住在北河街。她原來是妹仔，主人在跑馬地，出走了，走到豔舞團去跳大腿舞。北河街好多老舉婆。陳七住在三十五號閣樓。跳舞孃。快放我老公出來。成條街，好多張臉，老舉婆，伸出來。那跳舞孃，養到一個妹仔，打開窗，我阿姊，她不在。她去香港酒店，跳舞。

林卿從來未見過這樣的地方。嘩，玻璃燈，玻璃門，摩嘍差都好高，看門口。門口還有大汽車。林卿不敢過馬路，站着看。玻璃眼，藍又綠，林卿見到紅毛鬼婆。好高，好白，穿對鞋，銀閃閃，有跟。紅毛鬼，穿黑西裝，扶着紅毛鬼婆出來，便坐大汽車。林卿緊緊抱着嬰。

阿月仔扶着跳舞孃腰，學那紅毛鬼，摩嘍差開門，出來，坐大汽車。你婆婆林卿，搶過去，一推推開跳舞孃，死林盈，塞到阿月仔懷裏去。你，你。林卿心口有物頂着，說不出

話。那陳七，腰瘦腿長，你婆婆林卿，生了孩子，奶墮墮，臉黃黃，穿一條吊腳唐裝褲，一對膠屐。

一直走，黑漆漆，是海。你婆婆林卿一跳。撐了撐，好鹹，林卿喝了幾口鹹水。救命。你婆婆林卿抱着碼頭石柱，爬了爬，爬了上岸。張大口，一口一口氣吸。不對，我才沒有那麼笨。老虎不吃我，日本仔不殺我。我不要死。你婆婆一身鹹一身濕，打赤腳，走路回永星里。尖沙咀，有火車，鐘樓會響，十一點鐘。

買到棺材仔葬到林盈在鑽石山。你婆婆男人轉性，青山道汽水廠找到份工，簽單計數，賣汽水。汽水賣六元一打，偷偷拿出來賣，十八元一打。打完仗，好多人要喝汽水，爭着買。幾個月賺到錢，買金器給林卿。金蝴蝶又有，金心又有。沒聽男人講陳七，吳二姑娘聽宋香說，跳舞孃，跟佬走，去了牙買加。

你婆婆林卿，去燙髮，又學化妝，雙眉嵌到細一細，腰束起，穿花裙，奶子托到高一高。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去紅寶石餐廳跳舞。阿月仔去賺錢，你婆婆不肯再去留產所。舞女白月說的，使男人錢，天經地義，那有你這麼笨，自己去賺錢，貼男人，泡舞孃。

一個月沒有，兩個月沒有，林卿悶得慌。生壞了，生了也不會養。吳二姑娘帶她去，靜思庵，有個女孩已經三歲半，她阿母做尼姑，拿回來，一樣叫林盈。

不到一年，又給拐人婆拐了去。白養她一年，好多斤米飯。叫林卿做細姨，阿月仔做阿叔，盲婆做阿無，叫宋香做大姨，林盈學話學好快。就在你婆婆眼底，都給拐人婆拐了去。林卿帶盲婆去聽大戲，三月二十三，觀音誕，佐敦道，做神功戲。揸着林盈，已經四歲，好重，放下她，你婆婆林卿去上香，拜送子觀音，叫盲婆看着。你婆婆阿母，聽不到看不到，你婆婆上完香，只見盲阿母。阿盈呢。你婆婆阿母捉着她，阿卿，你回來了。人好多，鑼鼓又響，你婆婆叫，阿盈，阿盈。見到一個老嫗，戴紅繩，抱着林盈，你婆婆追上去，那老嫗隱在菩薩裏面，不見了。林卿跟男人說，阿盈給觀音菩薩接去了。你婆婆男人，打了你婆婆一記耳光。

他人老是老些，五十五歲，但老就好在老實，而且始終有名有份，雖則說做填房，他是個醫生，你好歹都是醫生太太，誰敢小看，住在跑馬地藍塘道，高尚住宅區，有工人，有妹仔使。有三個仔，三個女，最大那個仔已經二十五歲，剛娶了媳婦，自己在香港政府做官。大女二女已經嫁人。第二個仔有病，小病，癩癩症，最小兒子，讀第三級，英華男校，還有兩年就初中畢業。最小那女，十二歲，過兩年就找人家嫁人。舞女白月見阿月仔，偷汽

水出來賣給廠裏面發現了，叫做管工打了他一身，頭腫臉青，趕了出來，日間就在永星里睡懶覺，晚上出去打麻將，天亮才回，有時幾天不見人影，你婆婆林卿，只好又回留產所幫吳二姑娘，白月便說，不如正正經經找個歸宿。我總不會叫你去做舞女。舞女這行飯，你對男人老攔着臉，你長再得好有甚麼用，這行飯你怎吃。遍地黃金你林卿都木木納納不會執。我做舞女就比嫁人好，起碼自由，又自己賺到錢，說得林卿也幾乎心動，不如放開去，做舞女。一開口，阿月仔就給她一記耳光。你不准再和那舞女說話，我們搬。搬，那裏有錢搬。林卿衝着阿月仔，兩個又吵起來。白月拍拍房間板，說，你說甚麼話，你說你，你阿月仔不一樣泡我姊妹賽月娥，還用你妾侍留產所賺回來的錢。

你婆婆林卿，話都不會說，扭着男人阿月仔的手臂，推出門去。

那男人，給妾侍趕出門還要換衣服，黑絲衫褲，換一對乾淨襪。林卿看着他，掀起簾，踱出門去，砰砰的下樓梯，這晚月暗啞啞，他烏蠅一樣，愈走愈遠，愈遠愈小。她抱着盲阿母。阿母，你當初爲何不把我殺了。她阿母，笑起來，牙掉光了。阿白，我幫你賣你弟到南洋去，那五畝田就是我們的了，你可不要再出去，拿小。阿白。或許我應該把你殺了，都是因爲你賣阿叔，林卿對她母說。

那個男人，老醫生，黑黑實實，糊仔臉。告羅士打大酒店，木樓梯，會轉彎，玻璃燈，

天吊下來這般高，喝咖啡，苦茶一樣，老醫生說，可以加糖。老醫生還帶着大少爺，大奶奶，大姑娘，二姑娘，白月說他帶多幾個人來壯膽，林卿笑，他要他們來看我，准不准才真。不是他拿填房，是他們揀後媽。林卿從頭到尾都没看老醫生一眼，離開之前，老醫生塞一個紅布包給白月，林卿低頭見了，嚇得不敢看，抬起頭，看見老醫生，一臉老人斑。

你給我退回去，我不要。一隻玉戒指，一個金鎖，一條金鍊。阿月仔站在門口，雙眼大一大，看着你婆婆，手裏拿着，一大塊，白糖糕。剛蒸好，你趁熱吃。你婆婆接過白糖糕，沒話，一口一口吃。吃完了，抱住她男人，也不管盲婆，就在床上歡好。

白月又將那玉戒指，金鎖，金鍊拿回來。他說，假如你不接受他的好意，這些就留個紀念。將來你有甚麼需要，便找他。你婆婆和阿月仔重歸於好，阿月仔到大光明做帶位。你婆婆林卿將白月拉到廚房裏，着她把玉戒指，金鎖，金鍊賣了。金鍊歸你吧，其他我留着傍身，也不知道和阿月仔，守到甚麼時候，有一天算一天。

24

你婆婆大姊宋靜六十多歲，死了。姐夫拿個翻生大姊。過門一個月，她割喉割脈，一床血。她仔不驚，好多血，沿着血去看，原來她死了。她曾住過青山醫院，說她神經。都是姐

夫那大嫂不好，自己有錢，還成日去電話給傻婆，拿錢拿金器。傻婆怕大嫂拿光了她的金器，便自殺。

你婆婆姊夫，姓張這老公，八十三歲才死，你婆婆大姊宋靜六十多歲。你婆婆姊夫好孤寒，孤寒又好孝義，走來央宋靜，和她老母，叫宋靜嫁他。宋靜二十九歲守寡，結髮老公姓劉，嫁這個，姓張。三十多歲了，大姊摩嘍差都要嫁。你婆婆大姊宋靜，姓劉老公條屍放在客廳。宋靜要開夾萬，你婆婆老母叫開吧，鬼叫你外家窮。家婆來探，米缺，宋靜開夾萬，買到米，放到米缸裏，給家婆看。宋靜那死鬼姓劉老公，正午十二時，好猛鬼，執着他阿叔耳朵，打他幾巴掌，叫你婆婆阿母，供宋靜阿女讀書。你婆婆大姊宋靜，本來住六叔處，老公死了，六叔又娶親，搬到四叔家去住。四叔又娶，宋靜搬到外家，外家住兩住，又搬回四叔處。搬完又搬。日本仔來，炒麵炒粉，四叔處叫隔鄰食不叫宋靜吃，餓到阿姊宋靜要自殺。所以說，阿靜，你摩嘍差都要嫁，大姊三十四歲，四叔家，實在住不下去，只好嫁這個姓張。

宋靜死，臨死前，不敢叫仔，只叫女，擔幡買水。仔說，你爲甚麼要叫女。女做潔淨幫，仔開車。宋靜聽鬼話，好猛鬼老公，要供宋靜女讀書，仔沒讀。宋靜初嫁姓張那老公，她做媳婦，不叫奶奶，不肯斟茶。她不去，老爺安人兩公婆叫她，她才叫奶奶。叫奶奶，宋

靜肯叫奶奶都不肯跪。她當初都說不嫁，怕老公鬼不高興。宋靜死後，姓張老公拿到翻生大姊，八十三歲才死，回鄉死，打電話叫子女服侍，子女都說不得閒。姓張姊夫好灰心。在生時，阿耀叔阿耀叔，死時没人服侍他。姓張姊夫死時，死得好灰心，一句話都沒說，連身都沒洗乾淨，又沒換衣服，就死。

宋靜死時，有一條金頸鍊，給阿女。死之前癱了，姓張姊夫回了鄉下，你婆婆大姊死了幾日才知。你婆婆上去看她，見她好臭，有烏蠅團團飛。

你婆婆妹宋好十八歲嫁去英德。大姊宋靜嫁了，宋好還在學行，那時還是姓劉姊夫，抱着她。你婆婆三姊妹的照片，你婆婆收着好多年，看着看，不見了。妹，大姊，宋香。你婆婆大姊宋靜出嫁坐花轎。你婆婆宋好就坐私家車。大姊開喊聽情，喊陰人，喊父母，姊妹，誰來便喊誰，喊足三日三夜，喊乾了。

宋好嫁給英德周子遊。周子遊有好多夥計，有間周龍記。你婆婆妹好好命，一個人用四個妹仔。共產黨來共了她，還給她坐牛欄，拿了她的金器衣服出來。幸而她人好。叫妹仔來咒你婆婆妹。叫她咒，她不咒，不鬥你婆婆妹宋好，說主人不當她是妹仔，當她是妹妹。妹仔不鬥你婆婆妹宋好，共產黨就放了她。叫她來香港，她不來。大兒子，拉了，打到差不多死，也不知甚麼名，說是壞份子。你婆婆宋香買去，幾多脫苦海膏藥回去大陸。你婆婆宋香

叫周子遊落來香港，他說，共產黨就去香港，橫死豎死，都是共產黨，他不去。共產黨說去就去，暴動時沒有去，到你婆婆宋香死共產黨還沒有去香港。到共產黨去香港時，你婆婆宋香已經死了。你婆婆林卿，共產黨來香港之後一個月死，六十八歲。

你婆婆妹宋好在香港就好。她就不用生這麼多，又不用住牛棚。

25

和平以後找房子好容易，老公又開米舖，周龍記。你婆婆妹宋好，生了四個仔六個女，死了一對仔仔，淹死一個，病死一個，大那個似是你婆婆弟阿未，小那個似你婆婆姓張那妹，不知第幾個仔，似你婆婆仔天喜。其他六個都不相像，不像。一個似你婆婆宋香，另一個似你婆婆老公阿月仔，不知爲甚麼。

你婆婆男人阿月仔。他眼大大，似西洋仔，好靚。你婆婆宋香說，嘿我先死，你就好。你先死，我就甚麼都沒給你。那些堂倌，叫你婆婆宋香燒金銀衣紙，你婆婆說，不燒，我記得他娶妾侍。八月二十六，我問，你爲甚麼不回來。他說我在汪寶林處過夜。宋香還以爲真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同橫紋，橫紋即差人，說，宋香是契家婆，林卿才是老婆。他說林卿是大，宋香是阿小。林卿想見你男人。你婆婆宋香說，叫她不要想。

每個星期你婆婆宋香去集中營。他三兄弟都是黑社會，人打到他人，入了没人欺。不入黑社會，挑，全都人。黑社會全香港都是，宋香老頭都人，和勝和，你婆婆男人阿月仔入汽水，安樂。老的人和勝和，後生就入汽水。你婆婆老頭八十多，又食鴉片煙，又是黑社會。老老嫩嫩都人，差人又人，是男人都人黑社會。

阿月仔那時候，給人拉了，說他黑社會，然後入集中營。橫紋和你婆婆男人落口供，阿月仔叫妾侍，想見妾侍，叫林卿。為甚麼上一次妾侍叫宋香，橫紋問。你婆婆宋香好怒說，契家婆捱世界，你結髮妻就跟佬走。作死。阿月仔死了我做鬼都恨他。我最恨他，難道那差人說大話。說我是妾侍，那林卿才是老婆，那有男人那麼賤，連老婆都不肯認。我叫林卿做臭鷄。阿月仔說，我沒說過，我沒說林卿是髮妻，宋香是契家婆。你婆婆宋香說，說契家婆就算我是契家婆。他說差佬想我死。男人三妻四妾都有，那有不認老婆之理。

林卿在永星里，宋香追她幾條街。你婆婆男人，阿月仔，生得好，很多人哄着，你婆婆宋香說，我傻，有麻將打我甚麼都不管。阿月仔他不穿西裝，臨老時才像唐人，他才肯穿西裝。後生時他頭髮又亮又密，宋香有了孩子，癱了，才娶妾侍，不讓妾侍林卿帶個仔。你婆婆宋香還罵個仔天喜，阿卿帶你，一碰他，天喜就哭。原來林卿打天喜，捏天喜。林卿她偷偷替人打胎，有個垃圾婆，大了肚，給林卿打胎，流血不止，就在留產所死了。吳二姑娘說

人命關天，要報警。林卿拿賣老醫生玉戒指、金鎖，三百元，加自己攢下來三百四十幾元，賠給垃圾婆老公，其實打掉那個是野仔，林卿都沒說，老公才領屍回去，使黑錢，拿死亡證。吳二姑娘塞三十元給林卿，我這裏，你不能再來，攬出人命。林卿耽在家沒事，宋香要去皇宮上班，阿月仔說，你不如看天悅天喜。那天悅，很靜，叫她，細媽，就自己做功課。那天喜，口大嘴闊，耳大大，醜樣似足他母宋香，好頑皮，撕爛林卿和阿月仔照片，又在林卿白皮鞋裏養金魚。林卿打他捏他，告阿月仔，那混王我不看。我要去做工。

天悅有五六歲，買汽水，叫天悅去，天悅下樓梯就滾下，瓶破了，傷了頸，男人罵妾侍。阿月仔喜歡女兒，仔没本心，女兒才有本心。有人没出。阿月仔在銀行給天悅開了個戶口，有人没出，入天悅大了就有錢，出就要天悅簽字。天悅好孝義，去廁所都問阿爸。妾侍不敢再叫天悅，不肯再帶宋香孩子。自己找工做，去做泥工，建屋。和平後好多人要蓋房子，一日有三元。尖沙咀，爬竹梯，上去好高，起樓。朝早飲滾水，一罐牛奶要八毛，中午吃一碟斑腩飯，八毛。林卿做泥工，推泥，曬到又黑又粗，阿月仔好久都沒碰她。看你越來越像宋香。老婆又這樣，妾侍又這樣。舞女白月說，你何苦爭這一口氣。老醫生，我跟他說了，他診所要一個護士，不如你去幫手。

你婆婆林卿没去。我又不肯做填房，去見了，更沒有意思。做完泥工，煮飯給盲阿母

吃，阿月仔，在大光明帶位守閘，天亮，才回來。你婆婆林卿起身去擔泥。就在房門口碰個面。阿月仔給差人拉了，林卿還不知。有男人等於沒男人。人做妾侍她林卿做妾侍，她做妾侍做得似老婆，日做夜做，男人又不見人。一天兩天三天，阿月仔沒回來。林卿去問天悅，天悅說，阿爸在集中營。

你婆婆宋香一個星期去一次，拿乾淨衣服去，拿穿過衣服回去洗，給他十元。只可以見一個。見妾侍就不可以見老婆。阿月仔要見妾侍不要見老婆。你婆婆宋香，說，你見甚麼妾侍，那林卿勾佬去。有個老醫生，又有個行船佬，你還不知。你林卿識到一個行船佬，叫做阿彪。那阿彪，虎背熊腰，好大隻。

妾侍剛十年就走。十八歲嫁給你婆婆男人，二十八歲就走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大你婆婆宋香一年，大你婆婆林卿十年。差佬話何解妾侍老，結髮老婆年輕。結髮老婆你大十年，妾侍你大她一年。你婆婆男人說，宋香是妾侍，林卿才是結髮妻。你婆婆個個星期去，拿十元去。劉福月說，不怕的，你老公快放了。你婆婆宋香驚到哭，不知阿月仔要坐多久。他說，你老公，查過他，沒打架沒案底，果真六個月就放。六個月，林卿勾佬勾大了肚，勾大了肚就走。宋香說她姣婆守唔到寡，阿月仔叫你婆婆宋香養妾侍。林卿去擔泥，勾佬，勾大了肚，沒敢再去，問男人阿月仔，每天拿錢，買菜買藥。阿月仔每天給她一塊錢。林卿走

了，她契家佬阿彪，來問阿月仔拿錢，買菜買藥，給林卿，阿月仔又照給。你婆婆宋香話，下，給錢她勾佬。宋香替人洗衣服，下，讓妾侍吃飽好勾佬，我巴不得她走，我可沒你這樣好心，我夠辛苦了，我替人洗衣服，客家婆都話，比耕田還辛苦，天天沒休息。你婆婆宋香半夜三點起來，點火水燈，洗十套晾十套，乾了那十套便熨。又洗十套，乾了就洗就熨，那些趕先熨那些。最好洗那些衣服不用熨，又貴，又不用熨。那雞屎味你婆婆宋香聞到會嘔，去雞鴨欄收衣服洗，聞着聞着便慣了。沒味。食飯，做牙都一樣，一陣雞屎味，你婆婆都嗅不到。天悅還小，你婆婆阿母帶，去雞鴨欄收衣服發衣服。做伙頭阿佳，脫了天悅褲子。你婆婆罵他，有甚麼好看。天悅才三四歲，她說，阿佳脫我褲子，摸我。你婆婆宋香說，天悅是大姐仔，你脫她褲子。個個都罵他。天悅好小。阿月仔晚頭下去，揪着阿佳，打一身。

阿月仔疼女不疼仔。阿月仔，我們說牛，阿月仔說馬。阿月仔他爸有三十幾匹馬，有大蔗園。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似是你婆婆家婆，呂宋婆。阿月仔有個妹，大肚回古巴。他妹妹都七十幾了，大概已死。阿婆阿公都死了，他伯父寄照片來，全是鬼。他的孫曾孫，全是鬼，幾十人照。你婆婆家公五兄弟，四個人古巴籍，阿月仔一個人不入，四兄弟全都死了。阿月仔是順德人，原來是九江的，有族譜。好像你婆婆宋香，原來是太平白沙，現在東莞北

門。你婆婆弟阿未開燈在太平。李容敬是宋香舅父。李容敬是軍官，做過不知甚麼長官，弟容國，容華，跟蔡令階，打陸軍，打幾打，沒回來，你婆婆宋香，你婆婆弟阿未，有打仗沒打仗，都一樣，死了。

26

盲阿母有人沒出，整整一個星期沒痾。林卿說，你吃菜，吃菜你就會有得痾。盲阿母不肯吃菜，生果又不吃，只喜歡吃肥豬肉，後來連肥豬肉都不吃。沒得痾，盲阿母個肚越來越漲，臉就愈來愈瘦，又黑。我阿母病了，林卿半夜起來，餵阿母，飲肥仔水。盲阿母不肯張口。阿彪力大，一按阿母嘴，她就張大口，咕嚕咕嚕喝肥仔水。阿月仔回來了麼。這不是阿月仔。盲阿母認得出。盲阿母，不肯回床睡，睡在林卿身邊。阿彪就穿衣服，已經晚上三時。樓下風好大，紙張飛上天，環球豎記，有人打通宵麻將。阿彪，你甚麼時候上船。回來阿母張大口，猛吸氣，林卿按着她的嘴。阿母。阿母聲都聽不清楚，但說要去沖涼。要沖涼，又要燒水，又要盛水，在露台沖，拿肥皂，衣服，出出入入，天就亮。林卿叫阿母，可以洗澡，阿母望着她，不答她，她再叫，阿母，盲阿母合上眼，就死。

阿母張玉，如果不是嫁了你阿爸林白。矮婆仔常說，你阿母好明解的一個人，學甚麼，

讀書認字，種茶，針黹，一學就會。嫁到沙圍角，才十四歲。如果不是嫁了你阿爸。你阿爸，那二十畝祖田，幾十隻大水牛，給你叔婆、舅伯、大姑姨奶、表伯孀、表舅、姨父、神婆阿六、駁腳阿大，你分一畝，我借半畝，穀又拿，牛又借，有借無還，好呀好呀，說甚麼都好呀好，最後自己一條褲都沒，連幾升米一斤豬肉都要問你叔。你阿爸，叫他行一步他退三步，有沒有這樣的男人。矮婆仔說，你阿母，生了你以後，變了個人兒。你阿母，從前不是這樣。從前她眼似七星眉仔月，口似石榴花常開，臉是東方紅紙一張，腳是蓮塘畫出藕，手似菜園嫩子薑。

都是那個蔡身世。蔡身世，駁腳阿大說，他一進村來我便覺得他長得不妥，災星眉，那對眼，瞅着人好像尼姑。教甚麼字，大姑姨奶從來不識字，她一樣生十個男丁，個個牛一樣壯，沒病沒壞。神婆阿六，不認字，喝她的符，痾一桶血，老鼠爬過，你二舅母，病就好了。蔡身世，教鄉村小學，知識青年，講甚麼抗日，甚麼七七蘆溝橋，好像在，北京城。北京城，好遠吶，干我們甚麼事。你阿母說，日本人不會打到香港的。你太祖父，阿玉家公林天送，水煙斗拂落地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阿玉她進了我們的門，幾時該她自己做主，讀甚麼書，書是你讀的麼。阿玉跪在家公林天送腳前，不言不哭，太公打完亦不起，隨地尿，餓得癱在地上。林卿阿爸林白，見媳婦臉青氣游，怕攪出人命，求林天送，去叫張玉起來。林天

送掌兒子幾巴掌，成何體統，要死由她死。三日後張玉昏死過去，家婆做好做醜，林天送打碎了十幾隻碗碟，娶此媳婦，家門不幸，張玉自到鄉村小學，讀書認字，全村第一個女子，去讀書，教書的是，蔡身世。

都是那個蔡身世。阿母阿玉懷了孕，生的就是你。林白嘆聲嘆氣，矮婆仔說，知道事情的，其實只有你阿叔，真難爲他。你阿叔甚麼都沒有說。那天你阿叔，大風大雨，後山墓地爬回來，見鬼了，全身血，叫阿嫂阿玉，不要打，阿嫂。濠涌村那個劉月清，他長兄逼他，上吊。你阿爸林白去哭劉月清的墳。你阿爸到死，都沒有說，他和劉月清，你母阿玉，不看，又不說，其實她是知道的，還賣你阿叔，不准他說。

阿卿，你不要怨你阿叔，怨有頭，債有主。你母阿玉生了你出來本想淹死你，扔你入池塘，你一直哭，第二天早上，在池塘邊，原來被黃狗啣。

你阿母之後就好呆，幾個月沒梳頭，說甚麼便甚麼，比黃狗還乖。也沒餵過你，你哭由你哭。你是食黃狗奶大的。蔡身世走了以後，鄉村小學就用來放乾草，給牛睡。

阿玉家公林天送死後，你阿母就要賣你阿叔。真難爲你阿叔，才八歲。

盲阿母葬回沙圍角，阿月仔又在集中營，又不認你婆婆林卿，林卿去擔幡買水，披麻戴孝，送棺上山，覺得這些事都很熟悉，好像盲阿母已經死過很多次，你婆婆林卿問阿彪，一

定是我做夢，夢裏面還記得好清楚。阿彪我盲婆阿母好輕好輕，紙一樣，阿叔已經死了好
久，他在村口馬路邊，狗一樣，給車死，矮婆仔還說，難爲你阿叔。阿彪你甚麼時候上船。

你婆婆林卿不是做夢，三朝回魂，你婆婆阿母，眼開了，你婆婆林卿坐在床前，阿彪睡
得死死的，舞女白月在露台沖涼，月亮亮一亮。你婆婆阿母，眼淚直流，爲你婆婆林卿，用
木梳梳頭。她甚麼話都不說，就給你婆婆林卿梳頭。阿母你爲甚麼要賣我。阿母一聽，眼睛
一藍一綠，會發光，一閃，就走了。你婆婆林卿的頭髮，很長。她甚麼都沒有說，你婆婆林
卿阿母，小名阿玉。

27

那時你婆婆林卿肚子已經很大，還揪着一個麵粉袋，衣服鞋襪，毛巾連電風扇都有一
把。臭鷄把東西放下便走。你作死。你婆婆宋香一巴掌掌天悅。臭鷄不是你叫的，你叫細
媽。叫天悅奶粉兩罐你拿過去，她怕要生了。妾侍搬走了，阿月仔還不知，集中營出來那
天，你婆婆宋香還不知道他出來，收工打完麻將回來，通地都是爛衫爛褲，爛毛巾，電風扇
沒打爛，阿月仔沒穿衣服，睡在宋香床上，風扇轟隆轟隆吹。你還死回來做甚麼，妾侍將你
臭衣臭襪拿回來了，趕你回來了，你就死回來了。你婆婆宋香一腳踢阿月仔下床。阿月仔，在

床腳還睡得死死。你婆婆再踢他一腳，他抱着頭，扯蝦一樣抽動。原來阿月仔，伏在地上，哭得一臉淚。

沒錢就來找你婆婆男人阿月仔，那個阿彪，玩女人賣去南美洲。沒賣阿卿，算阿卿好運。原本妾侍搬走了以為就斷，居然在街上都撞着，阿彪同林卿，手拖手，阿月仔跟着，還不知。阿月仔隨手用寫信佬鐵椅打阿彪，那個阿彪，知道阿月仔是老公，沒還手，林卿肚好大，一樣拿鞋跟打阿月仔頭，阿月仔不敢打她。摩嚶差在差館問阿月仔告不告，阿月仔說不告。阿月仔跟他們回家，原來搬了到北河街。

生了個女兒，叫做飽飽，跟林卿姓。你婆婆林卿，生了你母林飽飽後就一直流血，一邊走一邊流，流到腿跟，一條血河，跟着她。泥工也沒去做，要吃瘦肉燉花旗蔘，當歸米酒雞，阿彪就來找阿月仔，十元八元，後來就一元一元，買菜買藥。你婆婆宋香，奶粉一罐一罐叫天悅拿過去，沒見林卿，打了一個玉扣，給林飽飽。

你婆婆阿母死時，要吃飯。你婆婆宋香，已經沒有在皇宮做，去賣報紙。早上三時起來，在深水埗賣報紙，賣到晚上七點。天悅到工廠去返工。阿母好老了，八十四歲，住護理院，你婆婆宋香沒去看她。阿母死了，你婆婆還有得捱，賣報紙，賣到七十幾歲，跌到不能動了，天悅說，你再不進護理院我不理你，我去嫁人。林卿好肥了，六十幾歲，只得一個林

飽飽，阿月仔死後，過年過節，林卿就來護理院看她，買鷄買鴨，好多年。

林卿怎會不知道阿彪不是好人，也沒打算跟他弄長久。好歹有個人，阿月仔在集中營，我的心很慌，晚晚睡覺都跌落地。他對我其實都幾好。阿彪走了，走都等林卿病好，如果飽飽是仔，阿彪都可能跟她爭。林卿說女好，女貼心貼肉，我不喜歡仔。阿彪母又不要，女又不要，雀兒一樣，說飛就飛。林卿不比從前，背痛，不能擔泥擔重，去洗碗。康樂園餐廳，朝十晚十，有一百元一個月，戴手套都沒用，雙手泡得乳膠一樣泛白。舞女白月得了風流病，醫好了，長了一臉疤，沒回舞廳，幫人看孩子，一個十元一個月，林飽飽給她帶，叫她月姨。老醫生還在找林卿，白月說，你有病，就去看他，他不會收你錢。

28

林飽飽叫宋香做大媽，有時叫阿大。叫老醫生做大伯，有時又叫大阿爸。阿大愈來愈不行，叫也聽不清楚，吃也吃不下，說睡，每早三點鐘就醒過來，看天光。大阿爸也不行，還要到樓下士多買麵包，早上十時上去，林卿叫飽飽，你去看看大伯，一個早上打電話都不見他。飽飽去到藍塘道，十二時，見她大伯還未走到士多門口，走一步，沒一公分。飽飽說，你走到晚上才到士多，人家正好關門。林卿一直不肯搬到老醫生那裏去住，又不是他甚麼

人，她說。老醫生怕死，兒女都搬走，光他一個，和老工人和姐。老醫生感冒，發點熱，一味哭，和姐就找你婆婆林卿。你婆婆林卿，收了工，到老醫生房間，打開衣服。老醫生一見你婆婆又哭。你婆婆快六十歲了，奶子還飽飽滿滿，一按老醫生的頭，老醫生含着奶，眼淚就漸乾，在你婆婆林卿懷中睡去。你婆婆林卿還說，又不是他甚麼人，也不要他甚麼。房子我不要，待我歸老，留給我女儿林飽飽。康樂園關了門，你婆婆還在上海街超記洗杯碟刀叉。你還記得我說，我不要再做填房。自己賺錢自己吃，吃飽飽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要煩人，這就好，飽飽你聽到了沒有。

唉你婆婆林卿，死時自己洗頭髮，梳好頭，自己換衣服，護士說的，你婆婆好靜，肚前大血瘤，自己洗乾淨，甚麼人都沒有叫，到天亮，才知道她死了。矮婆仔，死完一個又一個，她還不死，成百歲了，聲音呱呱響，似烏鴉，臉長長，幾乎跌在地上，那有外嫁女葬回娘家之理，他們不會讓你婆婆林卿葬回去。她不會回飛鵝山，阿母說，不會回飛鵝山。你母林飽飽替你婆婆林卿抹身，好多男人在她身上得到安慰，她雙乳爛得似冬瓜，陰唇裂開。

是你婆婆林卿葬阿叔。你婆婆還恨他，收阿叔的骨頭拿去煲湯，也難爲你婆婆阿叔。你婆婆阿母張玉賣他，就他一個人知道，他看到，他死了還不說。你婆婆阿爸林白，爬契弟，爬那個劉月清，從來沒碰過你婆婆阿母。你婆婆阿母，知他看到，便賣他。想不到賣他二十

幾年，他居然回來，又買田買屋。劉月清給你婆婆阿爸林白爬，一屁股血，給阿哥知道，就上吊。劉月清阿哥，幾十年了，死之前，才說。那時個個都死了，成村人才知道，你婆婆林卿，是野種。

野種也好，正種也好，林卿養阿母，葬阿父葬阿叔，你母林飽飽說，她要葬回去。你婆婆林卿上山那一天，好熱，百年來香港從來沒有那麼熱。

阿二嫂，護理院睡在宋香旁邊，最怕死。入醫院那一天，死拉着床，不肯放，扯到整張床離地，救護員成身汗。我才不怕死。你婆婆宋香說。早死早着。你婆婆林卿問，睡着前邊那個呢，叫甚麼名字。宋香說，我不知道她叫甚麼名字，我叫她宋香。她跛，吃薯片都要餵，甚麼都叫我做，成天叫宋香宋香，有姑娘她又不叫，怕姑娘罵她。她成天叫我，宋香宋香，我就叫她做宋香。我說宋香，你要死快點死。阿二嫂去了，昨天去，九十歲，還想怎麼樣。你婆婆林卿，給宋香削龍眼，說你婆婆宋香，多吃，可以睡就睡，可以吃就吃。你婆婆宋香，吃龍眼，吃得一身都是龍眼汁。那死鬼阿月仔，最喜歡吃龍眼。是呀，你婆婆林卿笑，我在留產所，他上來等，說買龍眼給我吃，等到我，一袋龍眼，光得穀。那死鬼，你走後就成天唉聲嘆氣。十幾年了，都死了十幾年。我現在都不比從前，不能做了，怕不能再去洗碗，成天打爛碗，老闆都沒說我。你還做甚麼做，阿卿，服侍一下老醫生，當拿人工。嘿

嘿那老鬼，成八十歲了，都不行，還摸手摸腳，都不准我穿衣服。哎呀你看你，牙都掉了，好似個爛冬瓜，還不准你穿衣服。你怎知，我阿女都話我，人家就四十眼濕濕，五十没人要，六十食得唔做得，七十棺材平，我阿母四十扮龍鳳，五十穿花鞋，六十髮烏眼又靈，七十阿公金瓜抱滿懷，老醫生眼又矇耳又聾，他還要在我胸前亂摸。你正八婆，你婆婆宋香，伸手去摸林卿的大奶子，林卿縮，你兩個婆婆，七十幾，六十幾歲，格格笑着，宋香一副假牙，跌了地，林卿摸着摸，戴着老花眼鏡，都摸不清，摸着一隻腳，以為是宋香腳，還拉她，拉了出來，半隻腳，原來是隔床二嫂的，假腳。

過幾天宋香便死了。

宋香說，我第一次見林卿，她頭髮好長，好密。

29

她十八歲。我找到上永星里，我說我是他老婆，你不要跟他行。阿月仔，他逢人都說我死了。我扭着她，追她幾條街罵她，她走。娶那天我也不知道。她同樓說，問我有沒一杯大婆茶，我說我怎知。我背着天悅，到永星里，她在永星里。我執着她頭髮，按她下地。我男人替她搨涼，猛問她，痛也不痛。我男人反扣我對手。我表妹來，拿一支簪刺他，他痛便放

開。表妹說，不要扭斷宋香的手，放開。妾侍便走。煙仔婆，阿卿的同屋住，講着又望我，講着又望我。我問，你講我甚麼，她說，說甚麼，說你喝了多少杯大婆茶。讓林卿她咬了我一口，好痛，現在還有牙齒印。

天悅叫阿爸。妾侍趕天悅走。我問，你做甚麼哭，阿爸打你。她說，不是，細媽趕我走。我去找她，我先打她一巴掌。我男人夾在中間，他誰也不幫，他幫我又不是，幫阿卿又不是。妾侍扯我褲，她咬我手，咬到我，成手血，鬼佬問我要不要告，我說不告。後來打三針，就好了。

覺得痛，好害怕，但又一定會這樣。阿叔進來，我就知道。我沒想過其他。第二天在屋前見到他，我還叫他，阿叔，他哼一聲做應，好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。我還覺得痛。我阿母，她不問，不說。我也沒想過說。矮婆仔說，阿卿，都是命。鬼叫你，長得靚，奶又大，十一歲，已經圓鼓鼓，村裏面幾多阿叔阿伯看着你，你還不知道，還以為好得意。

我還記得，肚痾，汪寶林剛開張，我還記得，八月二十六，肚痾。為甚麼你不回來睡，他說我在汪寶林飲醉酒，原來他娶妾侍，第二晚才回來。後來一套底衫褲都拿清，我家沒一套男人衫，連族譜都拿走。我說告他，我母說，告甚麼。那時說不能娶兩個老婆。他說我是契家婆，對仔女不是他的。他又說我死。他說我說你死麼，我說阿卿死。我說可憐阿卿還不

知，你這樣待她。

阿卿，她長得好靚。我還有她的照片。我男人替她和姊妹照，只映阿卿，不映姊妹。那姊妹，是舞女，有隻手，搭着阿卿肩頭。阿卿本來有條辮，後來剪了。影了一打，我没扔她的照片。幾好的這妾侍，我病，不能洗衫，她拿叉燒飯給我吃，又幫我洗衫又幫我熨。

她好聽我老公話。我真傻。阿叔這樣，家公又這樣。想又沒想，女人就是這樣，沒話說，這是命。幾十年了，應該覺得很驚，但不很驚，過年時宰雞會想起，一開槍。阿叔骨頭煲湯，我說，阿母，你喝這湯，她照喝，我嫌不好喝，倒掉。你爲甚麼要賣我。好幾次都想殺掉我阿母，很容易，她又盲，比宰雞還容易。她看到，她明白。她說，冤枉，阿卿，你是花針跌落黃草隙，身不由主呀。我煮到山埃粥，阿彪教我，其實阿彪對我都幾好，他不過不想跟我長久。我叫阿母，阿母，你喝。盲阿母，她知道，她嘆一聲，摸到自己床底，摸到金戒指，給我說阿卿，你拿着，賺多點錢，找個可靠人，有好有錢不要給人知，自己靜靜買房買屋，男人不要騎着他，心精自己知，就拿山埃粥吃，邊吃邊流淚。我把粥打翻，阿月仔說，你盲阿母有阿母困難。我捏着阿月仔頸，都是我傻，我其實想捏死他。他進集中營我就找阿彪。那晚我男人回來睡。我去打麻將，表叔說送我回家，我說不好，在這裏睡，我開帆布床，我才一睡，我死佬喊我。表叔說，有人叫你，說是你老公。他說我和叔公睡同一張

床。我說你不捉，捉姦在床嘛。我怎像你阿卿。我同我老公打架，我捏死他，扯斷他，扯他不到，扯到他褲，扯破他褲襠。我走回來，半夜，兩個孩子都睡了。所以他死，我說，我死先你就好，你死早過我，我香都沒有，一柱燒給你。真的沒有，真的沒有。我好像客人坐在那裏，我穿着普通衣服，坐在那裏，沒戴孝。天悅天喜都穿孝服跪，我燒冥錢，燒一點，他說燒這麼少，我說，就燒這麼多。堂倌說，燒這麼少。我說我不燒。時常想，幾時最後一次見他。如果沒有阿彪，就不可以把阿月仔斷了，我心，很掛。最後一次，都不知道是最後一次，平日一樣，吃飯，他看報紙，聽收音機，吃完飯我給他洗完腳，他還說要出去，去打牌。去了就給拉了入集中營。最後一次，在街上撞見他，他用摺凳猛毆阿彪，我用鞋跟打他。都看不清楚他的樣子，後來一塊兩塊，我生完飽飽，一直流血，我知道阿彪去問他拿錢，錢沒記認，用起來，都不覺得是他的。

阿卿比我小九歲，六十幾了。她大肚走，剛好十年。第二年就搬到永星里，她十九歲，天悅天喜叫她細媽。孩子狗仔一樣，生那個林盈，濕濕的，死了。很想跟阿月仔生一個，成兩年，都沒有。她上來拿飯給我吃，在我處睡，午夜三時又起來替我洗衣服。我在二號，落街收洋貨店和布店衣服，又幫馬寶山洗衣服，上街賣餅乾，我和舅父小弟。事頭婆很肥，衫好大，老公說，十元一個月，隔日洗，洗了一個月我不洗了，我嫌馬寶山衣服多，又洗床

單，我計計我虧本，我不洗，拿衣服，驗屍一樣驗，又說我没熨，又說不乾淨，我就不洗，我說我就是這樣熨。

在永星里信興義，我使個駝背仔，跟着尾。我男人好精，我使駝背仔，他以爲是狗，不知他是人。原來他在永星里，信興義，二樓，我表姐對面。駝背仔看到他脫衣服。他落街，左望右望，怕我跟上，打她。在我表姊處看到，我說打他，我表姊說不好。我表姊，打個老公，後來離了婚。阿樹哥在金邊開店，我表姊十六歲嫁他。表姊都死了，是我老母外家的。我小時，好多親戚，五個房五張床，我婆婆，四姊妹，四張床位，全住。第二個舅公，食鴉片煙，住尾二床位，頭床位阿婆住，二床位，我大姨婆住，四姊妹。翻頭婆，老舉婆，我還記得，打大風下大雨，翻頭婆在唱歌，一聲一聲，哭得好遠好遠。老舉婆賣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後這次賣得長久些。如果我不走，上海街可一直住，我結了婚一個月，住到日本仔來，住到我老母死，住到我在文明里二號租一個房，因爲我生個女，癱了。

頭會轉，身不能動，一個頂住，一個餵飯，拿根火柴都拿不動，後來喝了五支老鼠仔酒。我痲血，日日屙半痰桶，痲到臉像白瓜一樣，我老母說，不理你，生好死好，沒吃食，就沒屙，全身的血都像流盡，我說阿彪我死了，你要養大飽飽，給她吃好。阿彪走了我亦不想，老醫生給我好多好藥，握着我的手。我說，你的好意，我心領了。但求其後平平安安。

安，兒女好好長大，一世人。我叫老頭送入院，老頭說，入院幾天就埋尾。我打橫行，我男人在九龍塘做看更，車幾多米，不讓我知，我說你告我都不怕，他看倉，他偷米，我姨又問你阿月仔爲甚麼不拿當歸，實情他拿了，叫弟拿走，不給我知。

阿月仔兩個弟弟都死了，五兄弟，死剩他一個，一個當十九路軍，一個收米，收米就死了。我男人求簽，求包公，他說他理應死了，我說你不死你做一件好事。我老母同我去，再求，我男人有沒好事做，包公說我男人，你不死，你傷殘。兩個手足死，第四叔，收米收米，就死了。我男人在九龍倉，偷東西給小弟，怕我罵。日本仔來，我男人車兩袋米，我老母拿枕頭袋一袋米，給聯合阿萍，她老頭在澳門不能回來，她幾姊妹沒吃，我老母拿米給她們吃。

我怒我老公，不怒那妾侍。趁我不在，全部底衫褲拿走，我在文明里，妾侍在永星里。永星里那一條臭雞，差佬說，男人拉了去集中營，說他黑社會，永星里想見你老公，我不給她見。我憎我老公，妾侍想見老公就不行。兄弟知道，要打，兩個都要打，打林卿又打我老公。那死人頭不時間我男人拿錢借錢，那個阿彪，本來行船，沒船行上岸在集中營修水喉。林卿說想見阿月仔，那阿彪說，可以幫她，誰知幫她幫到上床。天悅說，哥哥睡外面，媽在中間，我在裏面。男人就打我女天悅，打到仁記伯報差館。阿月仔集中營回來找林盈，林卿

個養女。我說，你去師姑庵找。林盈她親生老母去了師姑庵，阿月仔說沒孩子，就拿回來，後來給拐人婆拐。妾侍和阿月仔生到一個林盈，三個月就死，又拿一個林盈，林卿勾佬勾到個阿彪，生了個女，叫林飽飽，那年林卿二十八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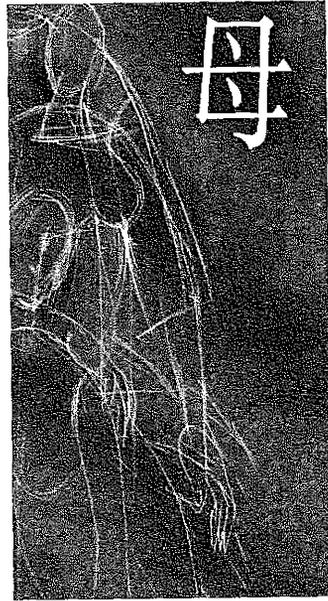
捱到六十八歲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。當時不覺得怎樣，一天很快又過一天，也不知有沒有得吃，有得吃又怕命不長，又怕活不下。事後想起，老醫生中風之後就很怕死，你醫生來的呀，心一痛當頭，他拉着我，拉得緊一緊，又不肯見光，一見光就說瞳孔小人收縮，就會死，房間黑墨墨，原來我甚麼都不怕，拉開窗簾說，又不見你死，快來打針量血壓。要死不能拖，要活有得你捱。一個人出來，能活就活，可以做就做，有手有腳。那天從飛鵝山走出來，剛天黑，九龍好多燈，好亮，好美麗。我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美麗的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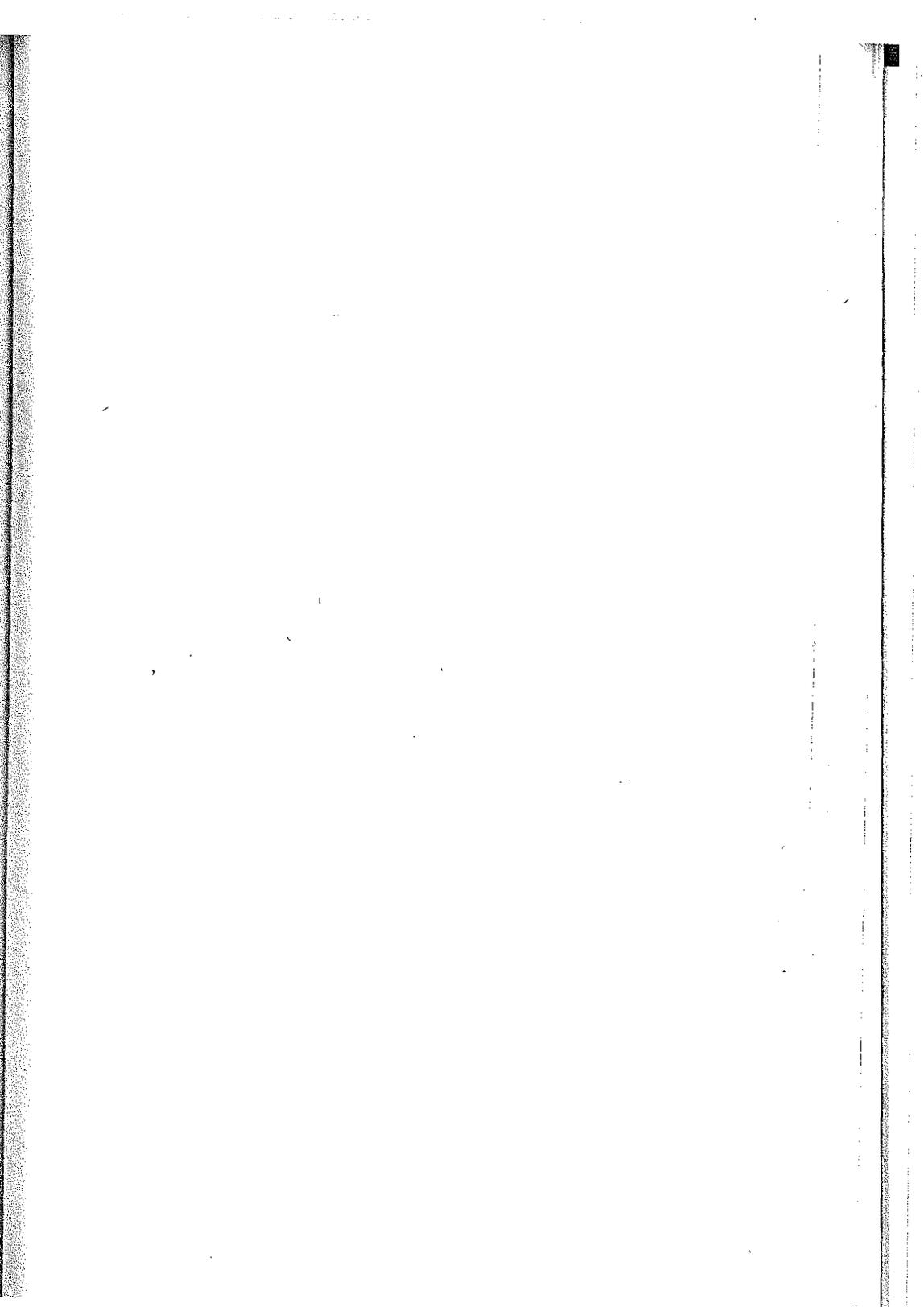
我民國八年，我老公民國七年生。我老頭有條辮，生一頭蟲，後來剪髮，民國剪了辮就剪髮，他說他一條辮，沒幾條頭髮。剪到成街都是辮，一籬籬。才幾歲，我老頭死老頭老母，我阿姑給人養，打到鬼一樣，讓火鉗燙我姑，我老頭都說，好淒涼，長一條辮子，翹翹的去做工。我死去阿弟阿未似我老頭，我老頭從管箕灣找我阿姨，去求碗飯吃。我姨盛一碗新鮮飯給我老頭吃，她嫂搶回，要給他一碗冷飯，他不吃，就走了。我弟本來不肯走，我老母撐不住了，餓到我弟都不會行，我妹說，我給人吧，去東莞，去惠州。販人婆說，我不

帶，我不得閒，我下個星期才去，怎知道，下一個星期就和平。我妹死了，我弟又死，隔一年死一個，我妹死時四十一，我弟又是四十一。

我

母





和平那一天，你母彩鳳和阿姨，還不知日本人走了，照舊到空地賣椰子，你母彩鳳好大力，可以背好大袋椰子，那椰子和你母彩鳳一樣高，和平後彩鳳就到廠裏做工人，一做做了四十六年。

日本仔來本來好肚餓，後來跟阿姨就有得吃，有麵包，有蕃薯。

走共產黨那一年，彩鳳阿姨二十二歲，死了。

彩鳳阿姨和你阿母彩鳳，到五金廠去打工，你阿母彩鳳，做廠一做做了四十六年，彩鳳阿姨，做了四年，人家走共產黨，她在閣樓樓梯，趕返工，早上返七點，七點鐘才醒過來，你母彩鳳在露台擦牙，彩鳳阿姨趕着從閣仔下樓梯，一跳，跳下來，動也不動，彩鳳阿母，日本人來了以後，就躲在樓梯床下底，動也不敢動，日本人走了，她不信，還是不敢出來，只敢叫她妹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是不是死了，彩鳳阿姨沒答。

彩鳳阿姨，阿姨丈，是個大天二撈家，和平以後撈到間雜貨店，叫彩鳳阿姨打理。阿姨丈在鵝頸橋後巷開大檔，開大細，你母彩鳳和彩鳳阿姨去過，找阿姨丈，大檔好多人，好大煙，好似火燭，吊着幾盞燈。

你母彩鳳阿姨住在你母家，一跳跳下來，趕返工，返工返早上七點，彩鳳阿姨七點才醒來。彩鳳阿姨頭攔在樓梯上，動也不動，手手腳腳，一橫一橫，都是傷痕，朱紅色的，火鉗鉗的，還未復好。

你母彩鳳叫她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是不是死了，我阿母問你，你是不是死了，彩鳳阿姨沒答。

彩鳳阿姨有時在你母彩鳳家，有時在阿姨丈家。火鉗鉗着，鐵椅打穿了頭，一頭血，彩鳳阿姨就回娘家，彩鳳婆婆，一頭香爐灰倒在彩鳳阿姨頭上止血，彩鳳阿姨不哭，彩鳳婆婆一邊哭一邊說她，阿女，阿女，你認命吧。

彩鳳阿母，見到你母阿姨丈來，嚇到躲在床下底，彩鳳阿姨不哭，彩鳳阿母哭。

你隻臭鷄。你母阿姨丈，一把揪着彩鳳阿姨頭髮，一直拖，拖着她下樓梯，呼，呼，拖到一條斷斷續續的血痕。

你母彩鳳，跟着那條淡淡的血痕，走到樓下街角陳記處，血痕就沒有了。

那陳記，見到你母彩鳳，站在路邊，便招她，彩鳳，好可憐呀彩鳳，就給她兩片梳打餅夾麥芽糖。你母彩鳳，大了就很不喜歡吃梳打餅夾麥芽糖，說麥芽糖，好苦。

彩鳳婆婆，和平後幾年就死了，吃飽都沒幾年，餓足一世。

你母彩鳳，開始在五金廠，又做過玻璃廠，做紗廠，做廠一做做了四十六年。本來想去開達做塑膠。在開達做，有三元一日，有雙糧，包兩餐。去考開達，要看你母長得美不美。你母彩鳳，樣貌不美，口好密。問你母彩鳳幾多歲，你母借兒童身份證，報大四歲，說十六，其實只得十二。問你母彩鳳，日本仔走時你幾歲，你母答，十二，其實只得八歲。問你母彩鳳，你多高，你母彩鳳答，五呎一吋。問你母彩鳳，你去年幾高，你母答，五呎。問，你還會不會長高，你母彩鳳答，不會吧，我已經十六歲。

再看你母手指，尖不尖。看你母眼睛，清不清。叫你母彩鳳站起來，脫掉鞋子，量高。你母彩鳳，只得四呎九吋高。再問你母彩鳳，幾多歲，你母彩鳳說，十六歲。

你母彩鳳，口好密，樣貌不美。做塑膠廠，好新潮，要十六歲，長得美。

彩鳳阿姨，已經十八歲，兩手尖尖，又長得美，眼大大，和平後沒賣東西，去了開達做，就介紹你母彩鳳入廠。

五金廠人工最低，你母彩鳳，陳記個女介紹去北角永明做，一元一日，早上返七點，放五點，做錶帶，天天上班，一年只放端午、清明、八月十五、過冬、過年、五一勞動節，天

天上班，好開心。

放工就去學唱歌，呢咩花梳啦次，唱「打回老東北去……打倒日本帝國……他殺我同胞強搶我們大地……可恨可恨」，唱得好大聲，好像真可恨，但日本人已經走了，好幾年。

去過一次舞會，聖誕節，你母彩鳳表姊帶她去，表姊說，跑馬地山光道的舞會，可以識到高級人，有差人，有聖約翰救傷隊，有政府文員。表姊帶你母彩鳳去，叫你母彩鳳穿一條裙，你母彩鳳就剪了一匹蘋果花布，去做了一條西裙。表姊教你母彩鳳，人家請你跳舞，你就跳，不要說自己做五金廠，說自己是英華女校女學生。你母彩鳳很急，不知道怎樣告訴人自己是女學生。燈一關，原來黑漆漆，摸來摸去的跳舞，你母彩鳳縮在廁所門口，有人開門出來便懼了進去，躲了不知多久，有人敲門，你母彩鳳一開門便開大門走了。

街上好亮，是下午。

你母彩鳳表姊就罵她，人又矮，又不肯穿高跟鞋。

要轉廠時你母彩鳳甚麼都沒有說。她叫陳記女兒、表姊、阿姨、帶好、來弟給她介紹，她一定要轉廠，愈快愈好，最好立刻。她沒說為甚麼。

你母彩鳳，人好矮，又不說話。

3

和平後兩年玉桂出生，本來住在九龍城南角道，你姑母玉桂阿爸，返潮州走水貨，走私煙私酒，共產黨來玉桂阿爸就窮了，走共產黨，阿爸雙腳浸在池塘，二日二夜，浸到腳都壞了，玉桂弟出生那年，阿爸腳軟，成年站不起來，不能行，於是搬到海防道近廣東道，一家人住一張大床位。

窮到晚晚點火水燈點到十二點。你姑母玉桂，五歲，和玉桂阿母趕貨，打納，做繩結紐，弟弟和阿爸在睡，晚頭好涼，好大風。

露台圍牆比你姑母玉桂要高。你姑母玉桂，趕完貨，阿母給她幾塊淮鹽餅乾，一杯暖牛奶，好涼，午夜一時，你姑母玉桂，擔一張小凳，站在上面，對着兵房，你姑母玉桂喜歡在露台看鬼佬。

早上就到海防道街邊開工打納，繡花。才五歲，你姑母玉桂，睡得很少，有兩個紫藍的黑眼圈，舞女似的。有時過去加拿芬道那邊開工，一路都是打納繡花的女孩，玉桂最小，好多人疼她，很開心。

水兵和人力車夫都很喜歡你姑母玉桂。好美呀，鬼佬走過就捏她的臉。她的臉藍藍紫

紫，小舞女似的。好黑好黑的水兵，抱着玉桂和她的繡花片，拍照，給她一毫子。

一毫子一毫子的儲起來，去剪三尺大紅花布，給阿母做一套衫，給自己做一套。二元五一套花衫褲，沒收她人工，光頭仔告訴她。

光頭仔學師，學做西裝，自己偷偷做女裝。他天天行過，買個豬仔包給你姑母玉桂吃。我將來大了，要做舞女。玉桂喜孜孜的告訴她母。阿母一巴掌打到玉桂頭暈。

他們都這樣說。你母玉桂搓着眼睛哭。他們都說我像舞女。連光頭仔都這樣說。他還說，要捧紅我。

玉桂阿母不准玉桂到街上開工。玉桂阿爸，一拐一拐的出去賣甘草梅，甘草欖，阿母去廠接錶帶回家做。去了一整天，甚麼都沒接回來，阿弟在床角落大哭，原來發熱，又肚餓。

你姑母玉桂，自己又到街上開工，玉桂阿母沒敢叫她不要。
你姑母玉桂，在海防道繡花，一直做到九歲。

九歲那一年，玉桂阿母又不准玉桂出街。街上好靜，沒有人，連鬼佬都走了。玉桂阿爸，連夜執行李，叫玉桂早點睡，要帶她回鄉下。後來又沒去。

從五歲到九歲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你姑母玉桂覺得，好快。她說要去讀書，她要認字。玉桂阿母說，女仔人家，識甚麼字，你去打住家工。

4

那一年雙十節，你姑母玉桂見到四處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有人燒旗。

光頭仔在樓下走過，拿着一件衣服，給槍指着，一直走一直給槍指着。你姑母玉桂和阿弟在露台坐着看。光頭仔，玉桂低低的叫他，但他聽不見，給槍指着，臉青青的走了。

好靜。光頭仔走過後，街上好靜。你姑母玉桂，第一次見到坦克車。

阿弟。你姑母玉桂拉着阿弟，你父她阿弟，打仗了。你姑母玉桂說，打仗了，就會有滿地死屍，很多人餓死，鬼佬會找花姑娘。阿弟問她，你怎知道。你姑母玉桂說，我知道。她抬起頭說，我就是花姑娘。沒仗打我是舞女，有仗打我就是花姑娘。玉桂阿母，聽到了，又是一巴掌攔她。你姑母玉桂，這一次，沒有哭，拉着阿弟，叫：你看。

一排一排藍灰色的，甚麼怪車，好像坦克，但有輪的，經過。阿弟說，這是裝甲車。你姑母玉桂問，你怎麼知道。

好多年後，一直到好多年後，你或許還記得，你姑母玉桂看電視見到北京的坦克和裝甲車，她叫，阿弟，阿弟。你父當時不在，或許去了開工。這一次她流了眼淚。兩件事情，相隔三十多年。

戒嚴了，玉桂阿母說，你不要出去，你出去，會給槍斃。鬼佬會槍斃你，國民黨會槍斃你。

戒嚴時期，好黑。

一群青年哥哥經過，經過停泊的私家車，沒插青天白日旗的，一輛一輛，呼呼的全打爛，有插旗的，沒事。

玉桂阿弟說，這是甚麼旗，這旗真神奇。你姑母玉桂已經九歲，知道很多，高聲告訴她弟：這是國民黨旗。

第二天吧，才見到一隊差人經過，有個西人，抬頭見到你姑母玉桂在露台看，就用廣東話跟她說，妹妹，你回屋裏去，外面好危險，玉桂見到，鬼佬肩上揹着一支，好大好大的黑槍。

那一年，玉桂九歲，玉桂阿母不肯給她讀書，玉桂阿爸偷偷給她五元，去潮州商會小學報讀一年級，讀了半個學期，阿爸沒錢，就開始入廠做，在旺角小型廠，做電燈膽。讀了半個學期，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上大人孔乙己，先生告知，那一年，一九五六年，不是打仗，是暴動。

5

十一姊妹，你母金好最大。人人話走就走，說難搵食，和平後走上大陸，你母金好，和平前一年在香港出生，只記得六歲那一年，和阿爸，阿媽，兩個妹，阿爸揸一個阿媽揸一個，她揸兩張爛棉被，一個煲，還有一袋絲綢衫，又從大陸海豐鄉下走來香港，很多人。

好多人，你母金好和阿母阿爸，揸一個妹抱一個妹，又有被又有煲，給人推上火車卡，火車上豬多過人，你母金好阿爸說，走得就走，共產黨來，豬車都要上。

在豬車上，不敢睡，不敢動，棉被銅煲你母金好抱到實一實，怕豬來咬，怕人來搶。

火車從廣州去到香港，一直没有停，一邊是豬，一邊是人，豬很臭，人很吵。豬沒有人那麼吵。到了尖沙嘴，豬就很吵。金好阿母說，豬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要給人吃，所以很吵。

你母金好從車卡望出來，一半是豬，一半是海。嘩，原來香港好靚，咁靚。

咁靚，你母金好一家，不會走，一推一拉，一袋一抽，從尖沙嘴坐一毫子小輪去香港。金好阿母阿爸坐一毫子小輪過海，金好和兩個阿妹就爬過收錢閘口，不付錢。

你母金好一家都不會行，行到天黑，才到堅尼地道，找到你母金好阿爸姑媽。姑媽開門，說，我們都是一家五口住一張床位，沒地方，不如你們到冷巷去住，那裏好大好涼快。

金好阿母說，金好，我們乞食睡街了。在太源街後巷，用帆布搭了一間屋，沒水就去男廁搭水，睡地上，有兩張大棉被從鄉下帶來的，好暖好舒服。日間拆，晚上搭，你母金好阿媽去做泥工，阿爸和你母金好，去賣生果。

我們乞食，做乞兒。你母金好阿爸教金好說。兩父女在太源街賣生果，時常給人拉，拉到金好就說，我們乞食，做乞兒，沒得吃，又有三個妹，連奶都沒得吃。

你母金好聲好大，連坐堂幫辦都怕了她。我們乞食，做乞兒。有個西人坐堂幫辦，見到金好聲大大，鬼佬微微笑，說，從來沒見過乞食的還那麼惡，聲那麼大。

鬼佬幫辦就給她鮮奶麵包，罰你母金好五元擔保。你母金好，鮮奶麵包收在懷裏，不吃，拿回去後巷，給阿母吃，三個妹妹吃。

你母金好阿爸，好爛賭，一開檔就不見人影，只剩下你母金好在賣生果，好靚甜橙，金好阿爸輸光了，就回來，翻她的圍裙，一個仙都拿走，害得你母金好都沒錢找給人，你母金好就逼人，多買幾隻橙。

收到告票，就要到花園道十號上庭，罰一元。你阿母金好，連一元都沒有，上庭見到羅顯聖法官，半唐番，她就用粗口罵他，你成日拉鳩我，我食屎呀。羅顯聖法官，自從老婆給電車輾死後，人就變得很好，問你母金好，這你想怎麼樣。你母金好說，我想讀書。

羅顯聖法官，半唐番，替你母金好申請一個小販牌，以後名正言順賣生果，不用給警察拉。你母金好說，牌給我阿爸，我要嫁人，我不要牌。你母金好九歲，女王登基，不知她甚麼女王，好多人在修頓球場排隊，你母金好不知排甚麼隊，人排她又排，她以為拿兒童身份證，拿了兒童身份證，可以去讀書。排到她，原來有維他奶送，有銀杯送，杯上有皇夫，有膠杯派，膠杯有女王頭，銀杯後來就給人偷了，膠杯就爛。排完隊拿杯，到爛地拿身份證。

唉你母金好阿母，三年兩個，搵一個，抱一個，你母金好圍裙裝書，沒客就拿書出來讀，要考試時金好阿母就偏偏要生，生來生去，你母金好阿爸罵，都是女，蝕本貨。金好讀一年級，讀兩個月，阿母生女，要幫手帶妹，又沒去上學，讀到十三四歲，還讀二年級，一年級讀了兩年，二年級又讀兩年。你母金好阿母說，你讀書不成，又男人婆，不要在街上賣生果了，成天講粗口，你早晚在街上給人吃了你隻處女豬，你去工廠做工吧，女兒家做工廠，文靜些。

跟人借一對高跟履，七毫一雙的高跟履，你穿入去見工，見完工出來，我穿入去見工，幼跟履五毫一雙，幾個人穿一雙履。做製衣廠，上海佬那裏，二元日，那裏可以近衣車，不

過做雜工，甚麼都做，做裁床，搬衫，跟車位執衫，掃地，包裝，早上六時坐第一班船去文華樓，人人茶樓近海傍處返工。上海佬，和他老太婆，好看得起你母金好，說她手又快又密，時常叫她加班，早上八時做到夜晚十二點，有工半兩工，一個月賺大錢，賺差不多一百五十元，賺到錢，聲就大，你母金好阿爸，拿到錢去賭字花，賭番攤，魚蝦蟹，又不去開檔賣生果，後巷一箱箱鴨梨攔着爛。你母金好，收工回家吃飯，拉着臉，說，阿爸，不是我說你。

也沒多話，就一桌子給翻了，叫阿母，我給你買叉燒，出街吃。

做到咳咳嗽，日又咳，夜又咳，你母金好阿母，給金好吃川貝枇杷，你母金好，日開工，夜開工，一邊開工一邊咳，上海佬說，伊去看醫生，伊不看醫生，惹到我娘都咳。

去防癆會看醫生，醫生好人，給她好多藥。好多藥，大大粒，糖一樣，說肺病。你母金好都不敢說肺病，只說自己，百日咳。

開工開到十二點，坐嘩啦嘩啦，過海。海好黑。嘩啦嘩啦搖搖晃，坐在旁邊那個阿伯，聽得她咳咳嗽，就坐到船尾去。

你母金好，覺得好辛苦，伏在船邊，就嘔。

金好阿母，生完又生，生完又生，都是女，你母金好阿爸，死都要追，要追個仔，傳香

燈。金好阿母，屙蛋一樣，一個又一個，十一姊妹，鬼叫你阿母金好最大。

7

你母銀枝，和老鼠一同出世。和平後一樣食野草，你母銀枝阿母，本來替日本人車軍服，軍服口袋破了，軍褲扯爛，就叫銀枝阿母車。車軍服，每日有六兩米，銀枝阿母說的。和平以後銀枝阿母就沒軍服車，要食野草，食矮瓜苗，毛茸茸滑漉漉。銀枝阿母大肚，沒錢去留產所，就在青山道閣樓床位生，床上底有隻大老鼠，吱吱叫，銀枝阿母生時她又生，阿母生銀枝，老鼠母生十幾隻粉紅老鼠。銀枝阿母生銀枝，自己起來收拾胎盤，叫銀枝阿爸洗乾淨銀枝，用黑布褲，好闊黑布褲將銀枝包好，放在床上。銀枝阿母，一棉被，包住老鼠木蟲，用帆布床棍狂打。阿母說你母銀枝，你和老鼠一同出世，十幾隻老鼠仔連老鼠母，給我打到血肉模糊，噴到我，手都紅。

銀枝出生後銀枝阿爸就去賣粥，賣剩粥，加麵包糠，麵包皮就煲糖水，一家人都有得吃。

後來搬到蘇屋村新舞台屋仔住了一會，銀枝阿弟出生就搬到大坑東。

你母帶喜，出生時就同死屍睡覺。在廣華醫院，帶喜她母，腳一踏入醫院，胎就出，帶

喜她母，一抽抽着褲頭帶，夾住腿，胎還照出，護士就罵帶喜她母，忍一忍都忍不住。帶喜她母忍不住，血一直流，無法忍，流血不止，廣華醫院，好多死屍，到處放，帶喜無父無母，跟阿哥，帶喜大哥九歲跟汽水車送貨，二哥在花墟坑渠邊賣大哥偷回來的屈臣氏汽水，賣一毛一樽，阿哥去到醫院，帶喜她母已經死了，你母帶喜哇哇大哭，已經洗乾淨，放在床仔上，隔鄰就是死屍。

你母帶喜，無父無母。帶喜阿爸，日本仔時日捱夜捱，沒得吃又去做泥工，都不死，一和平，扁血，又紅又白，扁了幾扁，就死了，帶喜阿母，懷着你母帶喜，肚已經七個月，還不大，瘦瘦的，未嫁一樣。

無父無母，你母帶喜跟阿哥，七個人睡一張床，住花墟道一號二樓，床上有四個人你母帶喜不識，還經常換人。

話說跟阿哥，你母帶喜，成天都不見阿哥，帶喜自己隨街玩，騎樓底，玩汽水蓋，畫紙，去大坑渠溜滑梯，阿哥返來便有得吃，阿哥不返便沒得吃，三歲就自己在大坑渠洗澡，好開心，玩肥皂，塗塗塗，洗一個澡從下午洗到天黑，七歲才第一次擦牙，牙好黃，好臭，頭髮長了自己剪，四歲就幫小朋友剪頭髮，一直穿阿哥舊衣服，到人製衣廠車衣你母帶喜才知道原來衣服有分男女裝。

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同年。你母銀枝，在大坑東天台小學，讀一年級，銀枝阿爸給人拉去警署。日光日白，街上男人都不見了，樓下給人放火燒。你母銀枝和兩個阿弟，都不會驚，見到好多十字車，三個偷落街，追着十字車，嗚打嗚打叫。落到街，好多人，在走廊扔東西下來，舊木箱又有，舊報紙又有，死狗又有，屎又有，尿又有，一包包，好臭。你母銀枝，十歲了，一包屎扔到她腳前她才知道驚，拉着兩個弟，伏在樓梯角叫阿弟不要動，一動警察會拉。

街上好多好多警察，豬一樣嘴。

銀枝阿爸，爛身爛世走回來，粥檔都沒了，只剩一條擔挑，一人門就流成身血。

銀枝阿母，不知幾久，才回來，回來已經變了傻婆。

阿母成天好驚，驚到震震震，睡到半夜又大叫，給包租婆趕走，你母銀枝、兩個阿弟，阿爸阿母，就搬到洗衣街，一樣住床位。

你去學一樣手藝，銀枝阿爸說，貼紙袋，車恤衫，釘鞋面珠仔，紡紗，你揀，學一樣手藝，銀枝阿爸叫她。你母銀枝，見到阿母，震呀震，你母銀枝不敢說，想讀書，就說，學車

衫。

銀枝阿爸都去學手藝，做三行，起釘。銀枝阿母，變了傻婆，人家不知，銀枝阿母一樣去冰室，洗碗。

你母銀枝去新馬學車衣，學師費，每個月一百元，買車，一百元，自己要帶剪刀、車頭梳仔、車頭馬蹄，斷針要賠，梳仔按金十五元。

你母帶喜，十二歲人新馬之前，已經做過地氈廠、煙仔廠、拾汽水管、洗衫、賣紙紮。去新馬見工，報十八歲，話做過好多行。帶喜頭髮短短，聲粗粗，穿一件汗衫，一條棉褲，一對黑布鞋，第一日返工，管工以為她是男工，就叫她學車衣領車褲頭。車衣領車褲頭，人工貴，男工才有資格去車。你母帶喜，站着說好呀好，兩腿濕濕，好大汗，又不覺得熱。管工阿慧，見到你母帶喜，褲檔滲紅，才知道，你母帶喜是女工，你母帶喜，矇查查不知甚麼事，血流到地上還照樣行想走，管工阿慧，知你母帶喜不夠十八歲，招你母銀枝來，說，她大姨媽到，你教她。

你母銀枝，傻阿媽教到，一個月一次，大姨媽到，用草紙包着下面，就拖着你母帶喜，到廁所，叫她脫褲子。

你母帶喜，無父無母，跟阿哥，十二歲了，第一次，有人碰她褲頭，嚇得哇哇聲，叫起

來。

9

朝八晚八，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要告假去拿兒童身份證，銀枝帶喜，同年。

給你母帶喜一塊布碎，學車。車爛一塊布，賠一碼，好像欠賭債，你母帶喜，欠廠三十碼布，學成之後再扣。車到手，針斷在食指裏，你母帶喜還不會哭，呆着坐，你母銀枝，叫帶喜忍一忍，就將針拔出來。針拔出來，才流到一手血。

做女工，好賤，你母銀枝說。每隔三幾天就開一晚通宵，通宵完第二天又照車，到晚上兩個都好頭暈，銀枝就給你母帶喜，買兩隻茶葉蛋，補一補。

滿師時，要考，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一齊考。給她們一塊布，自己剪自己做，男裝西裝，成件起。你母銀枝，手尖腳尖，好快就車好。你母帶喜，車來車去還車西裝內袋。管工一轉身，你母銀枝，就將自己那件扔給帶喜，帶喜那件，拿來自己車。

去拿兒童身份證那天，之後去麗宮看了一部戲「野玫瑰之戀」。帶喜第一次看戲，覺得戲院好黑又好光。看完戲走路走回花墟，天黑黑，風涼涼，你母帶喜在你母銀枝身後半步，學着男明星的舞步，帶喜想像自己在拍電影，在戲裏對銀枝說，我愛你，我一生一世都愛

你。

你母銀枝笑起來：我們都要嫁人的。

帶喜說，嫁了人，我還是會愛你。銀枝說，好吧。就拖住了帶喜的手。

兩個人，手仔搖搖。如果世上沒男人，該多好。

兩個人，手拖手，一齊返工，一齊放工，一齊上工會。工會在大南街，上去可以學唱歌，拉手風琴，學國語，有醫療所，認字班，不用錢。五一勞動節放假，跟工會可以去大嶼山旅行，船上有人扭秧歌，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。原來工人好賤，叫做剝削，老闆，叫做資產階級，這樣管工呢，工會的人說不上來，你母帶喜說，管工就是耶穌，她是上帝兒子，扮做人又不是人。工會那李存昱，說，耶穌賣鴉片，麻醉人。

階級意識就是要「團結、勇敢、奮不顧身」「打倒資產階級（即是老闆）」。你母帶喜問，這樣還要不要返工搵食，老闆要加班，加不加。你母銀枝說，加，為甚麼不加，賺到錢就加。

開完通宵，好頭暈。月嬌車斷針，針頭找來找找不到，月嬌按着雙眼，一直流眼水。管工說，沒甚麼事，繼續車。你母銀枝，停了車，說，針頭可能人眼了，送月嬌到伊莉莎白。早上十一時，管工叫你母銀枝看大鐘，這麼早，你叫她走？開工。

你母銀枝，送月嬌到醫院回來，就給炒了。你母帶好，默默的在收拾，兩個人，一齊離開。

銀枝帶好，轉去永勝恤，那裏給人家叫做孖辮女，豆腐婆，左女，兩個月後，又轉去長沙灣同益。同益包伙食，開五個人飯，八個人吃，三毫一餐，銀枝帶好，吃飯吃得好快。

永勝恤也好，同益也好，都一樣，工人好賤，做就有你做，屙都沒得你屙，廁所好污糟，地上一灘屎一灘尿，管工不肯叫人洗，說廁所太乾淨，工人會屙屎，屙好久，男工會在廁所食煙，看報紙。工人有病有痛，你死你事，趕工時你病你死都要你做，沒訂單就即炒。

香港搵食難，但不是爲了找食難，你母銀枝不知怎樣向你母帶喜解釋，她要回大陸去。

你母帶喜說，你回去了，我呢。

你一起去，你母銀枝說。

兩個左女，人家說她們豆腐婆，響應祖國號召，回廣州宇宙製衣廠去建設社會主義中國。工會李存昱帶頭，一共有十六個，男工女工，你母銀枝記得，那時初夏，天氣剛轉熱。約了早上五時半在尖沙嘴火車站鐘樓等，但你母帶喜沒有來。

你母帶喜，無父無母，跟阿哥。兩個阿哥說，你再跟工會攬，腳都打斷你。

10

做電燈膽，試電，燈泡有兩個腳，要包銅，燒焊，有個炭爐，燒着帶電水，你姑母玉桂，九歲就去返工，七時返工，放八點，一日一元，過一分鐘都不給她進廠，做到十一歲上下，有五呎二吋高，騙人十八歲，就轉到五金廠做，有二元四一天，管工阿佳，明知她報小，還要她，五金廠做手電筒，檢查電筒着不着，燈光黃色還是白色，藥水入了眼，你姑母玉桂，自小眼睛藍藍紫紫，她母說她，桃花命，藥水入眼，你姑母玉桂，猛哭猛哭，阿佳揩起她，揩她上去診所看醫生洗眼，你姑母玉桂，好開心，管工阿佳，執着她雙手，問她，你痛不痛，又買汽水，給她喝。

你姑母玉桂覺得，阿佳的背脊，好厚，好實，揩她上樓梯時，貼得她，好緊，好舒服。新管工嚴生返工你姑母玉桂才知道，阿佳不做了。他連辭工不做都沒有告訴她。阿佳不要她。你姑母玉桂，掩着眼睛，覺得雙眼，好痛。

新管工嚴生走來，問她甚麼事，她說，沒事。嚴生說，雙眼有事就不要做了，很多女工，等着來做。

再做一年，十二歲，嚴生跟她說，勞工處查得好緊，我保你不住，給捉到了，廠要罰好

多錢。又說，當初不知爲甚麼會請你。你姑母玉桂本來已經淡忘了阿佳，聽得當初，眼裏泛淚，便說，這樣，你是不是要我走。

第二個是司機阿華，有事無事，在她身邊轉。那時你姑母玉桂，已經轉到伊人恤，學車衣。在土瓜灣木廠街，兩層，有五組人，一組四十人，一個裁床，大廠好難入，人家要給三百元買一個車位車衣，你姑母玉桂一個仙都沒給，給她考人了。

阿華黑黑實實，眼大大，跟你姑母玉桂一樣高。

加班加到半夜，阿華偷偷開車送你姑母玉桂回海防道。玉桂弟也就是你爸，在樓下等你姑母玉桂，見到有個黑鬼，送阿姊回來，阿姊下車黑鬼就開車走，玉桂阿弟說阿姊，啊，你識到男朋友，自己就登登的爬上樓告狀。

你姑母玉桂阿爸，拐呀拐，去賣甘草梅甘草欖，拐呀拐，在門口等你姑母玉桂。玉桂上樓梯，抬頭見到阿爸，影好大，腳好瘦，她站了站，不敢上去。玉桂阿爸，長嘆一聲，說，玉桂，你上來。

玉桂阿爸甚麼都沒有說，你姑母玉桂，撲一聲的跪下來。

阿母站在阿爸身後說，人家是甚麼人你又不知，人家騙你玩你你又不知，你才十三歲，以後不准你和那人來往。

以後見到阿華，你姑母玉桂，甚麼話都不說，光搖頭。

一直到十八歲，喜歡你姑母玉桂的有熨衣的張大頭、樓下牛雜檔的火明、打政府工做文員的黃佑生，金華戲院做帶位的周來來，當差的一二九八。玉桂阿母說，你千萬不要給人睡你，睡了，你一世都賤格，敗壞名聲。

一直要躲開男人都不難，你姑母玉桂，給裁床男工阿煩，追返工，追放工，食飯阿煩坐在玉桂身旁要和她一起食，銀手鐲又要送她，你姑母玉桂轉了去梅珍妮做，避開他。十八歲了，那張臉，淡淡的藍藍紫，像睡蓮，半開不合，黯淡的時候居多，偶然微笑綻開。要躲開男人，你姑母玉桂，會轉身，閉眼，扭腰，舞去，關門，躲開男人，不比運領、反領、問領、上領、蓋領、焗袋、裝袋、上鷄英、擔杆、拉筍難：她已經是梅珍妮賺錢最多的女工了，一期出一百二十元糧。躲開男人，並不難，直至她識到連海棠。

在旺角花都，識到連海棠，他是個洋服店，小少爺。

11

有肺病，你母金好，日日返工，不肯休息，出一百元一期糧，四十元自己一個月自己用，每朝買份銀燈日報，有時買真欄報，早餐油條白粥，午夜在廠吃，幫上海婆洗完碗才

走，最早晚上八點幾，一個月去看一場戲，七毫子一張票。錢都給阿母，你母金好，十一姊妹，鬼叫她最大，老頭又不爭氣，成日賭，市政局又來拆屋，說他們睡巷，不衛生。你母金好，五妹到廠找，急急腳回到太源街，話你敢拆，法官羅顯聖都怕我，將六妹剛拉出的屎尿尿，向白制服一潑。

結果還是拆，搬到春園街，一樣睡街邊，木屋冷巷。

個個都怕你母金好，只有阿堅，做熨的阿堅，七分車工三分熨，你母金好做車阿堅做熨，返好早，見到你母金好，咳，咳，咳，咳到臉青，聲還一樣大，便說你母金好，好可憐。金好聽到了，一把揪住他，喂，你叫阿堅，你說甚麼。阿堅不敢答，站在熨床旁，又不敢熨。你母金好問，你說你說，我有甚麼好可憐。我最憎人可憐我。

阿堅買收音機給你母金好聽，開工時聽，聽白茵唱，「巴士銀」。

阿堅說的，你聽收音機。聽收音機，心好靜。

好多年後，好多年後，你女兒已出生了，你母金好，一個人坐在客廳裏聽收音機，才知道，原來真的，心好靜。

阿堅來等你母金好放工，好晚了，阿堅和你母金好，去檀島飲咖啡，去麗聲看戲，一場戲，分兩次看，一次看七點半，一次看九點半，七點半看下半場，九點半看上半場。阿堅送

你阿母金好回去，各有各，一個行左，一個行右，分開一條街，你母金好一擺手，表示走了，阿堅就走。

還是給隔鄰通風報訊，金好阿爸，使他大女金好錢，用他大女金好掙回來小販牌，一樣將你母金好，打到仆街，用柴枝劈，劈到柴節斷開。

金好阿爸，成日打，走鬼不見了煤氣燈，打，打爛碗，打，輸了番攤魚蝦蟹，又打。你母金好，七姊妹，鬼叫她最大，打最多。

你母金好，還阿堅收音機。阿堅說，我没甚麼錢，但你將收音機留着，聽。

阿堅一樣早上放，你母金好，返工一樣日日見到他，見到一樣打招呼。

你母金好，阿堅不再等她放工後，就不想講話，成天開着收音機。後來就識了一個啞仔。你母金好說，好，我拍拖你打我，我就拍一個啞仔。

12

你母彩鳳，人好矮，不說話，胸前給做錶殼的阿丕，捏得好痛，她母彩鳳都不作聲，只是央陳記女兒、表姊、阿姨、帶好、來弟給她介紹，她要轉廠。

不止一次，去廁所，拿貨，做錶殼的阿丕，你母彩鳳又生得矮，阿丕一手探過來，手掌

剛剛好包着她的乳。你母彩鳳，還未開始戴胸圍，乳房本來已經漲痛，給阿奕捏，不止一次，返工又捏，放工又捏，痛得她彎着腰來做，阿奕捏完她，知道你母彩鳳人好矮，不說話，就瞟一瞟你母彩鳳，甚至低低在你母彩鳳耳邊說，你好賤格。你母彩鳳，也不哭，轉了去北角大光，玻璃廠。

她喜歡的有「長城謠」、「松花江上」：「東北松花江那裏有我的家，有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爹娘甚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」去工會學唱歌，好晚的時候，自己走回家，又可以唱。

你母彩鳳，會唱歌，不說話。

做玻璃廠，好熱，天冷時就好暖。你母彩鳳，入玻璃廠時冬天，慢慢就好熱。熱到汗從背脊流下，涼涼的，從背爬到尾。爐火好紅，要燒玻璃，錯玻璃，流汗流到放工暈暈地。

回到家，暈暈地，阿母甚麼都不做。自從阿爸死了以後，阿母就成天睡覺，都睡得着，甚麼都不做。阿母甚麼都不做，你母彩鳳，回來就煮飯，廚房有人洗澡就沒有水，不能煮。對面就是窗口，有個鹹濕佬在偷看人沖涼。你母彩鳳，見到鹹濕佬偷看沖涼，也不吵，站在廚房窗前，和鹹濕佬，面對面。

鹹濕佬不在，你母彩鳳便一邊煮飯一邊唱歌，煮着飯沒有水，便叫大房陳師奶替她喊：

樓上關水喉。你母彩鳳不喊。

愈來愈熱，是盛夏。你母彩鳳的小衫開工時全濕，汗從胸前流下，涼涼的，到肚皮，流到下體去。新來的男工阿雄，濃眉大眼，好結實，開工時一樣汗衫全濕，便將汗衫脫了下來。你母彩鳳看着他，他又看着她。你母彩鳳的乳房飽滿，不再痛，十四歲了。她便去加多一件小衫，好熱，更加熱了。

阿雄來後你母彩鳳很早醒來。而夏天，天亮得，很早。

如果不用加班，放工時晚上八點，天還未黑，有飛蟻撲上你母彩鳳的身體。流了一天汗，她軟軟的，熱熱的，走在軟軟熱熱的柏油路上，阿雄跟着她。

阿雄甚麼都沒有說，跟着她。你母彩鳳，不快也不慢的，讓他跟着。

13

着她吃她使她用她的，你母金好阿爸，一樣是也打不是也打，打你母金好，打到仆街，鬼叫十一姊妹，她最大。你母金好拍阿堅，給賭仔阿爸打到柴枝斷，你母金好就說，好，我拍個啞仔，啞仔有錢，人又好，又不說話。

啞仔好靚，好白淨，似女子，二十二歲，畫畫好靚，父母只得他一個仔，你母金好，在

李樹芬處識啞仔。

你母金好，沒工開便和阿母去養和醫院李樹芬處幫工，剪草，斬柴，四元一日。李樹芬好折墮，三斤牛肉一斤鷄，不吃，吊着，吊到肉汁飲。劉姑嫂做廚，給肉汁你母金好飲，剩下水再煮熱。啞仔阿母是李樹芬堂姨，去李樹芬處拿藥，帶着啞仔，等李樹芬睡午覺睡醒。啞仔四處走，見到你母金好在廚房後面，斬柴，手起柴破，一下是一下，很好看。啞仔便蹲着，看你母金好斬柴。你母金好見到他，想罵他睇乜呀麻甩仔，想想在李樹芬處不知他甚麼人，便說，你走開別阻着。

你母金好偷飲肉汁時啞仔來廚房看她。你母金好，嚇到差點連碗都飛掉，忍不住罵他，擲青鬼，走開。啞仔微微笑，看着她。你母金好問，你來做甚麼。我認識你麼。啞仔微笑不語。金好高聲問，喂，你是誰。啞仔不語。你母金好光火了，喂你好了，你別以爲不作聲便可以嚇我。又警告他，你看到甚麼，你都不要說。

劉姑嫂進來，見到啞仔，便笑說，他甚麼都不會說的。他會寫，但她不會看。

啞仔寫給她，你幾歲。你母金好，到李樹芬處斬柴剪草，叫阿母不要去，自己去，啞仔等她收工。金好知道「你」知道「幾」不知道「歲」，你母就寫「五呎二吋」。啞仔再寫

「你幾大」，你母就知道，就寫，「十六」。

啞仔住在跑馬地樂活道，有樓，三十五號二樓。啞仔帶你母金好回去，啞仔阿母，李樹芬堂姨，拉着你母金好手，說你母八姊妹，她最大，真是可憐，給你母金好鷄湯飲。你母金好，不敢飲，鷄湯攔着涼。

見過啞仔阿母，你母金好發覺銀包多一張大大的，一百元。

你母金好問啞仔，你有沒有碰過我的銀包，為甚麼會有一百元。啞仔搖搖手，意即叫她，不要問。你母金好將一百元塞給阿母。

五一勞動節休息，你母金好和啞仔去灣仔麗都看電影「曼婆女郎」，你母金好跟着唱，查查波……。啞仔好靜，你母記起，啞仔不能唱，好可憐。

啞仔畫。畫一幅，給你母金好，在池塘邊，兩隻鷄，在玩水。你母奇怪，為甚麼鷄會玩水。拿給廠裏做縫盤的高寶玲看，高寶玲說，這不是鷄，是鴛鴦。

你母金好阿母，去差館織籐椅，識到李九姨，告金好阿母，你個女，識到個啞仔，是我表舅母個仔，人不錯，好純良。

阿母不罵，你母金好加班，等到十二時，開着電燈，那時偷到電，有電燈。等到你母金好回來，煮了豬紅粥給你母金好當宵夜，你母金好說不餓，已經吃了。金好阿母，就自己坐

在燈下吃。金好心知肚明，問，你有甚麼話說。

八姊妹，你最大，你好生性，委屈你了。阿母說。

你母金好在等。阿母又大肚了，第九個。

你最大，將來你妹妹有個啞姊夫，有甚麼好。阿母說。你要顧顧這個家。

你母金好，就沒有再到李樹芬那裏斬柴剪草，沒工開就跟阿母去差館織籐椅。啞仔來春園街後巷找過她，阿母說的。隔鄰周二嫂說，金好阿母叫他走，金好阿爸，喊打喊殺。

李樹芬處做廚劉姑嫂，來找你母金好說，啞仔他，日哭夜哭。給捎了一張紙，一封利是。紙上寫甚麼，你母金好去問高寶玲，高寶玲好有學識，讀到小學五年級。「愛」，高寶玲說。你母金好問，「愛」是甚麼意思，她都沒聽過，高寶玲說，「愛」就是喜歡的意思，就是要和你做人世的意思。「你離開家庭，我們可以過新生活」，高寶玲唸給她聽。你母金好說，這豈不是叫我和他私奔。

利是封裏，有五百元。這一次你母金好沒有塞給阿母，自己留着，是啞仔給她留的好意。

心神恍惚，你母金好，裁刀一剪剪到食指，血流了一車床。阿堅走過來，替你母金好包紮。你母金好，這時才覺得痛，說，這我下半生怎麼辦。阿堅說，你跟我。

14

洋服店，小少爺連海棠，在旺角花都跳茶舞，三點三十分茶舞，三點鐘上去，女的不用錢，男的要，你姑母玉桂，姚珍珍帶她上去跳茶舞，跳扭腰，跳查查，姚珍珍帶着你姑母玉桂，一步一，右上，右一，你姑母玉桂，跳到全身發熱，臉紅紅，不知道，有個男子一味望着她。跳着跳，忽然有人打架，好混亂，桌亂翻，不見了姚珍珍，你姑母玉桂，黑暗中嚇得大叫，有人抱着她。

當初就不該讓他抱着她。你姑母玉桂，喜歡她的有做司機的阿華，熨衣的張大頭、樓下牛雜檔的火明、打政府工做文員的黃佑生，金華戲院做帶位的周來來，當差的一二九八，她都避得過，偏偏就避不過，洋服店小少爺連海棠，在黑暗中抱着她，頭髮梳得油油亮，還好看，原來男人都會香，抱着她，你姑母玉桂，哇的再叫起來。連海棠笑了笑，放開了她，說，對不起了姑娘。

你姑母玉桂，一張幼臉藍藍紫，玉桂阿母說的，命帶桃花，難逃劫。

連海棠帶着她跳林巴：右一，右二，左一，左二。他帶着她轉圈時，她整個人飛旋。原來和男人跳舞，這麼好。你姑母玉桂，工都沒心情去返，時常盼着，中秋重陽，久不

久就說病要休息，一期糧跌到才六十五元，她是梅珍妮第一個女工，一個月要休一日息，休星期日。

一樣每期糧交一百元給阿母。賺不來的，連海棠貼，他有錢。

他有錢，你姑母玉桂，第一次知道，原來有錢，這麼好。

原來可以去沙田吃海鮮，去淺水灣吃西餐，去添男、蓮香、高陞聽歌，跳舞去香港酒店半島酒店，要十元一個人。你姑母玉桂，第一次坐私家車，好靜，好快，好舒服。

你姑母玉桂才知道，原來男人都會替女人買衣服。連海棠和她去先施、大新公司買西裙，來路鞋。

在先施、大新，你姑母玉桂，第一次見到，粉紅胸罩，三十元一個。她靜悄悄，晚上早收工，自己去先施公司，從衣櫃底拿三十元，真捨不得，胸罩可以那麼貴，捨不得，將三十元，數了又數，數了又數，三十元，六張五元，再數幾次，才交給售貨員，買一個，英國做的粉紅胸罩，當少奶奶時好穿，或許洞房那晚就可以穿，連海棠會喜歡。

你姑母玉桂，喜孜孜，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但連海棠，依舊叫她出去玩，給她錢，也沒再碰她，是個正人君子，但他甚麼都沒有說。

男人會怎樣和女人說，你嫁給我，我們結婚吧，還是，我愛你？

但連海棠甚麼都沒有說。連海棠來接你姑母玉桂放工，遊車河兜風，去到鯉魚門，玉桂問，你住在哪裏，爲甚麼你從來都不說。連海棠停了車，叫她下車走走。海邊好大風，連海棠說，不如我和你去買一條絲巾，包頭髮，風好大，吹得你頭髮亂。

15

也沒喝酒，也沒下迷藥，連海棠也沒有逼她，一定是那個粉紅胸罩，戴了那個粉紅色胸罩，有鬼迷。

明明說要等到結婚洞房，才戴那個粉紅胸罩。你姑母玉桂阿母，在五桶櫃抄到，名貴粉紅胸罩，就抄出來，放在你姑母玉桂床上，待玉桂睡下，玉桂阿母爬到玉桂身旁，問，阿桂，是不是識到對象了。

你姑母玉桂說，是。

連海棠還是甚麼都沒有說，你姑母玉桂，鬼迷似的，戴上那個粉紅胸罩。收了工和連海棠到皇上皇吃飯，天氣熱，你母玉桂收工換了連海棠買的純白短袖衫裙，一對高跟涼鞋，還偷偷塗了嘴膏，和連海棠說着話，粉紅胸罩吊帶，跌了下來。

連海棠不動聲色，小少爺，二十三歲，微微笑，將玉桂的胸罩帶，輕輕帶回肩上，手放

着，停了停，才放開。

飯也不吃，就叫埋單。

去到香港大酒店，沒上舞廳。你姑母玉桂記得，九樓，九〇二號房。

她想走。電梯門打開她想走。連海棠，小少爺，抱着她的腰，推了推，手就沒有再放開，嘴湊上她的耳：你嫁給我，好不好。

他的手放在她的胸脯上，很輕很輕。很熱很熱，你姑母玉桂說。

很熱，那年夏天，她記得，她十八歲，小少爺連海棠，很慢很慢，脫掉她的胸罩。很慢很慢，但還是脫掉了她的胸罩。一旦脫掉了她的胸罩，她就覺得，有刀剃頭一樣，涼颼颼。

原來男人那裏，很硬。成天這樣硬，不是很不舒服麼，真奇怪。

連海棠那麼慢，這時她隱隱覺得，不對，他一點都不急，那麼慢：他一定不是第一次。她倒抽一口氣。想推開他，他便吻着她。嘴很厚，很貼心。

他要脫她的內褲她便扯着不讓他。內褲一定穿了洞她穿那麼久了那麼舊。粉紅胸罩新確，白內褲舊得變粉黃。你姑母玉桂此時臉紅耳熱，連海棠知道她一定是處女，手裏動作，放得更慢了。

他進入她她痛得蛇咬一樣給叫了出來。

一直都痛，連他不知怎的不再硬了，原來後來會軟下來，她還一樣痛，又濕又膩，好難過，幸好都完了，從此你姑母玉桂便是連家小少奶。

連海棠抱着她，久久不放，在她耳邊低低說，你去買幾條新底褲。

16

早開工，晚學習，你母銀枝回廣州宇宙製衣廠建設祖國，一個星期做足七日，星期六日，加班加到十一點，抓生產，還要搞好思想工作，學雷鋒，你母帶喜，給兩個阿哥，縛在花墟道一號二樓，可以聽到，火車轟轟過。你母銀枝走後，你母帶喜，自己一個，回新馬返工，朝八晚八，一樣給資產階級剝削，不然怎樣，難道不做。也沒有上工會，再上工會，你母帶喜，無父無母，跟阿哥，兩個阿哥說，再上工會，腳都打斷你。

你母銀枝就好，服務祖國，無悔青春，工會李存昱說的。她可沒想過，原來返大陸，吃神仙糕，變神仙，餓到升仙那種仙。

你母銀枝、李存昱、何耀南、周清、張明月、陳奕、伍義交、張紅紅和其他，一共十六個男工女工，到廣州車站，見拉着紅條，「熱烈歡迎港澳同胞回國建設」，好多人來接，拍掌拍好久。車站好灰，好多塵，有窗框，沒窗。後來你母銀枝才知，因為全民大煉鋼。

宇宙製衣廠，在高弟街，有廠房，飯堂，托兒所，宿舍，工人有幾百。

愛國青年，熱情好高漲。早學習，晚反省，你母銀枝，不要利己，只要利人，犧牲自我，已經晚上十一時了，下一句已經聽不見，因為，睡着了，砰的一聲，頭跌在桌上，你母銀枝條件反射的說一句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，工會秘書李存昱，好關心問她，如果挺不住，不要完成大我了，可以回香港。

港澳回國建設同胞住天台，有四個房間，四個人一房。李存昱就住在你母銀枝對面房間，早見面，晚見面，李存昱戴眼鏡，工人都會戴眼鏡，可見他多有學問多熱愛毛主席著作，你母銀枝覺得，無論甚麼事情，都可以問李存昱。

工業學大慶，農業學大寨，港澳同胞要學，艱苦奮鬥，李存昱喊。你母銀枝，總覺得，自己怎樣做都做得不夠，早上五時便起來，掃院子，晚上十二時還不睡，要為男革命同志，洗衣服。

你母帶喜，跟兩個阿哥，無父無母沒親戚，中國三年自然災害，上邊好多人餓死，屍體好漲，都從深圳河飄過來。郵局好多人，豬油粗米，一擔擔，寄回大陸，你母帶喜寄，廣州高弟街宇宙製衣廠吳銀枝收。

她又不曾寫字，你母帶喜，不會給你母銀枝，寫點甚麼，寫了銀枝也不會看。銀枝吃得

飽，就好。

飯堂都沒飯派，派飯焦乾，麵包皮。李存昱帶着你母銀枝，何耀南、周清、張明月、陳奕、伍義交、張紅紅和其他，一共十六個男工女工，到農村去學習。農村種到花生，捉到魚，有得吃。

回到廣州廠裏連飯焦乾麵包皮都沒得派，草都沒條吃，派蔗渣神仙糕，吃了好飽成天都不想吃東西的神仙糕，吃完還會肚痛肚瀉。你母銀枝，收到你母帶喜寄來的郵包，才驚覺原來吃神仙糕，會吃到流眼淚。

銀枝走後你母帶喜自己一個人返工，自己一個人食飯，自己放工，朝八晚八。大哥娶老婆，租多個床位，拉塊布，大哥新嫂睡上格，二哥和帶喜睡下格，大哥新嫂晚晚搖，搖到你母帶喜頭暈，好晚都不能睡，早上忍不住說阿哥，你不要晚晚這樣搖床拆屋。大哥一巴掌打過來，你母帶喜，已經十六歲，自己賺到錢，新馬是大廠，好多工開，就搬到深水埗福華街，和廠裏玉燕、秋禾、美鳳、碧霞、三姐、麗珍、招弟，八個人住一間房，房租五十元一個月，八個人分。

但玉燕、秋禾、美鳳、碧霞、三姐、麗珍、招弟，不是銀枝。你母銀枝和玉燕、秋禾、美鳳、碧霞、三姐、麗珍、招弟，各有各，自己返工，自己放工，自己煮自己食，好久好

久，帶喜自己去新華、麗聲、百樂門看一齣戲，甚麼戲都不知，總是之好苦情的戲，貂嬋也好，帝女花也好，看到你母帶喜，好好的哭一頓。

原來去原來返，你母銀枝、周清、張明月和工會李存昱，堅持到國家號召港澳同胞，原來去原來返，才離開。寧吃祖國神仙糕都不吃英帝大塊肉。何耀南、陳奕、伍義交、張紅紅早就走了，餓到手腫腳腫，吃甚麼嘔甚麼。你母銀枝、周清、張明月和工會李存昱，五九年去，六一年返，你母銀枝，和你母帶喜同年，十六歲。

17

你母銀枝，好瘦好青，好似一條菜。你母帶喜，帶你母銀枝去東江樓，銀枝帶着李存昱來，兩個人，一樣青一樣瘦，坐下都沒話說，叫了一隻鹽焗鷄，一鍋釀豆腐，一碟梅菜扣肉，三個人，甚麼話都沒有說，你母銀枝和工會李存昱，吃了一共十五碗飯，銀枝七碗，李存昱八碗，還不知飽，還想吃，你母帶喜說，不要再吃了，你再吃，我要哭出來了。

這時你母銀枝方抬起頭來看你母帶喜。帶喜剪了短頭髮，烏目漆眉，依舊是，男裝打扮，穿一件對胸薄絨外衣，一條闊西褲。二人目光相接，你母銀枝便說，我要和李存昱結婚了。

我要和李存昱結婚了，你母銀枝說。

好似嫁女一樣，你母帶喜打了兩隻金介指，一對金耳環給你母銀枝。擺酒在工會擺，一共八圍。你母帶喜，和何耀南、陳奕、伍義交、張紅紅坐一圍，遠遠可以望到你母銀枝，紅褂紅花，嘴塗得好紅，跪着給老爺奶奶斟茶，銀枝一直沒有望她，該她來這杓敬酒，紅唇紅臉，站在她身前，你母帶喜想，這一定是真的，銀枝結婚了，但銀枝一直沒有望過她。又不是給男人拋棄，又不是失掉處女，但你母帶喜，萬箭穿心。

李存昱還說，無悔青春。

兩個阿哥，大哥娶了老婆，睡上格床，成天搖搖搖，二哥後來又娶了老婆，你母帶喜，做了一個金介指給二嫂，買了一對其樂鞋給大哥，兩個阿哥，住在花墟道一號二樓，一人一間房，你母帶喜搬到土灣馬頭角道，秋禾、招弟和三姐嫁了人，碧霞有病沒做，美鳳、玉燕轉了廠，你母帶好，和翠巧、天嬌租一個房，每人二十元一個月，兩個阿哥，那管得你母帶喜，她已經大了，又自己賺到錢，不管她，但她還是沒有上工會。她不想去。

也沒再找銀枝，銀枝婚後去了廣興泰做，帶喜一直沒有見過她。

你母銀枝，懷着你哥的時候去找過你母帶喜一次，八月十五，你母帶喜預備了菱角、芋頭、月餅、花生拜嫦娥。你母銀枝，肚好大，快要生了，來拍你母帶喜的門。翠巧和天嬌都

回家去了，只得你母帶喜一人。帶喜開門，見到你母銀枝，挽着一盒月餅，一包金山橙，呆了呆，才說，是你。

房間好窄，一張床，一張木櫥，一個櫃，好多盤，拖鞋木屐，好多衣服，毛巾，餅乾盒，有個收音機，沙沙的播着，國語時代曲。廚房好多人在炒菜，夸啦夸啦，油煙迷漫，好香。你母銀枝，挺着大肚子在小房間站着，愈覺得肚子大了。是你。坐。你母帶喜說。

沒地方坐，兩個人坐在床上，臉對臉。

有孩子了。帶喜說。是。銀枝說。甚麼時候生。帶喜問。快了。銀枝答。帶喜又問，他對你好不好。銀枝沒有答。兩個人就沒有話，在床上擠擠湊湊的坐着，臉對臉。

就那麼一次。你母銀枝生了你哥後，又要返工又要餵奶又要煮飯，生了你哥幾個月，又懷了你二姊，雙手雙腳和對奶，未停過。幾年了，你母銀枝，沒想到自己會再上工會去，你母帶喜又會上來工會找她。

那一年五月，好熱鬧，好多人。

18

前一年四月，小輪加價加斗零五個仙，都攬到好大件事，但你母帶喜，在新馬返工，照

做，示威暴動都在彌敦道，又在半夜，她要返工搵食，晚上要睡覺，你母帶喜甚麼都看不到，只聽到，收音機，重覆又重覆，好多次，任何人於午夜一點半到早上五點半，在九龍或新九龍街道而無許可證，會被逮捕和控告，整個晚上，重覆又重覆，又播中文又播英文，每個台都播，天嬌和翠巧，驚到抱着哭，你母帶喜「得」的關了收音機說，睡吧，明天要返工。

第二天早上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太子道回青山道，滿地木牌、電燈柱、拖鞋、玻璃碎、石塊、爛車，路邊站滿警察和軍隊，又有好多鬼佬，你母帶喜才知道，原來好大件事。

組長好早就叫放工，五點就逼人走。你母帶喜走出街，五點半，青山道已經没人，好似打風，組長說七點鐘開始，全九龍宵禁。

彌敦道轉角處，有一堆飛仔站着，在等。不知等甚麼。

路邊停着好多警察，有好多警察，用咪喊，七時以後，如果没有許可證而在街上流連，會被逮捕和控告，一遍又一遍，重重覆覆。六時了，巴士轉出了彌敦道。

一連四天，宵禁。四周好靜，靜來好亂。

收音機說，拉了好多人。不知暴動關不關工會事，銀枝不知有没有上工會，工會不知有没有人給人拉，帶喜沒想過上工會去問。

你母銀枝領教過祖國神仙糕，回來後變得好大胃口，吃好多又貪錢，在廣泰興，日日加班，早八晚十，你哥你二姊給婆婆帶，哭到震天，婆婆耳聾聽不見，你母銀枝你父李存昱，她加班他開會，兩個都不理，你哥右手的灼痕便是自己在玩，打翻熱水瓶灼傷的，送到診所再回來，你母銀枝還未下班，你爸還在工會開會學習，當時好緊張，「炮打三家村」。

說有多拚就有多拚，你母銀枝，車到披頭散髮，大紮大碼衫，票子搶着剪，你母銀枝在廣泰隆是大阿姐，没人敢和她爭車大紮大碼衫。說有多拚有多拚，午飯都捨不得吃，不是捨不得錢，是捨不得時間，吃午飯時間，可以車差不多一紮衫，一元一紮。

聽說有個男工，抱一箱膠花，走路就得慢，給管工用鐵尺打，說工友不賣力。工友給打了，就回推管工，結果被炒。男工被炒，成廠工人起哄，愈來愈吵，愈吵愈多人，工人在廠內示威，號召罷工。本來不關你母銀枝的事，你母銀枝，埋頭車車車，老闆走過來，叫她，銀枝，你聽到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炒工人那件事。你母銀枝，手腳都沒停，頭也沒抬，照車，說，我聽說了。老闆又問，聽說你以前是左女。你母銀枝，才停了踏車，說，這是甚麼意思。

一日是左女，一世都是左女，是不是這樣的意思。

你母銀枝，和老鼠一同出生，一日是左女，一世都是左女。你母帶喜，和平後出生就和

屍體一起睡，但從來沒見過，人殺人，直至到，一九六七。

19

阿雄跟着她，你母彩鳳才到阿雄的肩膊。你母彩鳳，人又矮，又不說話。在北角大光玻璃廠燒玻璃，好熱好熱，阿雄流汗她也流了一身汗，對望着，汗就好像一隻冷涼的小手，從胸前一直撫到下體。

她讓他跟着她，放工。到了七姊妹道口，她家就在二十五號閣樓，她停了停步，回身再望，阿雄已經走了。

在廠裏再見到阿雄，他没叫她，也没跟她說話。

放工阿雄還是跟着她，她也讓他跟。一整個夏天，那年夏天，你母彩鳳唯一記得的夏天，那麼結實又流了一身水亮亮的汗的阿雄，跟着她。

八月十五以後，煤火開始暖和。阿雄穿回汗衣，你母彩鳳，收工時要穿一件薄毛衣。從電器道走回七姊妹道，路很寬。你母彩鳳，回身望，不見了阿雄。

廠裏還是見到阿雄，没叫她，没跟她說過話。

你母彩鳳，甚麼都不會說，放工走路回家時，回頭總覺見到一條淡淡的血痕，在她身

後，邇地。淡淡的血痕，拖到她身後，便沒有了。她站了站，老覺得陳記給她一塊梳打餅夾麥芽糖，但陳記已經死了。

第二年夏天就轉了去青山道香港大紗廠棉花間打棉花，四元一日，早班朝七晚三，包伙食。

打棉花，將棉花打鬆，雜棉粗棉打走。打棉花，一天下來，戴了帽戴了口罩，還是一頭一臉的白棉花。

沒加班就拿膠花回家穿，你母彩鳳，有時叫呆阿母，你不要成天睡在床上，睡出病，就叫阿母替人織冷衫，有六元一件，一件織三日。

天天返工，日子不覺長，好易過。你母彩鳳，眼窩愈來愈深，淡青色，十八歲，看起來像二十八，連歌都沒有唱了，她不想唱。彩鳳阿母，出了糧見到錢就清醒，說阿女彩鳳，你成個婆仔一樣，不是辦法。錢你不要全給阿母了，自己留着點，買件鮮色點衣服穿。見彩鳳不答，阿母又問，有沒有人跟你行，不如我叫人替你個媒。你母彩鳳，低下頭來，繼續穿膠花，過好久，才說，還是不要了。

沒了處女，你姑母玉桂，在香港酒店九〇二號房，穿回高跟鞋時有點昏昏眩。沒了處女，從此是洋服店小少爺連海棠的人了。連海棠叫她轉過身來，替她扣裙子背後的紐。

沒了處女了，酒店的走廊好長，好暗。你姑母玉桂，扶着連海棠的肩。你甚麼時候去跟我母親說，你姑母玉桂問。我要問問我家人，連海棠說。

沒了處女了，從九樓到地上，電梯下沉，要好久久。你家人？你姑母玉桂重複。你爸爸？你媽媽？

沒了處女了，連海棠扶着她的腰，笑了笑，我家裏，很多人。

沒了處女了，你姑母玉桂扶着樓梯回家。阿母會知道嗎，她看見她，臉紅紅腳浮浮的，阿爸知道了一定會打斷她的腳，劃花她的臉。阿弟呢，阿弟知道不知道，她已經不是處女了，阿弟會不會看不起她？

房間好黑，好藍，他們已經睡了。你姑母玉桂，靜靜的脫了衣服，爬上上格床。

脫了衣服，換上睡衣，月亮藍藍的照在枕上。她合上眼，突然想起，登的張開眼：我會有孩子？轉過身來，月亮太亮了，比太陽還要亮，她拉過花布被，蓋住了頭。

連海棠沒有拋棄她，還是來找她，不過，跳舞吃飯遊車河都省了，每一次，都上酒店，脫衣服，張開腿，轉身，張開腿，伏在他上面，張開腿，他滿足了，洗澡，穿衣服，穿鞋，

離開。

她問，你甚麼時候帶我去你家。連海棠張開她的腿，說，你橫豎不是處女了。

她全身發抖：你橫豎不是處女了。這就是，所有問題的答案。

沒了處女了，她甚麼都不是。她忽然知道，他根本不會娶她，不會帶她回家，不會去她家。

連工也沒心情去開，你姑母玉桂，說病，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一整天，在床上可以看到日落，然後就好黑。連海棠已經一個星期沒找她了。

沒開工，你姑母玉桂，穿上一條粉藍荷葉袖短裙，一對雪白高跟鞋，頭髮用藍絲巾束起，也不管阿母側目，就去太子道的萬邦洋服店找連海棠。萬邦洋服店，門口好大，櫥窗玻璃好乾淨，反光。你姑母玉桂走過，萬邦洋服店，旁邊是愛皮西餐廳，再走回來，萬邦洋服店，師傅的頭髮和連海棠一樣，梳得好黑好亮。

萬邦洋服店，走進去，開口，你姑母玉桂，說不出話來，就光流眼淚。

那老師傅，見到你姑母玉桂，微嘆一聲，給她遞了幾張廁紙，拉了一張櫈，給玉桂倒了一杯茶，說，姑娘，你坐坐，不用急。

你姑母玉桂，聽到好言相勸，更不能抑止，嘩的大哭起來。老師傅在旁坐着，邊叫她，

姑娘，姑娘，沒事了。待你姑母玉桂稍稍停頓，還在抽咽，老師傅就問，你找我們小少爺的吧。是不是找連海棠。你母抹乾眼淚，點頭。老師傅便說，你回去吧，姑娘，你已經不是第一個了。又遞給你姑母玉桂一張一元紙幣，問，有沒有錢坐車回家。

你姑母玉桂，推開那張一元紙幣，眼淚又來了。我有錢，我賺到錢，你姑母玉桂說。我車衫我賺到錢，不是錢的問題。

老師傅收回紙幣，說，不好意思，姑娘。

你姑母玉桂，站起來，說，謝謝你了，師傅。你是個好人。

沒了處女了，你姑母玉桂，只得她獨自一人。

21

有手有腳又會賺錢，連法官羅顯聖都怕的一個女子，「跟」甚麼呢跟。做熨的阿堅，賺錢比你母金好少，又不靚頭髮又少，走路慢一慢，你母金好裁刀剪到大姆指，一手血，阿堅就走近去說，你跟我。金好阿母說啞仔不好，啞仔殘廢，十一姊妹，你母金好最大，妹妹們有個啞姐夫有甚麼好，契媽說金好，你一定要物色一個對象，不可以一世顧家，為妹妹阿母做奴隸，你爸又不生性，生果不去賣又成天賭。現在阿堅，肯要她，叫做幾好仔，你母金好

「跟」了阿堅六年，電車小輪加價攪到好亂那年就結婚，「跟」了六年，手都未拖過，又沒說擁抱，接吻只是戲裏鬼佬才做的，不知怎樣，又說要「跟」一世。

其實你母金好，不知誰跟誰。

我是男人，我上天了，你母金好話。

過三書六禮，你母金好還在上海佬那裏返工車衣，四月結婚，拖到六月，街上好亂，晚上又不准出街。入門時等月經乾淨，結婚第二日，阿母文盲，阿爸文盲，自己讀過兩年小學，阿堅又文盲，太婆文盲，九十歲了，結婚第二朝就問，睡了未，睡了未。原來成家人都沒睡，叔公叔婆，家公家婆和太婆，叫阿堅不准關燈，板間房房間不到頂，房間頂是玻璃，成家人沒睡在看，睡了未。你母文盲，阿堅文盲，甚麼都不識，各有各睡。九十歲太婆問，睡了未，睡了未，你母金好便說，睡了。

太婆說，明明看見你没睡。快點睡，睡了生個仔。

成家人，叔公叔婆，家公家婆又太婆，一起住，十隻眼看着，睡了未。你母金好偏不肯睡，阿堅一碰她，你母金好成個彈起，說，你不要碰我，我返工，那時候，做車衣女工好吃香，是皇后。

你母金好是烈女，始終不肯。金好阿母說，鬼叫你做女人，不肯也要肯，要鬆褲頭帶，

給男人睡，這是命。你母金好不肯始終不肯，幾個月，阿堅她老公，還不能睡她。

太婆九十歲，家婆是個填房家婆，說，幾時該到你做烈女。太婆就拿到一瓶酒，家婆扯開她的膝頭，太婆灌她飲，家婆扒她的褲子，你母金好，赤條條毛茸茸，你爸阿堅便上，四個人兩個做，上衣都沒有脫，光有兩個屁股，光脫脫。

阿堅呀的一聲完了事，你太婆也呀一聲說，好呀，快點生個仔。

你母金好用草紙抹乾淨，心想真是賤，好似豬配種。

22

那一年五月，好熱鬧，好多人。

「我出生時，和屍體一起睡。我無父無母，跟兩個阿哥大。阿母死時我都記不得。」

「暴動那年，我第一次見死人。」

「我和翠巧、天嬌在土瓜灣馬頭圍道租住一個房間。暴動那年，住隔壁房間盧祺吊頸自殺，不知爲甚麼。」

「平日各自搵食返工，很少見盧祺。二十歲上下，開頭在廠做包裝，後來聽說做經紀。瘦瘦削削，沒甚麼話，見面點個頭。」

「那天收工回去見蝦叔公、劉大姨、包租公圍着，屍體剛剛解下來，紫紫黑黑，沒穿鞋，成地尿尿，好臭。」

「聽說盧祺阿母，亦是自殺。」

「盧祺自殺之後，好多警察上來。翠巧說，盧祺是因爲去年參加暴動，警察成天找，所以自殺。」

「大坑東和馬頭圍都好多炸彈。到處都是炸彈，盧祺自殺後我們就搬，說有鬼，個個都搬，包租公說減租，三十元一個月，蝦叔公、劉大姨都要搬，我、翠巧、天嬌搬到木廠街，自己搬。見到有『同胞勿近』就繞路走，揸着水桶、鞋、衣架、洗衫板、橈仔，走好快。」

「新馬照去返工，但沒衫車。老闖都走去外國，說好亂，工廠拉大閘。」

「沒工開，成個香港都好亂，新蒲崗人造膠花廠好多人上去示威，拉了很多人，打到一身血，沙頭角又說解放軍打到來，船塢又說罷工，傳得好厲害，共產黨收回澳門之後收香港，我就上工會找銀枝，看看怎麼樣。」

「銀枝。」

「工會在大南街，已經好久沒上去了。」

「工會好熱鬧，好多人，從來都沒見過工會這麼多人。這些人，我都不認識。我問，銀

枝呢。」

23

你母銀枝，剪了仔辮，當母親了，臉紅紅的，穿一件白恤衫，一條藍布褲，一雙黑布鞋，蹲在那裏寫布條，還是少女的模樣，見到你母帶喜，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萬萬」，「歲」字就忘記了，第二天上港督府請願，五個人一組，一排一排，手執紅部仔毛語錄，叫英帝滾出香港，警察一排一排，老虎槍對着。工人舉起布條，就是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萬萬」，一個記者看到了，一邊笑一邊拍照，就給左仔打。

在工會吃，工會睡，帶喜和銀枝，老大姐了，不用煮飯，可以去遊行，抗暴，寫大字報，「反逼害鬥爭」。

大被同眠，無論幾多點工會都亮光光，陳漢文學習「人民日報」「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」社論，李存昱擬「急告同胞書」。你母帶喜，午夜四點鐘，陳漢文和李存昱都睡了才朦朧睡去，早上五時半周愛僑又爬起來回愛華中學發動學生，敢把皇帝拉下馬。一睡一醒，你母銀枝睡在身旁，臉容寧靜，帶喜輕輕捉着她的手。

帶喜又穿上男裝，恤衫，黑長褲，頭髮剪得短短，和你母銀枝，扮成一對，穿過警戒

錢，去電車站勸電車司機參加罷工。陳漢文又指示她們扮巴士司機家屬，到北角巴士宿舍，逐家逐戶的去拍門：大家都是女人，又大家都是家屬，好說話，你叫你老公去參加罷工吧，英帝會給鬥垮鬥臭，挺不住。

才一個月，你母銀枝病了，發熱發冷，你母帶喜，眼圈一圈一圈黑，怎樣捱，陳漢文說，要向英帝討血債，堅決鬥爭，針鋒相對，你們去放假波蘿。

假波蘿，做到真的一樣，有信管，有計時器，用紙盒裝，放下便走，好似放爆竹。

四大罷工，街上好靜，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，手拖手，各自揸着幾隻假波蘿，你母帶喜笑，真像過年。

直到見到了死人，你母銀枝說，是不是我們。你母帶喜，才知道暴動不是鬧着玩，暴動是會死人的，她不見到她還不相信。

在馬頭圍道，你母銀枝帶喜，還懷着幾隻假炸彈，前幾天，就在車房門口，剛放過假炸彈，你母帶喜，見到小女孩，穿一套青綠睡衣，一對蘋綠膠拖鞋，走過車房門口，呼的一聲，好大聲，綠膠拖飛到半空，煙花一樣散開。地上一灘血，本來街上沒有人，不知從甚麼地方，走來好多人，好吵。你母銀枝掩着嘴，說，是不是我們。你母帶喜說，我們走吧，快走。連假波蘿都扔掉，即走。

24

「那時候的事情，我記不得了，不要問我。」

「我老公李存昱，說最好忘了它。」

「陳漢文後來就發了達。暴動以後他就離開了工會，甚麼都不說，光要賺錢，自己和親戚在元朗開間五金廠，後來就做地產，發了達，在街上見到工會的人，都不打招呼，當不認識。」

「都記不得暴動怎樣完的，不了了之。」

「我就沒再上工會去。暴動之後房子好便宜，一萬元就在東京街買了一間房子。我轉了去聯邦做，要返工車衣，要湊仔，問家婆借了錢買樓，個個月要還差不多二百元，要搵食，上去工會幹甚麼，浪費時間。暴動之後我老公亦轉了性，毛語錄碰也不碰，馬列說見到就憎，搬入新樓就全屋都沒有書，連文匯、大公、新晚他都不看，轉看華僑日報，廠也轉了去光華做，鞋廠。」

「神仙糕又吃過，炸彈又放過，還想我們怎麼樣。仁至義盡。」

「家裏還好多毛章，有幾百個。本來想扔，李存昱說，算喇，說不定以後會有人炒賣，

可以賺一筆。」

「唉，後來在街上見到個乞兒，斷了左掌，樣貌好熟，在青山道嘉頓門口乞。我叫李存昱認認，一定是，愛華中學那個周愛僑，叫他，他便走。聽張紅紅說，那時周愛僑帶領學生做炸彈，在實驗室，炸斷了手。」

「帶喜。」

「帶喜她。」

「在馬頭圍道有個小女孩被炸彈炸死，才七歲。我和帶喜，去放假炸彈，看着小女孩飛到半空又着地，好像看沈福祥馬戲團。到現在還不知道小女孩被甚麼炸彈炸死，炸彈是不是我們放的。」

「她後來嫁都沒有請我喝喜酒。她嫁時我第三個女兒剛出生。」

「不知爲甚麼，就這樣沒有再來往。我們剛入新馬路時那麼好。一直很多年沒有見面，有時從翠巧、三姐和招弟處聽到她的消息，但一次都沒有見過。香港好奇怪，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這麼多年了，不見就沒有在街上碰到過。很多年了，再見到帶喜，真的在街上。成百萬人，在街上，都給我見到帶喜。」

「那一年，又是五月，好熱鬧，好多人。」

「二十幾年以後的事。」

25

現在都算幾好，日子過得安安樂樂，有得吃便吃，有得睡便睡，有工開便開，也不知道甚麼時候，返天堂落地獄，你母春蓮，無所謂，來到這把年紀了，有甚麼沒試過，沒試過都見過聽過，無有怕。你爸見牛，怕在精神病院，過一世，不知你母先死還是你爸先死，不過你母春蓮說，如果她早死，千萬不要把她和你阿爸同葬，唉對一世已經好夠好夠了，你母春蓮，死了就不想再見到你阿爸見牛，但求死得自由自在，一個人。

死就一世不死就大半世，兒女債亦不想還，太累了。你大哥大頭仔，生到一對仔仔，叫你母春蓮帶，你母春蓮，帶着兩個小孩，帶到公園去，打鞭鞭，兩個小孩，一個先跌，一個後跌，送到醫院去，沒事，每人包紮了就接回來，你大哥大頭仔，都沒敢說你母，你母春蓮見兩個孫沒事，才哇的哭出來，說，我不帶了，我帶了一世孩子，帶大你三兄妹，你老頭又神經病，又要我照顧，我累死了，我甚麼都不想帶，只想死。

你妹妹珠，生到小孩，請個外傭，都不敢叫你母春蓮帶。大頭仔那對仔仔，去探你母春蓮，受傷以後，小孩很快便好，見到她猛叫婆婆，婆婆，你母春蓮別過臉去，說，不要叫

我。你妹妹珠，騙你母去醫院看醫生，說是身體檢查，其實是個精神科，醫生說你母春蓮沒事。你母春蓮，讀過兩年小學，知些不知些，回到妹妹家，將電視開到好大聲，妹妹央道，媽，電視不要這麼大聲好不好。你母春蓮便說，我不是精神病，我只是想甚麼做甚麼。夠了，我忍了一世，夠了。

大頭仔、你、你妹都賺錢，每人給你母一千幾百，都夠用，你母春蓮，一定要到餐廳去洗碗，朝八晚八，叫她不要去她還要去，她說，要自己賺錢，賺好少做一日賺一日，你母春蓮都一定要去，不要帶孩子，不要煮飯。煮飯都煮一世，煮夠了。

你母春蓮不喜歡煮飯，煮飯煮一世都這麼難吃，蒸魚又老，梅菜好鹹，煎蛋每次都有蛋殼。你爸見牛人精神病院後你母春蓮就沒再煮飯，有工開就在餐廳吃，沒工開自己天天上茶樓叫一壺茶吃一碟碟頭飯。碟頭飯有甚麼不好，你母春蓮說，麵包最好吃。煮甚麼飯煲甚麼老火湯，發神經，竊鳩線。

妳們姊妹讀書，姊妹識字，姊妹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，姊妹有避孕丸又有超薄月經帶，要墮胎就墮胎，不要男人就一脚踢開，結了婚家婆都不來不往叫伯母。我呢，你母春蓮說。

阿母受苦女享福。妳還有甚麼，不開心。

如果可以我將你們三兄妹都殺死，你母春蓮，沒有神經病，不過是，想甚麼說甚麼。忍

26

一世，忍夠了，你母春蓮說，幸好你阿爸進了精神病院，不然連他都殺死。

配到種就生了個仔，九十歲太婆、叔公叔婆、家婆都好開心，仔呀，仔。你母金好一看，又皺又濕，好似落水老虎狗，有甚麼好開心。餵人奶，咬到你母金好對奶好痛。九十歲太婆、叔公叔婆、家婆成天圍着，說，養不大唯你是問，你死無所謂，個仔不能死。你哥戒了奶叔公就病死，死了你母又去新填地街大光明車衣服。

要仔不要母，你母金好說，做女人好賤。

三年兩個，阿堅壓得幾多得幾多，拿好少錢回家，賭波。你母金好懷着你時就好驚。金好阿母，生第十二個，生到肚皮墮地，龜背留產所，告金好阿母，你不能再生你再生，會死。紮了吧。金好阿爸，又不去賣生果又爛賭，說死都無所謂，要仔不要母，最緊要有個男丁。生到十二個，又是女，成天病，去拜黃大仙，黃大仙說，養不大。你母金好，三年兩個，懷着你時就很驚，收工回娘家和阿爸去掉妹。十二妹用毛巾包着，夾一封一百元利是，放在生果箱裏，和阿爸拾十二妹到堅尼地道路邊放低，到後來，不知是生是死。你母金好和爛賭阿爸，掉了十二妹，阿堅賭波又輸光，問你母拿十元八元，你母金好將十元扔落地，

說，孩子我不要。

紅花歸味，喝綠豆湯，打針又不行，你母金好到流產所打了兩針，想把你落了，誰知落來落去，你母金好收工就自己打肚皮，不要你，肚皮還是一日一日大，你出生，哭聲好大，好壯健。你母金好就戴了子宮環，兩個小孩給阿母帶，自己去車衫。那時好旺市，你母金好，一日走三家，趕貨，車完一間又一間，賺到錢，聲就大，半夜十二點收工，你母金好還去打麻將，打足八圈，家婆老公，哼都不敢哼。

生到你兩兄妹，你母金好，倒盡胃口，每次阿堅要睡你母，一樣好似強姦。種都配了，太婆又死了，阿堅奈你母不何。你母金好，好勉強，見男人好可憐，心軟給你阿爸阿堅睡，又催他快點，她要去返工，打麻將。久而久之，你母金好推開阿堅說，不如你去叫雞，睡妓女，不要煩我。

倒不是爲了大哥城。你母金好，有時都好想，給大哥城睡一次。

每個女子一生裏都有一個情人，金好想。

27

十八歲那年，失了處女，阿母就死了。

如阿母所說，敗壞了名聲，給人玩了亦不知。阿母至死你姑母玉桂都沒有告訴她給連海棠吃了處女豬這件事。姚珍珍，帶你姑母玉桂去旺角花都跳舞的姚珍珍，未結婚就大了肚，識到男子打政府工，弄大了她肚就和她結婚，但結了婚都不好，一樣賤，給老公和家公家婆看不起，生了仔，就給老公趕了走。你姑母玉桂，已經是不乾淨的人，也不好累人累己，阿母已經好瘦，好難看，成天嘔，沒甚麼話說，成日說，好辛苦，你姑母玉桂那天早上去返工，阿母嘔完就說，玉桂你快點嫁。玉桂返到廠，阿弟就打電話來梅珍妮，找玉桂說，阿母已經去了。

回到家阿母已經好冷，你姑母玉桂站着看，好呆。

阿母臨死前幾個月和玉桂去拜觀音，求到一支中上籤，阿母拿着籤大哭。你姑母玉桂挽着阿母問，是不是很辛苦，要不要搽點萬金油。阿母執着你姑母玉桂的手，說，玉桂，你沒了處女砂了，你跟阿母說，發生了甚麼事。

你姑母玉桂，到阿母死都沒跟阿母說。

街也沒有去，衣服也沒有買，戲也沒看，你母在梅珍妮，日車夜車，佔個好位，那時環境好，好多衫車，也沒和人做姊妹，人家都是姑娘身，自己已經是不乾淨的人，沾上人家人家都晦氣。阿母死後，你姑母玉桂做大，兩個弟弟都要讀書，怎樣辛苦你姑母玉桂說，都要

讀書，讀書可以自立，明白事理，玉桂阿爸，阿母死後就拐得更厲害，飛機攬去賣一日停三日，成頭家，你姑母玉桂一個人撑起，很辛苦，每期糧有二百四十元，都幾好。

阿母死後，你姑母玉桂便很瘦，臉上藍紫灰。

甚麼人都看不見，你姑母玉桂又不是有青光眼，樓下新開一間南貨舖，早晚返工都經過，你姑母玉桂都看不見。玉桂阿爸，等你姑母玉桂放工返來煮飯才吃，成十點幾十一點成家人才吃晚飯，玉桂阿爸都不吃，不餓。你姑母玉桂，累到骨頭都散，吃完又要洗碗，阿爸坐着床上等，玉桂邊洗碗阿爸邊說，玉桂，你二十歲了，我怎可以留着你。你看你，愈來愈瘦，這麼老了，你再也不嫁，没人要你了。說得你姑母玉桂，心驚膽戰，停下手來，以為阿爸知道了甚麼。阿爸才說，樓下南貨舖雄記大仔想娶你，你看怎麼樣。你姑母玉桂，懵然不知，說，樓下有南貨舖麼。

後來你姑母玉桂返工都繞路走。

到七〇年製衣最旺時玉桂阿爸爆微絲血管。阿爸入療養院太貴，賺到人工都不夠付，半癱了，在醫院又給人糟塌，兩個阿弟要讀書，你姑母玉桂，當初還返半日工放半日在家照顧阿爸，玉桂阿爸癱了後就好憎玉桂，說她淫賤，樣子又好殘，一點都不美，返工又勾佬，阿爸斷手斷腳後玉桂就在家照顧阿爸，一留在家，十年。

28

你母彩鳳行的是西式婚禮，穿白紗，到影樓拍照，換了褂再去酒樓，擺喜酒，在瓊華，一共五圍，呆阿媽都有去，八十元一圍酒，還便宜。你母彩鳳在香港大紗廠識到你阿爸，你阿爸返中夜班，你母返早班，加班時你母彩鳳就見到阿九，你爸叫阿九，同做棉花間。你母彩鳳，想着不嫁，爛茶渣了，她又矮口又密，甚麼都不說，喜歡又不知，不喜歡又不知，阿九知道你母叫彩鳳，已經三四年，一句話都沒講過，加班阿九就給你母買隻麵包買包麵，塞給你母彩鳳，一樣甚麼話都不說，兩個人結婚後你阿爸才知，原來你母彩鳳，和他同年，一樣三十歲。

阿九和你母彩鳳，連街沒都有去過，沒看過戲又沒去過胡文虎別墅，沒說過喜歡不喜歡，好記得那天師公誕，照返工，阿九早返工來問你母彩鳳，你要不要跟我返東莞。你母彩鳳看阿九一眼，沒說話，阿九接着說，我家裏阿爸阿母、阿叔兩個大伯和婆婆太婆都在鄉下，只得我和我阿哥在香港，你不要跟我回去。你母彩鳳，說你做甚麼便轉身走了，不大明白阿九在說甚麼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阿九都沒返工。

阿九回來塞給你母彩鳳一大包，用紅綢包着。

包着有金戒指一隻，金鐲子一對，鴛鴦被面一張，繡花拖鞋一雙，睡衣一套。你母彩鳳大吃一驚，跟呆阿母說，我不能收。呆阿媽見金就不呆，急急將戒指龍鳳鐲子收進五桶櫃，鎖到緊一緊。你母彩鳳，想了一晚，阿九人還老實，就是食煙仔，沒家公沒家婆得個大伯爺，做人好容易就一世，返工見到阿九，便說，我母將東西收了。

過年跟阿九回到鄉下東莞，成條村人出來看她，圍着她，指指點點，說她矮，又瘦，又老，好似阿婆。你母彩鳳，低着頭掩着臉，一樣和阿九在鄉下住了三天，才回廠返工。回到香港，搬到九華徑，才跟阿九說，以後都不要叫我返鄉下。

你出生以後，呀呀學會叫阿爸阿媽，你母彩鳳和你阿爸阿九就沒有講過話，你母彩鳳，想叫你阿爸，就叫你叫，阿爸。你爸阿九，想叫你阿母，就叫你叫，阿媽。

有甚麼好講，返工放工，養兒育女，除了講錢，兩夫妻，你有你我有我，沒甚麼好講，做人好容易就一世，你阿爸死到臨頭，那時你才七歲，你妹五歲，你母彩鳳，都沒話跟他說。

29

你母春蓮，沒精神病都想將你三兄妹，你阿爸你阿哥大頭仔一對仔仔殺死，五十五歲

了，你母春蓮想甚麼說甚麼，說你阿爸鬍鳩線，熱到春袋着火，她那對奶本來好似鷄包仔，又乾淨又靚，給他捏一世捏到好似叉燒包，又鬆又大又血淋淋。

你阿爸見牛前幾年開始入精神病院，你母春蓮乳頭就發漲流血，照了鏡，確定是乳癌。好大好好的乳房，要割，割了就平扁扁，你母春蓮覺得，好似男人，比較好。

割完就去電，電到頭髮都焦香。你母春蓮，五十歲那年，沒了乳房，平扁扁，好似男人，去餐廳洗碗，賺好少做一日賺一日，她還一定要去洗碗，患了乳癌，醫生說，五年不翻發就叫痊癒。你哥大頭仔勸你母戒煙，你母春蓮，死到臨頭說，戒甚麼煙，戒了煙，做人一點趣味都沒有。我做死一世，車衫車到手指頭都散開，對奶比你阿爸捏到溶溶爛，下面生完一個又一個，橫又死豎又死，早點上西天，你還想我怎麼樣。你哥大頭仔就不敢作聲，叫你妹妹珠勸她。你妹妹珠說，爲甚麼要我勸，她這麼老了，她喜歡怎麼樣便怎麼樣。

當初還不知你爸見牛是神經病，以爲是大聖爺上身，無端端，吃着飯，一手揪住你母春蓮把頭髮。你母春蓮四十歲出頭，還留一把長頭髮，早抹油晚梳頭，又香又亮。你爸見牛，從英國回來後整日無所事事，在家裏看電視看到又近視又老花，吃着飯，電視裏只看到人影看不到樣子，你爸見牛就揪着你母春蓮一頭長頭髮，捏你母春蓮頸說，你勾鄧鏡堯，你膽敢勾鄧鏡堯，痛得你母依哇鬼叫，誰是鄧鏡堯。你阿爸就說，電視裏明明說，鄧見牛老婆，在

伯明罕，勾二廚鄧鏡堯。你母春蓮痛道，我從來都未去過英國，你發神經。

當初都不知道你爸真的發神經，還去求大聖爺，大聖爺說你阿爸見牛，吃了生蟲鷄。偷地，你母春蓮求得大聖爺，混在鷄湯裏，你爸見牛，又食符又飲灰，一樣去吊頸自殺，你母春蓮，解你阿爸見牛下來，自己跌到膝頭大腿，癢癢黑黑，才肯送你爸去看醫生，原來你阿爸，精神分裂，要入青山精神病院，你母春蓮，嚇得大哭，後來青山去得多了，每個星期，進進出出，你阿爸，入過去五次，食好多藥，食到成身硬，放出來久久又發神經，又送進去，在青山識到好多病人家屬，去得多了，好熟絡，都沒甚麼可怕，還會去青山三聖村順便買點海鮮，那時你阿哥大頭仔還未結婚，叫大頭仔弄薑蔥蟹，都幾好吃，你母春蓮心想，你阿爸見牛出了院，就不會有便宜海鮮吃，在家又吵又麻煩，自己又乳癌，想你阿爸最好成世在青山，現在如願，你母春蓮，好開心。

不知你阿爸幾時有精神病，在英國幾年，之前都成天飲酒，飲完酒就脫你母春蓮衣服，光脫脫打，打完就幹你母。

30

結婚之時你母春蓮只知你阿爸窮，不知他飲酒，老來又會有精神病。你爸見牛去了英

國，八三年，染廠都關了門，說環境污染，都回大陸，你母春蓮，四十歲没人要，沒工開，成日對着你三兄妹，你爸見牛，有錢就賭，請人食飯請人飲酒，二叔英國回來講，你爸見牛，寄一百鎊，五十鎊一個月，食鬼，又要買菜，你三兄妹讀書又要交學費，又要交租，在荃灣沙嘴道住着小房間，都沒錢交租，搬回你爸元朗屏山太公家住，屋好大又有鬼，附近又好多道友，打針服毒，住了兩年，好驚，春蓮阿母成天罵她，你嫁到個死窮鬼，又不顧家，又飲酒，又要你住鬼屋，你母春蓮也不敢說見牛打她打着幹，變態，她甚麼人都不敢說，死忍，你爸見牛在英國回來，怕蝕底似的，日日幹，日日也幹，晚也幹，你母春蓮都死忍，鬥長命，忍到你阿爸發神經，你母春蓮卒之鬥贏，都靠忍。

元朗屏山那間屋，好猛鬼，鬼成天拿你母春蓮開玩笑，煮好成桌菜都突然失蹤，給鬼吃掉，嚇到你三兄妹大哭大叫，不知你是否記得，半夜又好多鬼在談話，講圍頭話，你母不會聽，有的鬼就講客家話，訴鬼經，原來陰間都好煩，好多是非，鬼罵鬼，老舉婆，爬灰公，春蓮她母幾百幾百的給她，罵她好嫁個死窮鬼，又要住鬼屋，你母春蓮就帶着你三兄妹，搬去到上環找到一份包伙食煮食，一日煮兩餐，二十個人食，煮完又去快餐店做清潔。包伙食老闆做運輸，老婆死了，有三個仔女。你母春蓮，在運輸老闆處做煮食做三年，傳到英國，你阿爸見牛聽說，你母春蓮給男人扇，立即買飛機票回來，吊起你母春蓮，返到屏山鬼屋，

吊上天花板，打着幹，你爸見牛都快五十歲，還那麼好火，幹完又幹，你母春蓮生了三個，一樣給你阿爸幹到流血，你母春蓮，和你爸見牛返上環，你阿哥大頭仔讀中四，大個仔了，你母春蓮只跟你哥說，快點讀完書，出身賺錢，你們出身你阿母就自由了，那時你都在，不過你不知你阿母在說甚麼，你才讀小學六年級。

所以你阿母春蓮，好憎你阿爸，嫁錯你阿爸，結婚未幾久，就你有你行，我有我行，要幹你阿母就幹，平日碰也不碰，連你三兄妹，你爸見牛，從來未抱過，你母春蓮，又不是勾佬生你幾個，你阿爸就好似你們發豬瘟，碰也不碰，從出生到現在，抱都未抱過，餵奶、換尿布、洗屎片，甚麼都是你阿母，阿母又做布廠，你阿爸又做布廠，你阿爸收工就飲酒打麻将，你阿母就抱一個揩一個，你母春蓮，最憎煮飯，最憎洗屎片，為甚要生小孩子，你阿爸快活我生仔，做甚他多條卵就比天還大，春蓮阿母說，鬼叫你沒卵頭。

31

叫他不要食煙仔，你阿爸死到臨頭你那時七歲，你妹五歲，你母彩鳳不說話，只叫你和阿爸說，阿母叫你不要食煙仔，死到臨頭，咳咳嗽，那朝早你母彩鳳照舊先送你和你妹上學，然後自己返工，你爸好早起來，抽煙，又咳咳嗽。

做人好快過，你母彩鳳說，多麼容易，咳幾咳，送到醫院就死。死就死，死人要用好多錢，你母彩鳳說阿九從醫院出，你阿爸橫豎沒甚麼親戚，從醫院出上山就可以，大伯爺怒到臉都紅，一定要給好好看看，阿九做人做一世，死了都沒人知，親戚朋友打電話來，找阿九，才告知阿九已經死了，喪事都不攬成何體統，你母彩鳳沒話說，大伯爺要好好看看，做一場大法事，錢又不給，還不是用你母彩鳳的錢，阿九一個仙都沒剩，你母彩鳳到處問人買便宜棺材，都要一萬元，又要打齋、殯儀、上山、葬寶福山，好貴，打死一世工，你母彩鳳做廠已經做二十五年，得個吉，四萬幾元積蓄，大伯爺說要好好看看，一場喪事，花清光，還欠廠裏蘇姑娘一萬元。你阿爸阿九死，你母彩鳳，哭都沒有哭，做人好快過，過了頭七，帛金得好少，你母彩鳳想自己下半世，一個仙都沒，從頭來過，阿九他自己死就死得容易，你母彩鳳還有下半生要捱，難道捱到六十歲還做工廠，你母彩鳳，想到四萬元積蓄一萬元債，你阿爸阿九死了死好貴，想到就哭了。

幸好和你阿爸結婚那年剛暴動，樓好便宜，阿九在青山道買了一層樓，可以住，阿九死了就租一個房間出去，幫補收入，不然三母女，睡街。

好似造一場夢，無端端，你母彩鳳結了婚，生了你兩姊妹，阿九就死了，死了和沒死，差不多，少個人少雙筷，少差不多成千元家用，床大一點，廁所少個人爭，屋裏又少了煙

味，没人咳，清明重陽要去拜，好麻煩，有好有不好，好處比不好處，多一點。

阿九死後你母彩鳳就轉了去做中夜班，做兩班十六小時，下午三時到第二天早上七時，好累的時候在機間地下睡一睡，本來紗廠做中夜班好多爛仔黑社會，成天打架，但你母彩鳳，快四十歲了，人又矮又不說話，根本不覺她存在，打架也打不到她頭上，開工而已，早上你們自己上學，中午你母彩鳳來接放學，好乾好小的一個女子，你們遠遠看見她，覺得她真難看，人家的母親又戴首飾又打麻將，你母彩鳳，光會開工，煮飯，洗碗，洗衣服，熨衣服，一年四季穿一套黑衫褲，穿黑布鞋，臉口像話梅，灰皺皺，你妹見到阿母好難看，就自己跑開，跑得好快快，不肯讓你母拖着接。

32

阿爸原來已經拐着拐着，到六十歲那年你姑母玉桂阿爸，爆微絲血管癱了，阿爸好憎你姑母玉桂，說她賤，玉桂想，自己也真是賤，沒講過給任何人聽，阿母死之時說她沒了處女砂，她都沒說，阿爸說她賤，她也無話可說，返半日工放半日照顧阿爸，梅珍妮那邊對你姑母玉桂很好，給她返半天工，阿爸行一半行不得一半，要人扶，你姑母玉桂返工阿弟又返學，阿爸就坐在不動，玉桂放工回來阿爸還是一模一樣的姿勢，坐着，你姑母玉桂說，你這

不行，你要動動，一動，就跌到斷骨，阿爸好憎你姑母玉桂，說她累他跌斷骨，再也不肯動，你姑母玉桂，留在家照顧阿爸，以爲照顧幾個月，他就會肯行，誰知一留在家，十年。阿爸死了以後，玉桂發覺，原來世界好光大，已經不一樣了。

你姑母玉桂叫阿爸行，自己一個人扶着牆行，不能一世都靠她。玉桂阿爸就扶着行，想下樓買報紙，一跌從樓梯跌下來，跌到骨頭刺出，阿爸都不覺痛，爬着爬，爬回家，等你姑母玉桂回來，說，你真的好賤，你姑母才發覺阿爸跌倒，打電話叫白車，送到醫院去施手術，推出來没多久阿爸就醒，醒來第一句就是，玉桂，我一世都記得你。你姑母玉桂，一呆，不知他甚麼意思，一世孽債，是不是要她還的意思。

玉桂阿爸姨甥，會跌打，二劑當一劑，半送半幫，替玉桂阿爸敷藥，阿爸不肯吃醫院開的西藥，骨科止痛藥，說吃了發噩夢，流汗。你姑母玉桂，五時起床，扶你爸去晨運，走幾步也好，阿爸死也不肯，罵她臭仆街，小便大便都要玉桂服侍，在醫院阿爸就給阿嬾罵，又生褥瘡，晚上冷了又得肺炎，阿爸又嫌醫院飯菜不好吃，不肯吃，人醫院在七樓，要背上七樓，下七樓，你姑母玉桂接阿爸回來，便認了命，那時住在橫頭磡，一樣住七樓，下去晨運要背七層，上七層下七層，阿爸癱了以後就愈來愈肥，玉桂說你不肯下去便算了，不要說我賤。阿爸說，你又老又瘦又醜樣，你姑母玉桂，就沒再去梅珍妮返工，自己拿衣服回家車。

阿弟都有女朋友了，四年了，阿弟去做打鐵，你姑母玉桂在家車衣服，對着阿爸，和四堵牆。你姑母玉桂才知道，牆可以那麼高，那麼密，從來沒有人栓着她鎖着她，但她無法走出去了，四年，她二十九歲，那件事情，過了去，十一年。

33

每個女子一個都會有一個情人，你母金好想。有時她就好想，給大哥城睡一睡。

好似豬配種給阿堅睡，你母金好便叫阿堅去叫鷄睡妓女，別煩她。其實心裏也曾想，但看看鹹濕書像新知、藍皮書，便好滿足了，不想給阿堅碰，一碰全身起鷄皮。如果給別的男人睡一睡，不知會怎樣。大哥城那一雙眼睛，似女人，好淫，兩個在麻將桌上，你碰我，我碰你，你母金好就臉紅耳熱，好滿足。大哥城做消防員，返一天放兩天，收工就去開小巴，打麻將一打可以打通宵，你母金好熬一晚上，快天亮了，兩眼都睜不開，大哥城還說，不如去飲早茶，飲完再開工，你母金好，已經好滿足，就說，不好了，人家看見不好。

能夠和大哥城在麻將桌上，手碰手，已經很好了，幾乎和和他睡過，一樣好。

四十歲生日那天，差點就和他睡了，你母金好還記得。

和阿堅結了婚，第一年做過一次生日，後來都忘了，天天都一樣，都沒做生日。大哥城

早兩個星期已經約她，收工去酒樓鵲局，大哥城已經約了腳，你母金好以為是三姐和廖姑娘，都沒有問，去到才發覺原來不認識，兩個麻甩佬不知他們是誰，大哥城介紹，阿生和阿明，都是消防員。那晚好豐富，又食鮑魚又食魚翅，你母金好食飽，再落場打麻將才問，大哥城今天甚麼事這樣高興，大哥城說，你忘記了嗎，這是你四十歲生日。你母金好，心腸軟耳朵軟，差不多軟倒在大哥城懷裏，說，你記性這麼好。大哥城笑，我想記得的事情，自然會記得。害得你母金好，心好亂，明明叫糊都不會糊，讓阿生糊了一鋪雙辣，你母金好還要出沖。

打到十二點，打了十二圈，阿明阿生就叫散。你母金好，心驚肉跳，說，你們住哪裏，我們一起走吧。大哥城笑道，他們要返消防局，我送你吧。

唉如果能夠和大哥城睡一睡，都不枉做女人一生，你母金好看到大哥城的胸膛，想起平日看那些鹹濕書，甚麼高潮，她成世都未試過。大哥城說，不如行廟街。想不到，十二點了，廟街還這麼多人，看相算命的老江湖，叫她，阿嫂，看姻緣，大哥城便笑，你看，他們一看就知道我們不是夫妻。暖暖的，湊過來，在你母金好耳邊說，不如做一晚夫妻，好不好。

你母金好停了停步，十二點了，廟街還好光好亮。

如果能夠和大哥城做一晚夫妻，多麼好。

做一晚夫妻，她橫豎不是處女了，反正沒有人會知道，她知，大哥城知，兩個人，密密的，腿纏腿，腰貼腰，熱的熱，濕的濕，多麼好。

你母金好停了停步，說，我和我老公，貌合神離，好久都沒上床行埋了。但不行。她說。

好多年，你母金好都不敢逛廟街，說人多。好多年，你母金好都沒有再去廟街。她記得，最後一次，她四十歲生日那一天，十二點了，一天完了一天開始，人那麼多，那麼亮，老江湖說，阿嫂，看姻緣，但我已經嫁了，有仔有女，嫁了就一世，不管甚麼甚麼，打也好，各有各也好，你母金好，十一姊妹，她最大，怎麼好給妹妹知道她有姦情，這怎好，阿堅他可以去叫別的女人，她無所謂，她不能有別的男人，做淫婦，那天晚上，她多麼希望和大哥城睡一睡，一個女人，一生有幾個男人，不為多，但她說，不可以。

大哥城還照舊找她打麻將，久不久給她一千幾百，說，給你買東西吃，吃點甚麼，補補。

你母金好，從始至終都沒有跟大哥城睡過覺，但如果一個女人一生都會有一個難忘的男人，那個男人是大哥城而不是阿堅。

34

當初你母春蓮都沒說憎你阿爸。你阿爸不是你母第一個男朋友。之前有人介紹了一個肥佬，去兩次街，喝咖啡行公園，行公園就要拖手，摸身摸世，你母春蓮大叫一聲鹹濕佬，以後就沒有見。在領叻廠識得你爸見牛，行了年半，他先行，你母跟後面，去看過兩次戲，行過兩次上海街買衣服，沒甚麼時間，在領叻廠朝八晚八，沒休息，行一會就要趕着回家睡覺。你母春蓮，離家自己在石峽尾租一間房，在樓梯底，八十元一個月租。行了年半見牛就說結婚，你母春蓮二十三歲，見差不多，就結婚，誰知原來嫁了個打靶鬼。

在樓梯底成日給人摸，睡着覺，也不知是誰，總之有人在胸前亂摸，你母春蓮就在床前加了鐵絲網，好似坐牢，想想結婚也好，給一個人摸比給好多人摸好，如果一定要給人摸。在塑膠廠做焊工時你母春蓮曾識到一個，姓蕭。姓蕭的好喜歡你阿母，人幾好，一齊做焊工，燒到一手都是水泡，流膿流血，兩個人就好談得。都忘記了，有多久，姓蕭的和你母攤牌，問你母春蓮，到底合適不合適。你母只有說，不合適，還說配他不起。其實那裏配他不起，她口裏這樣說，心想他配她不起才對，他人好矮，又瘦，好似隻老鼠，你母春蓮不想將來自己的仔女，又矮又瘦，所以就不肯。

當初自己一個人走出九龍，以為世界好大，但後來個個女人都一樣，結婚生仔，給人摸給人睡，世界好小。

那時有人介紹你母春蓮去上環打住家工，都做了兩年，覺得好慘，不喜歡。你母做打雜，抹地，掃地，洗衫，熨衫，買菜煮菜不用你阿母，事頭一共有三個工人，打雜最低，其他兩個工人，鳳姐姚姐，都做好久了，食飯和主人一起食，你母就自己在廚房食，好賤，站在那裏食，不是吃剩菜，有菜另外留着給你母春蓮吃。吃完就去接少爺放學，少爺六七歲，好佻皮，拳打腳踢，打到你母春蓮一身黑，替他洗澡又打，執床又踢，無端端，你母春蓮又不敢告訴事頭，只告鳳姐姚姐。鳳姐姚姐說，搵食艱難，人家是有錢人，是事頭，打你踢你是應份。你母春蓮想，人又是人，我又是人，人有娘生，我有娘生，為甚麼我要給人打給人踢，吃飯要在廚房站着吃，春蓮覺得自己不似人，主人家那頭大狼狗都給少爺抱着噉，就去塑膠廠做，那年已經夠十八歲。

35

到一九八九年，上海佬死了。本來好好的，突然中風，不能動，廠都沒回來，你母金好收工上去文華樓樓上探他，上海佬中風以後，突然間老了很多，成頭變白，又瘦又黃，整個

人縮小了，你母金好老覺得自己眼睛不對，把整個世界都看得又小又暗，想想在上海佬處車衫，一車車了二十幾年，上海佬女兒阿帶，看着她出生，看着她大，又唸完大學，嫁人了，叫她金姑娘。你母金好以爲學得一門手藝，車衫可以車一世，上海佬中了風後，你母金好才發覺，自己眼睛不好了，連針頭都看不清楚，要配老花鏡，自己已經四十四了，上海佬不經不覺已經六十八，有這麼老了麼，上海佬叫她，金好，你有甚麼教教阿帶，我只得她一個女兒，你要將她當子姪教。金好說，她唸書多，學識多，我只會車衫，我怎敢教她。上海佬說，你這樣說就是看不起我女兒了，她甚麼都不懂，廠裏的事情都是你管，有甚麼不經過你手，你怎能說不會教她。我眼看都不行，年紀這麼大了，做死一世，養大一個女兒，有一班老工友和我一同捱，現在做製衣都很難做了，關了一家，又一家，都靠你了。你母金好想，怎靠我，都沒訂單，配額又貴，我又不是美國佬，但見上海佬說幾句話都一身汗，便嚙下去，算了。

上海佬死後阿帶請你母金好人寫字樓，給她一個信封，說，請簽收。我們光榮結束了，我跟我老公要移民。

阿帶也沒虧待她，遣散費加退休金有差不多十萬元，依足勞工條例，有多沒少。但你母金好，離開文華樓，佐敦道，以前好旺，有好多巴士好多船，現在都沒甚麼人了，文華樓好

黑，好暗，又有工會，又有色情架步，二十幾年了，你母金好想，你爸阿堅死了，或金好爛賭阿爸死了，十一姊妹死了，阿母死了，都沒甚麼，欠遲早，但她從來都想都沒想過，自己會沒工做，沒衫車，廠會關，上海佬會死。沒工開了，你母金好雙腳突然輕浮起來，沒工開，成天溜溜長，十萬元，棺材本，有出沒入，沒工開，難道靠阿堅，阿堅前幾年去做看更，二千元一個月，賭馬都不夠，靠仔女，你兩兄弟，不問她拿錢她已經偷笑，你哥做經紀，自己都有餐沒餐，你又在唸中學，靠父靠母麼，從五歲開始，就沒父沒母可靠，只靠自己雙手，靠妹妹麼，十一姊妹，她們出身去賺錢你母金好都會給她們二百元，買一套新衣服，十個妹妹，嫁的嫁，走的走，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你母金好最大，只有她幫她們忙，從來沒想過，要向她們開口，你母金好，拿着十萬元支票，一隻舊水杯，一把剪刀，幾件衣服，碎布，腳步輕浮。

一句光榮結束，一張支票，你母金好的一生就完了。

難道叫她重新開始。那年她五歲，從大陸坐豬車來香港。那年她可以開始。

她要先將頭髮剪短，然後染黑，去買幾套新衣服，已經很久沒有買新衣服了。

從來沒想到在家對着那四堵牆，一對對了十年。你姑母玉桂以為阿爸慢慢會好，玉桂阿爸不肯下樓，七層樓高，你姑母玉桂扶他在家裏，逐步行，行一個小時從廁所行到廳，你姑母玉桂，當初還會焦急，一身大汗，久而久之，慣了，心好靜，好單純，甚麼都不想，就陪阿爸行，就當她當初對不起他，欠他。過了四年，你姑母玉桂拿衣服回家車，想阿爸好了便返工，四年沒甚麼事，但阿爸突然不肯再行了，連下床都不肯。

阿爸說，情願死。你姑母玉桂心想，死就容易，活着很難。

阿爸說死就容易，她想死，都很難，不孝不義，弟弟還小，阿爸又癱了。

姑念你玉桂阿爸，曾待她好。年初二叫你姑母玉桂，阿弟着好衣服，女子不准入茶樓，玉桂阿爸，還帶玉桂人茶樓，由她吃，人家笑他罵他亦不管，阿母叫玉桂打住家工，阿爸就自己偷偷拿錢給玉桂讀書。叨念阿爸一點點好處，你母玉桂，在四堵牆之間，過了十年。

最後還是跌下床，跌穿了頭，縫了針之後便一直發熱，不得不住到醫院去。在醫院裏不肯吃藥，多多藥，扔到垃圾桶。玉桂去看他，罵他，你不吃藥不行，你要信西醫，人家西醫很有成效，醫好好多人。玉桂阿爸，沒作聲，望到別處，聽她講。你姑母玉桂說，你快點好起來，我想返工。

玉桂走後她父親便斷了氣，仍在床上。玉桂沒哭，喉頭有點緊，卒之死了，死了對她對

他都好，他那麼辛苦，不知做人爲甚麼的，等死，還要等很久，太殘忍了。

阿爸又喜歡吃。

三十五歲，她再出來返工的時候，三十五歲，世界變了，廠裏多了很多大陸妹，大陸妹又年輕，又肯做，而且人工很便宜，梅珍妮已經關了，到大角嘴駿馬製衣廠，一樣是大廠，車牛仔褲，牛仔布好厚，好難車，大陸妹又好，沒衫車的時候表面和你好，一有衫爭着做，做大碼做大紮，管工比你母玉桂小幾歲，結了婚，有點義氣，會給你姑母玉桂留幾紮大碼褲。車了半年，你姑母玉桂，很難爭，賺得好少錢，一期糧幾百元，於是去了愛勞恤做版，頭版起一至兩件，全件起，每日可以起四、五件，起版靠車工技術，一個人做，大陸妹不能和她爭。

十年了，香港變得真快，大陸妹和大陸仔去離島渡假屋玩，玩完回來大陸妹都可以講，怎樣怎樣，上了床，用甚麼套，怎樣避孕，世界變得這麼快，你姑母玉桂話都不敢說話，人好像啞了一樣，她們真是，真是，玉桂不知怎樣形容她們。早知如此，她的當初可能不一樣。玉桂又好像穿一條純白小短袖衫裙，一雙白色高跟鞋，一個人，踏着無聲的舞步，慢慢的，旋轉，旋轉，腳尖有蝴蝶，飛了開去。

阿弟都拍第三個女朋友了，有時回，有時不回，視家爲酒店，玉桂麼，就是酒店清潔阿

姆。

37

你爸阿九死後你母彩鳳又開始唱歌，自己一個人，晚頭黑，紗廠已經沒甚麼訂單，一個星期起碼休一天息，晚頭黑你母彩鳳不去返夜班，你和你妹已經睡了，她就自己一個人，在燈下唱歌，不知她唱甚麼歌，好古老的歌，國語歌，保衛中華，虹彩妹妹，哎呀似啲甚麼的。

沒工開你母彩鳳自己會去看電影，你已經唸中學開始和同學上街了，她看的電影，國語片，好古老，片花花，明星都沒聽過，甚麼葛蘭，白茵，你不肯陪她去看，她就自己去，看那些早場，沒甚麼人去看的，好像看鹹濕片，幾了人人場。你記得，有一次，在樓下碰到你母彩鳳，那天她休息，拿着一罐汽水，一包吃了大半的爆卜，一邊走一邊唱，又瘦又小，穿一身黑衣服，你母彩鳳不說話，四十多歲了，自己看完電影回來，少女似的，側着頭，走一個人的路，你覺得好奇怪，從來未見過你母彩鳳，這般模樣。你母彩鳳的少女期，晚了三十年。

原來兒女婚姻，都過眼雲煙。

做人好容易，過一世。

你母彩鳳白日坐在窗前，爲你們釘校服跌下的鈕扣。陽光白花花，你母彩鳳，不唱的時候好靜，頭髮好乾淨，低下頭，身後有一條淡淡的血痕，隔了很多年，她還記得。

從前的工廠少男女笑聲多，從前的夏天熱，從前的汗，從胸前流到下體。

廠裏好閒，十台機開得三四台，工友通通是，阿伯阿婆，四十幾五十歲，幾個年紀輕點，三十幾，都是越南人，南越人好一點，會講我們話，北越人只會講幾句，鷄同鴨講，各有各做事，都沒話講，日日都傳廠會關，傳到領班石綠英退休不做，副廠長陳海裕都死了，南豐紗廠、四海紗廠都關了，搬到印尼、泰國，廠房拆掉蓋房子，賺好多，炒房地產炒一年好過做紗廠做二十年，香港大紗廠還不關，一個星期開三四日工，輪班開，機器照舊開二十四小時，你母彩鳳不用返兩班了，知道紗廠的日子不多，返早班，放工就去大牌檔，送外賣。

喉頭好痛，痛好久，連喝水都痛，你母彩鳳都忍着，忍着忍着可會好，愈忍愈痛，不得不跟你說。那時你已經進大學，是個大人了，逼着你母，去做檢查，以爲是癌症，等報告時你好擔心，課都沒心情去上，你母彩鳳，去做了檢查倒沒甚麼，照舊返工放工，痛得不能唱，晚上自己一個人坐在窗前，好奇怪，她坐着窗前，暗暗的，你們都睡了，她坐在窗前，

好靜。

後來發覺不是癌，是良性瘤。

你母彩鳳說，沒有甚麼好擔心的，這是人生必經階段。

不是癌也沒有甚麼好開心的，遲早來。

38

是你，帶喜。

撞鬼了，這麼老。

你母帶喜，好多人，街上都是人，又下大雨，你母帶喜挽着女兒，穿着男人的灰黑雨衣，又打一把男裝黑傘，你母帶喜說的，男裝衫好，夠大，男裝鞋好，夠實淨，你母帶喜拿你爸的手帕用，你們三姊妹，自小就沒有穿甚麼花花草草，甚麼粉紅大蝴蝶，你母帶喜常笑，好像生了三個仔，你大姊唸醫，你二姊唸音樂，你母帶喜從來不說甚麼，你們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，女兒都大了哇，就是我們從前那個年紀了，你母帶喜，無父無母，跟兩個阿哥大，兩個阿哥說，你再上工會，打斷你的腳，你母銀枝返大陸建設祖國捱肚餓之後，很多事情都不一樣，暴動那時候，那個年紀，你母帶喜和你母銀枝，揸着假炸彈，街好大好空靜，隨隨便

便，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，到後來爲甚麼沒有再見你母銀枝呢，銀枝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暴動之後李存昱就甚麼人都不想見，你母帶喜又認得你阿爸張金發，和你母帶喜同廠做雜工，後來才轉去做紮織。和張金發結婚時擺酒都沒請你母銀枝，每逢想起銀枝，心裏都不痛快，蟻咬似的，有甚麼事麼，甚麼事都沒有，年紀輕時說過玩話，說要愛她，一轉眼二十幾年，大家都這麼老了，臉上長了花花的，淡淡的皺紋，碧玉裂似的，北京宣佈戒嚴了，下好大的雨，八號風球，你母帶喜挽着你兩姊妹，要上街遊行，你姊笑，阿母好激，你母帶喜笑，還有很多事，你不知道呢，已經是你們出生以前的事，你母帶喜穿上雨衣時就想起，第一次見到銀枝，穿了一身阿哥的汗衣長褲黑布鞋，第一次來月經，三十年了，這麼多人上街，你母銀枝，向着維園方向走，好多人，生果販都推着生果車遊行，銀枝挽着你二姊和你，沒工開，在荔枝角大有做，車雪樓、飛機恤，吊鹽水，時有工開時沒工開，幸好你哥已經出身了，做金融經紀，你阿爸李存昱，說要食碗面反碗底，都給國家整得他好慘，所以在大陸搵好多錢，報仇一樣，現在不知他在幹甚麼，總之成日返大陸賣建材，一年有半年不見人影，一次成個月電話都沒打回來，有人打來說是公安，才知道他給人拉了，你母銀枝花了十幾萬才將你阿爸李存昱弄回來，上到去汕頭，好多人來拿錢，李存昱不在公安局，原來住在賓館，成日看電視，把他軟禁，到問他爲甚麼給人拉，他只說，這個國家沒卵用，亡了

它吧，跟香港一樣，做殖民地，還更好。給人拉了以後，花了十幾萬，放回來，送汕頭車牌及營業牌照，你母銀枝笑，真是盜亦有道。北京宣佈戒嚴，你爸李存昱在東莞，打電話回來說，不要出去，你母銀枝已經出去了，光你在家睡覺聽電話。

這一年五月，很多人，肩並肩，在街上。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，挽着自己女兒，並着行。你姊說，你們兩個，好像。你姊說，不是樣子像，樣子一點都不像，而是，好像，看起來，好像。說得銀枝帶喜，都笑了。

39

初見大家都吃了一驚，這麼老，銀枝這麼老，帶喜又這麼老，看了幾看，就習慣了，就跟以前一樣，不覺銀枝老，不覺帶喜老。李存昱說，你不要去，自己不是一樣在廣州行珠江橋到海珠廣場，他這麼老的人了，成五十歲，還夾在那堆年輕人中間，唱國歌，你母銀枝在電視新聞片見到自己的丈夫，唉那麼老了，成天罵共產黨，又說要食碗面反碗底，報仇甚麼，給公安拉了又花光了積蓄，唱國歌還唱到那麼大聲，還帶頭行。張金發工都沒有去開，和一班工友在地盤寫標語，弄橫額，「愛國無罪」「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」，你母帶喜說你爸張金發，你懂甚麼愛國你，愛甚麼國，炮打三家村是甚麼你知不知，我反英抗暴的

時候，你還在賭字花呢。好多年後的這年五月，你母銀枝和你母帶喜，在人群中，並着走，你母帶喜已經沒去車衫，在醫院做阿嬾，遞便盤，派藥，拿X光片，抹地抹身，放兩個星期大假去遊行，沒很多話，翠巧去年有子宮癌，割了，沒甚麼事，瘦了很多，招弟，沒了她消息，好像嫁了一個行船佬，你兩個阿哥呢，二人開着收音機，買幾支水，遊一遊，停幾停，好熱好多人，水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像郊遊，你母銀枝，一樣煮好飯洗完衣服才出來遊行，幸好現在有電飯煲和洗衣機，大仔做金融經紀，搬了出去住，二女今年入大學，算是乖，都沒學壞，希望他們在社會上，做個有用的人，也不要求他們獻甚麼身，那像我們年輕時那麼傻。

但此時此景，多麼熟悉。

開槍了，此時此景，多麼熟悉，銀枝帶喜，午夜在街頭走，好多人，這個晚上，不夜天，北京天安門城樓的火有幾亮，香港的燈光就有幾亮，你母銀枝，和老鼠一同行，你母帶喜，出生就和屍體睡，帶喜暴動時第一次見死人，那個盧祺，沒甚麼話的小伙子，直挺挺，吊死，這一次銀枝就是第二次了，又不是在她眼前死，那個女孩，七歲，在馬頭圍道給炸彈炸到血肉飛散，到如今，二十多年了，銀枝帶喜，誰都沒說過，連李存昱張金發都沒跟他們說過，女孩兒，在她們眼前死了，銀枝帶喜她們只是，甚麼都沒說，沒再去工會，沒再見

面，每逢中秋，銀枝都會想起帶喜，去看她時那間秘密暗小的房間，她們臉對臉，坐着，那時你母銀枝懷着你阿哥，而過年時你母帶喜總跟三姐說，想去看一下銀枝，銀枝不知怎樣了，生了第二個了吧，但一直都沒有去，自己孩子又吃奶又生病，又要返工又要煮飯，銀枝臉黃黃，帶喜青青白白很頭暈，沒甚麼病，搽點白花油萬金油就好，帶喜銀枝，這個不夜天，六月，又見到血淋淋屍體，好多，在板車上推着，在北京，不知死了未，不是在她們眼前死，銀枝還會感到腥，就拿白花油來，叫帶喜塗一塗，帶喜說，不了，我有萬金油。

開槍了，其實真的不很奇，你母銀枝說，一點都不奇，你母帶喜，拖着你母銀枝的手。

40

做女那時不知幾辛苦，又要耕田，又要上山斬柴，餵豬，在元朗大棠行去後海灣拿茜給豬吃，你說遠不遠，還要行回來，海好深，摸到蚌就當場食，食完就擔，茜多就曬乾，還養牛，去看牛牛都推不動，你母春蓮就在石頭上睡覺，睡到不見牛，給阿爸，打到腳都跛。不見牛沒久，阿爸打完她便死，你母春蓮不知他甚麼病，他叫吃花生就給他吃花生，沒醫生，去看唐醫，都不能動，春蓮和阿母抬着籐椅，阿爸坐中間，抬上去看，一樣死。阿爸死了阿哥就去了婆羅乃，給人做仔，那年阿哥都有十六七歲，去了就沒有回來。阿爸死，阿哥又給

人做仔，阿母就給人趕，祖屋傳男不傳女，你母春蓮，春蓮阿婆，春蓮阿婆，在天水圍租到屋仔住，你母春蓮說，最憎圍頭人，我要出九龍，做工。

春蓮阿婆不給她去，你母春蓮就不再跟阿婆講，阿勇介紹你母春蓮，光頭阿勇，介紹你母春蓮出九龍打工，你母那時都有十四五歲。阿勇在九龍做木工，告訴你母，去石峽尾，南甚麼街，你母都不知南甚麼街，石峽尾亦不知在哪，總之在九龍。你母走那時，沒告訴春蓮阿婆，又沒告訴阿母，那時都沒說甚麼離家出走，有個叔婆很同情你母，叔婆自己都想出九龍做工，又不敢，有仔有女，發夢都不敢，只好幫你母春蓮擔行李，一擔，和你阿母擔到元朗墟，不知那個叔婆，記得樣子不記得名字，那麼多叔婆都忘記誰是誰，你母春蓮自己一程坐小巴，沒巴士，坐小巴出九龍，出到九龍問石峽尾南甚麼街，去製衣廠做雜工，人工好少，才一百元，租一個床位，在南甚麼街，兩個人睡，一個人五十元，好貴。

出九龍做工就很少回天水圍，沒有錢，賺到都不夠自己用，沒錢就不回，做了幾年，阿婆死了，阿母又搬回大棠村，跟叔婆住，也不知那個叔婆，好多個叔婆，不知誰是誰，你母春蓮過年都沒回去看阿母，沒錢拿回去給阿母，阿婆死了，阿哥給人做仔又沒有消息，不知阿母怎樣過。

後來你母春蓮去打住家工，好受氣，但賺到錢，住事頭，吃事頭，一個月一百一十元，

做了兩年，儲到千幾元，好多錢，才敢回去元朗看阿母，甚麼都沒買，錢最好，給春蓮阿母五百元，阿母笑到見牙不見眼，你母春蓮想，講甚麼，有錢有親沒錢沒親，阿母好現實，回頭一想，阿母寄人籬下，一定好受氣，也難怪，錢最親。

41

當初有甚麼原因，帶喜銀枝不再見面，一九八九年，發生了一件衆所周知的大事，帶喜銀枝，手拖着手，銀枝的手，車衫車幾十年，車到手指頭都花斑斑，而帶喜的手，洗地抹窗，煮飯洗碗，一樣又粗又硬，銀枝說，一點都不奇，帶喜甚麼話都沒說，一夜到天亮，甚麼話都沒有說，天亮的時候，天安門廣場至長安大街都關了燈，坦克順利清場，槍聲零星落索，帶喜便睡着了。

開槍之後，你母銀枝沒工開就叫你母帶喜收了工去行女人街，買東西。你母銀枝忽然說，要去美國。你母帶喜說，你懂英文麼，你有錢麼，你去過美國麼，你去美國做甚麼。你母銀枝，想想又是，就沒再說，去美國的事情。

也不是怪你母帶喜，存心數落她，澆她冷水，也不是要開工，荔枝角大有製衣廠，開槍以後沒多久便關了，老闆移民，你母銀枝，自己幫街坊做衣服，收好便宜，一件衫裙收二百

元人工，在家做裁縫，賺些少零用，就是提不起勁找你母帶喜，她又要輪更，不知她甚麼時候得閒甚麼時候不得閒，她又住得遠住柴灣自己住葵盛，你母帶喜，時常想掛個電話給銀枝，問句好甚麼的，但又沒甚麼話好說，丈夫兒女經，沒甚麼好說，有苦自己知，這麼多年都沒跟人說也沒有甚麼再想跟人說，放了工就好累甚麼都不想做，連家務都不想做，做人做到四十幾歲已經好累好累了，醫院裏見到都是病人死人就很厭惡，休息最喜歡睡可以從早上十時睡到下午六時，睡得跟返工一樣時間長。開槍以後，銀枝帶喜，沒有甚麼事情發生，跟從前一樣，李存昱你老味呢班臭仆街罵完一通以後，照舊回大陸賣建材，難道房子不蓋錢不賺，他說的，血債錢償，他在大陸的時間更多了，索性不回，可能有二奶，你母銀枝也不管，有錢拿回來就算，隻眼開隻眼閉，都幾十歲了，難道還離婚，張金發倒轉了死性，開槍以後，星期日都說去做義工，擔擔抬抬，人家站在台上演說出鋒頭，他在台下沒名沒姓，拉電線，掛標語，釘枱架，還要給警察抄身份證，做義工，做到警察都認得他，見到他都叫，金發哥，識做喇，你爸張金發，怕身份證掏來掏去，會不見，就給警察抄影印本，他們又接受，有時在街見到，差人都叫他：張金發，近來不見你，沒去遊行示威嗎，你母帶喜，想此一時彼一時，自己沒去做的，老公老了就去，有時她想，國家又不是人，又不是債主，你母帶喜，總像欠了一個叫國家的，連你姊都說她：好愛國。

42

幾年後才收到你母銀枝一個電話說，你休息上來幫幫我好不好。你母帶喜沒等到休息，收了工下午七時就到葵盛你母銀枝處，滿屋都是房間般大的紙皮箱，你母銀枝要移民，不是去美國，去加拿大，做金融經紀那大仔申請的，她要過去，幫着帶孫。

十一姊妹，數你母金好最大，一九八九年上海佬死了，阿母又死，北京又好多人死，那一年死得人真是多，上海佬死了幾個月廠就關，你母金好，四十四歲，人家上海佬太子女就說光榮退休，你母金好，日子很長還要做，染黑了頭髮，去旺角商場買了套新衣服，買了對少高高跟鞋，膽粗粗，去見工，怕甚麼，連法官羅顯聖都怕了她生果妹金好，羅顯聖的女兒羅海倫，一樣做律師，她倒沒有見過，聽過，就在羅顯聖法官女兒，羅海倫律師的寫字樓做過，打掃吸塵，沖咖啡，送信影印，送文件，我甚麼都做，做了成二十年，甚麼都我打理，她現在移民了，光榮退休，不做，給人揭穿了大不了走，無所謂，你母金好，五歲就在街上賣生果，好小就知道，人嚇人，不是人嚇你便是你嚇人，不如你嚇人好過人嚇你，你母金好膽子好大，連英文字母有幾個都不知，都給她人嚇人嚇到一份工回來，在中環律師樓做寫字樓助理，兼沖咖啡，洗杯，抹桌子吸塵都不用她，有清潔公司做，問題就是，看英

文。

四十四歲，你母金好要戴老花眼鏡了，不敢在公司學，識到隔鄰會計師樓劉姐，跟她學，在廚房邊沖咖啡，一個字一個字母寫，也不難，學會寫字母就去社區中心成人班去學，英文初班，一句一句學，跟以前做廠一樣，朝八晚九，律師樓五點半下班，你母金好六點半才走，然後就去上英文班，一星期三晚，你母金好都不知辛苦不辛苦，你爸阿堅沒用去做看更，看他不出兩三年就給人淘汰，人家做護衛員要穿制服，精神精神，那像阿堅成天烏眉瞓睡，工廠已經沒得做，那時候是皇后又怎麼樣，好一時不能好一世，你母金好，染黑了頭髮，星期天還在家，做肥素，敷面，中環的小姐們去給人按幾按，洗幾洗，幾百元一次，你母金好，自己做，四十四歲，好像給阿堅做小一樣靚，阿堅看着你母金好愈老愈好愈風騷，有得看沒得食，不敢說話你母金好賺錢比他多，只好心裏恨，在家裏見到你母金好走過乘機摸她一摸揩揩油，你母金好不禁眯眯笑，好多年沒有和阿堅行埋，分房睡各有各，他再也不敢碰她，你母金好便覺得，很自由。

四十幾歲了，才開始覺得，都幾好。

阿母死都算死得好，入醫院兩個星期就去了，沒怎受苦，死前那個星期日醫生放她假，十一姊妹連九個孫七個女婿，幾怡人吃了一餐龍蝦宴，叫齊十二道菜，大家都不敢講是甚麼

宴，心知是最後一餐，叫阿母盡量吃，阿母注射了嗎啡針，有點興高采烈，光是笑，甚麼都吃不下去，你母金好說，吃不下，在口裏，舐一舐，舐點味道，都好，就吐出來，阿母將飽魚含在嘴裏，像吃糖，好好味。吃完大餐就回去醫院，半夜便死了，可能好開心。你母金好工廠關了，沒甚麼做，正好做喪事，葬完阿母就去中環上新工，剛剛好。

律師樓做了幾年就合併，其實即是關門，律師行叫合併，說起來好聽。你母金好都想着在中環再找工，誰知律師合併了還請她，律師都炒了都沒炒她，阿堅做幾做，做看更說明不准睡覺他一樣成天睡，不睡覺就聽收音機賭馬，給炒了，阿堅喊退休，說老了，你母金好想，你有錢你有閒就說老，你母金好可不敢說老，成頭家，一樣擔，幸好住公屋，你爸阿堅在家，到處睡，你母金好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好像他是狗，還要不請自來的流浪狗，其實阿堅人幾好，只是沒卵用，將來他先死，就好，你母金好先死，他就慘，他退休沒事做都要等你母金好放工回來煮飯食，金好煮便吃，金好不煮便不吃，你母金好晚頭學完英文回來，一樣煮，心想都煮不了多少年給你吃，不是你死便是我死，煮飯煮一世，都算盡了我做女人的責任，自己給自己打分，有七十。

十一姊妹數你母金好最大，最小的十妹，讀完預科，出來做事了，比你母金好小二十幾年，跟你阿哥同年，其他妹妹，沒讀過好多書，又不是賺好多錢，但總算沒有學壞，做售貨

員，接線生，文員，開巴士，送貨，全都有正當工作，沒做不勞而獲的事，沒去害人，過年過節，十一姊妹，有仔有女了，都來到大姊家吃一頓飯，五妹有心漏病，二妹又有糖尿，姊姊妹妹都有來有往，沒爭交沒鬧交，買燕窩，買低糖食物，妹妹都會看着妹妹，給五妹二妹，你母金好數着最大，從來沒有行差踏錯，給妹妹做壞榜樣，賺幾多拿幾多回家給阿母，妹妹都有書讀，不讀完中學都有小學讀，不像你母金好，四年讀兩級，讀一陣阿母又生，又停，沒賣生果就日日車衫，到四十幾歲還是文盲，但不要緊，學了五六年英文你母金好，都認得英文地址姓名，有人打電話來講英文都不會慌得要收線，懂得問，噢都啲溫吐士必吐，你哥出身了，不用管，自己賺自己使，你都唸大學了，有學識，自己有思想，你母金好也放心，夫復何求，拉上補下，自己那七十分，有三分不足，是沒辦法。和阿爸將十二妹扔了，放下一百元利是，用芒果箱將她裝着，放到堅尼地道去，不知是生是死，二十幾年前的事，你母金好還是覺得不應該，那十二妹，來找她，叫她，大姊，大姊，你一九七〇年五月將我扔在堅尼地道，讓我做遊魂野鬼呀，大姊，你母金好便嚇得一身冷汗，推醒你說，你十二姨，來報夢，是你母不好，將她扔了，你問，你怎知她報夢，你母金好說，十二妹，連幾年幾月在哪裏扔她都知道。你笑說，她當然知道，你知道，夢是你造的，你夢到她，她便知道，說得你母，啞口無言，只說，總之是我不對，又添一句，如果十二妹還活着，和你一樣

大，你聽了便覺得有點恐怖，會不會我就是十二妹。

現在只想今天。來到這個年紀，都沒將來了，捱着日子，那頭近，昨日的事情，你母金好不多想。大哥城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打電話來，阿堅知道大哥城打電話找你母金好後，你母金好便不肯再見他。大哥城央她，我們光明正大，又沒做過夫妻，怕甚麼。你母金好說，我們行正企正，甚麼都沒有做，心裏卻將那件事做了，其實都一樣。更況且，即使光明正大，阿堅都說我有事，何必受嫌疑。其實你爸阿堅都沒發脾氣，只問一句，沒說過甚麼，你母金好就沒再見大哥城，後來聽說他搬了，電話號碼都轉了，他打電話來她沒有再聽，就這樣斷了，都有幾年。

只想今天。希望來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爸阿堅没用，最好他先去，自己才去。其實人生在世，辛苦渡日，沒甚麼好依戀，說恨也無恨，多少事，都記不清了，何必記得那麼清楚，唔，你母金好頓一頓，抱着雙手，坐下來，微微一笑，說，因為向來明月不常圓。

43

阿弟帶女朋友回來，你姑母玉桂就一整夜不能睡。阿弟總是默默的幹，但姑母玉桂，聽得好清楚，牛仔褲跌到地上，零錢滾了一地，呼吸你一聲我一聲，啄木一樣的吻，女子微微

擺動，低低呻吟，你姑母玉桂，心驚肉跳，要到廚房喝一杯水。阿弟有時連續幾天都不回來，其實阿弟回來不是睡覺便是看電視，自己弄一個即食麵，有時弄兩個叫玉桂吃一個，開一罐五香肉丁就了事，但阿弟不回來你姑母玉桂，人人關了門，玉桂便好驚，將門鎖得緊緊的，走廊有人走過總覺得會停在門前，待人家走過又有新的夜歸人，爲甚麼那麼多人，好晚才回，但都不是阿弟，她又不會叫阿弟回來，他不回來她又面對着，四堵牆，緩慢而又安靜的，另一個十年。

慢慢才習慣，原來她的生活裏只有阿弟。阿弟一直没結婚，到生了你出來，阿弟還是不結婚。你姑母玉桂不明白，阿弟，這又甚麼好，你又怎對得起人家，人家是好女孩，未結婚就生小孩，怎好。阿弟笑，我和她結婚她都不肯呢，現在世界不同了。阿弟跟你姑母玉桂說話，都不看她，對着電視機說，而且我結婚了，你怎樣呢。你姑母玉桂抬頭看，客廳好小，放一個組合櫃，一張枱，一張沙發，阿弟的體操單車，掛着父母遺照，一邊是廚房，兩個房間，一間廁所，四堵牆。阿弟很好脾氣的看電視，吃即食麵，有時回有時不回，但你姑母玉桂知道，阿弟總會在這裏，看她。這樣，她花了十年，看阿爸，阿弟又要花幾多年，來看她。你姑母玉桂，心裏彷徨，縮到廁所門口說，這樣我不是負累了你嗎。阿弟這時才看她一眼，說，你都傻，你說甚麼。我只是不想結婚，不關你的事。

阿弟的底褲，掛在阿弟房間窗前，搖搖盪盪。奇怪，不是第一次見阿弟的底褲，有時會幫他洗，但你姑母玉桂，見到阿弟的底褲，搖搖盪盪，竟然臉紅耳熱。

愛勞恤那裏做了四年，廠長問她回不回新會做，廠會搬去。你姑母玉桂，回來問阿弟，其實心裏已經決定了。阿弟說，你不要去，我會養你的。你姑母玉桂，長嘆一聲，唉，你打鐵賺得幾多，你又有老婆又有女。

找了半年才找到去黨安芬車胸圍，胸圍手工多，人工低，你姑母玉桂不嫌，車了兩年還是沒得車，做到八八年。

做到八八年，車衣實在沒得做了，在印刷廠做了半年，在證券行做了三個月，清潔公司去抹電話抹了八個月，去學中文打字打了三個月，賣快餐賣了五個月，做得最長在傢俬店賣傢俬，做了兩年。印刷廠關了，紙太貴，證券行大學生好多，他們叫她做甚麼她都不會聽，你姑母玉桂，急得天天下班回來便在客廳流眼淚，阿弟叫她不要做了，你英文又不會，打字又不會，人家跟你說話你就臉紅，你做下去人家都會炒你，如他所料，三個月便把她炒了，去清潔公司抹電話，手掌和腰骨一直痛，痛得手掌無法張直，人無法站起來。每日抹成千個電話，一層樓幾十張桌面，每張桌子一個，有時間限制，一個上午做二十間寫字樓，有大有小，你姑母玉桂急得衝進去，抹抹抹，人家跟她講唔該，她望都沒時間望，已經抹了三個電

話，省時間不等電梯，走上走落，走到看醫生說膝蓋骨磨損，脊椎骨軟骨退化，手筋扭傷，做物理治療做了半年，又不做。去學中文打字，你姑母玉桂，只讀過一個學期小學，新聞紙都不會看，光看娛樂版，會寫自己的名字，地址，中文字認得好少，去學中文打字才知常用現代漢字是二千個。二千個你姑母玉桂也不知認得有否一百個。每日去職業再培訓中心學打字，根本跟不上，對着一盤一盤的字盤，先生說，你這樣，我很難，很難做，你當初報名爲甚麼不說你不識字，先生說得好大聲，全班都知道，你姑母玉桂是個文盲。是個文盲，也膽敢去學中文打字，她第二天就沒有再上培訓班。賣快餐，朝十晚十，老闆好鹹濕，你姑母玉桂以爲自己年紀大，不會碰見這些事，但老闆日日在她面前看鹹濕書，又說返大陸叫雞睡妓女怎樣怎樣，下面鮑魚好多水，毛髮好齊之類，說得你姑母玉桂，站也不是，走開也不是，只好不做。在傢俬店賣傢俬，又是朝十晚十，底薪好少，才一千，其他靠佣金。你姑母玉桂，臉皮好薄，人家說不好又不敢說好，明明傢俬沒貨又不會說有，老闆兩夫妻幾好人，見你姑母玉桂，四十多歲了，好老實，就叫她幫手點貨，收貨，安排貨車送貨，跟單，工資好少，才二千，都沒佣，你姑母玉桂，不敢要求，二千元都做，星期日照上班，一個月都沒一日休息，怕沒工做。做了兩年，老闆夫妻賣盤，炒地產賺到錢，何必守着破傢俬店，你姑母玉桂又失業，愈失業愈難找工作，每一次失業的時間，愈來愈長，自從傢俬店沒做後，你姑

母玉桂，找好久都没找到工，找着找着，就好灰心，不大找了。幸好阿弟好生性，打鐵打到自己做老闆，開間小鐵店，阿弟女朋友你阿母，好本事，自己開時裝店，玉桂和阿弟住公屋，阿弟交租，玉桂沒甚麼錢要使，對着四堵牆，每日用好少錢，又過了，三年。

自己做人真的好失敗，甚麼事情都做不好，時間悠悠長，自從十八歲那年，她的一生好像停頓了，那個老師傅，好好心腸的老師傅，招呼她，在太子道萬邦洋服店，姑娘，你坐坐，不用急。她穿着一件粉藍荷葉袖短裙，一雙白色高跟鞋，一坐，坐了三十二年，你姑母玉桂，世界變了，她還一樣，在四堵牆之間，扶着癱阿爸，抹屎抹尿，她弟會養她一生。下午她接到一個電話，她掛上了，心裏砰砰跳，叫她去上新工，在地鐵推人上車，她在細小的客廳轉了轉。轉了轉，想忘記，每逢她高興的時候，連海棠在她的記憶中總是那麼好看，你姑母玉桂，心思那麼密，纏纏綿綿，重重複複，但她並不後悔，她從來沒有怪過連海棠，是她自願的沒有人可以勉強她，再來一次，她明知會賠上一生的寂寞她都會，給他她的處女，她最珍貴的，給予她愛，勝過給一個無用的丈夫，她從來不需要一個男人，也不需要婚姻，你姑母玉桂，時間悠悠長都這麼過，她想她會很有耐性的，活到很老很老，只因爲她一生也曾經，好好的，愛一次。

香港大紗廠，和你母彩鳳一樣，捱捱捱，捱到關了布廠又關了染房，廠房賣了一半建房，都不關，你母彩鳳有日過日，照返工，一做做到九五年，你和你妹都已經做事了，你母彩鳳才不做，從十二歲開始做工人，一做做了四十六年，你母彩鳳不想和香港大紗廠鬥捱，開工都沒甚麼做，幾台機，好多人，你講我講你，你母彩鳳又不喜歡講話，返工好無聊，捱到你母彩鳳不做了，香港大紗廠還在那裏捱。

香港大紗廠那裏沒做，你母彩鳳照舊去大排檔送外賣。

算是死得好，做到最後一刻。

你母彩鳳還送六杯冷熱飲，西多，牛治，剛上樓梯便暈倒。醒來還交帶街坊，外賣要送到捷榮貿易，不然人家等不好意思。躺在地上，頭髮濕濕膩膩的，你母彩鳳轉臉一看，原來是血，想起彩鳳阿姨，彩鳳阿姨，死那年二十二歲，你母彩鳳比她活得長很多。彩鳳阿姨最疼她，和她一起買椰子，賣到椰子有麵包吃，好香好甜奶油飽。彩鳳阿姨生得好美，辮子溜長，日本仔來就剪了辮，改做男裝打扮。彩鳳阿姨給大天二一扯扯下來，淡淡的一條血痕，濕膩膩，扯斷她的髮，一撮一撮：你勾佬。彩鳳阿姨早早出門，多高興。你母彩鳳叫哥

哥，在渣華道對開空地賣椰子，哥哥和彩鳳阿姨在樹底笑也笑。彩鳳阿姨給你母彩鳳又香又甜奶油飽，說你甚麼都不要說。你看到甚麼都不要說。彩鳳阿姨一跳跳下來，你婆婆問彩鳳阿姨，你是不是死了但她沒有答。彩鳳阿姨沒有答，你母彩鳳甚麼都沒有說，從前沒有說將來亦不會說，你母彩鳳人又矮，嘴又密，從來沒發過怒，活到五十八歲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頭不特別痛，心頭抽着痛，好像很傷心，明明有天，都看不清楚，覺得暗，但你母彩鳳，從來未試過很傷心，傷心的感覺可能像現在，抽着痛，她便跟救護員說，你要通知我女兒。

從暈倒到死亡，十二小時。你母彩鳳，非常有耐性的，等你兩姊妹，好像去一個普通的飲宴，等你兩姊妹，見一個面，這個飲宴，只有你母彩鳳是新娘子，只有她一個人進去，你兩姊妹，只有送的份兒。她暈倒以後，心那麼痛，天空那麼暗，醫生沒跟她說她心臟血管爆裂，她已經知道，這一次，她動都不能動，連眨一下眼睛，都那麼費力，自己可能會死了。要死了，每個人都要死，你母彩鳳躺在病床上，想現在的醫院真是好，很乾淨，護士又微笑，說，你等一等。你母彩鳳要，等一等，她想見一下，兩個女兒，她們會有她們自己的生活，她陪不上她們了，兩個女兒都不會煮飯，衣服又不會做，連釘一顆鈕都不會，都是她縱慣了她們，但她們自會有她們的生活，這一種生活，是她未曾有過的，這樣她這個母親的責

任，已經完成，她們的生活，一定比她有過的好。

兩個女兒來到，你母彩鳳，已經看不清楚，好痛痛到睜不開眼，但可以感覺兩個女兒，她們的氣味和呼吸，從孩提她已經熟悉，不知醫生跟她們說了甚麼，她們兩個，衣衣呀呀的，不在哭也不在笑，發出一些怪聲，你母彩鳳想說，你們不要哭，但如果她們要哭，就讓她們哭好了，所以想笑，但臉上一動不動，你母彩鳳有點心焦了，她原想笑一笑，她不想兩個女兒難過，人一定會死的，遲早問題，還未死不必太歡喜，要死亦不必太悲哀，意思意思便算了，給自己心裏過一過。兩個女兒耳朵湊上來，好像要聽她的話，但她生她們，養她們，她們還不曉得，她沒有甚麼話好說，她很費力的，搖了搖，起碼她覺得自己搖了搖頭，不用立遺囑房子都歸她們，一半一半，她和阿九，一世都是靠雙手勞動，所賺不多，其他沒甚麼留給她們，她們都自立了，有能力，有思想，有學識，不用靠父母，她亦好安心，遺產喪禮這些事，是生者而不是死者的事，她管不着了，所以亦沒甚麼好說，只等她們，有甚麼想跟她說。但你們在想，努力想說點甚麼，這個時候，最後的時候，難道問遺產喪事，太掃興了，難道說，你放心的上路，好像她死定似的，你們想很久，甚麼都想不起來，原來真正要說的話，很少很少，只好握着你母彩鳳的手。

做人過一世，好容易。

在靜默與親密溫柔之中，你母彩鳳離開。

45

解放軍入城那天，下好大雨，一整個晚上都未停過，從六月三十日晚開始。五時就天亮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，升了旗。

七月一日晚上放煙花。你母帶喜，從六月三十日一直睡到七月一日，還睡不夠，手手腳腳都很重，一定是醫院的病人太多了，便盆清完又滿，有那麼多人要做心電圖，明明睡在床上，還聽到病人在叫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母帶喜再服兩片止痛片，收鼻水藥，兩匙咳水，又睡，天亮了又黑，黑了又亮，又再黑，醒來家裏一個人都沒有，張金發和三個女兒，一定出去了，你母帶喜，有點餓，打開雪櫃竟然是空的，心裏有點怒，張金發，和三個女兒，吃會吃，會埋怨這不好吃那不好吃，吃光了雪櫃的就落街吃飯盒，留着她，一個人，和一個大空雪櫃，等她去街市買，填滿它。你母帶喜，在空雪櫃前站了站，去擦牙，好多牙擦，你一個我一個，就沒有了她自己的，她亂找了找，張金發，三個女兒，各有各的牙擦，架上的四個空位都給填滿了，就是沒有她的，你母帶喜想了想，平日她的牙擦放哪兒，原來根本没她的位置。她想洗把臉，洗把臉，會精神一點，她的蘋果綠毛巾，哪裏去呢，她在架上找，門後

找，浴缸裏找，找不着，低頭一看，在地上，她的面巾給他們當地布，踩得一個一個黑腳印，一定是睡得太多，一九九七年七月，不知一日還是二日，早上還是晚上，你母帶喜昏昏沉沉，在無人的屋子，無人的屋子沒有她份兒，她突然張開口，大哭起來。

銀枝結了婚懷了第三個孩子她才結的婚。結婚時沒有請銀枝來喝喜酒，因為她從來沒想過要結婚，就算銀枝結了婚生了孩子，銀枝還是她的，親裏親。

銀枝懷着孩子來看她，兩個人，擠在床上臉對臉坐着，醜惡的大肚子，在她們中間，蜘蛛繭一樣，你母帶喜，很想用刀，將你母銀枝的大肚子，刺上一刺，讓胎兒小蜘蛛一樣流出。她們臉對着臉，你母帶喜才說，你不要再來找我了。

暴動期間她們還是見了面。

銀枝生了第二個的時候，你母帶喜才想，銀枝要有自己的家庭，過一個女人要過的生。張金發時常等她放工，她不討厭張金發，知他是個熱心腸的老實人，他說要結婚時，帶喜就說好。招弟、翠巧、三姐好高興，陪她去看褂，買金飾，買枕頭棉被，她們三個行前，你母帶喜，慢慢的吊在後面，她們說買甚麼，甚麼好看，甚麼意頭好，白頭偕老，你母帶喜，做新娘子了，還穿一件汗衣，一條黑長褲，她們說好她便說好，連看都不多看一眼。

嫁給張金發，銀枝就生第三個。

銀枝生三個，她也生三個。生夠了三個她便跟張金發說，我去做結紮。張金發說，我們還沒有生個仔。你母帶喜說，我去做結紮，你聽不清楚嗎。你爸張金發，是個熱心腸的老實人，不敢跟你母帶喜頂撞，只偷偷的過繼了叔公老么，做兒子。

幫銀枝收拾行李，移民到加拿大時，銀枝只說，以後大概不會有很多機會見面。你母帶喜說，你在香港我們也沒甚麼機會見，其實差不多。你母銀枝，聽得帶喜這樣說，也沒了話，兩人默默將衣服一件一件用膠袋袋好，碗筷一雙一對，用報紙包好。銀枝從櫃頂拖出，一大包封塵的鐵片，打開，灰塵揚起，銀枝帶喜連打幾個噴嚏，灰塵慢慢落下，一陣一陣，十分輕微，跌在銀枝帶喜身上。

留給你做個紀念，銀枝說。那是李存昱留着的，幾百個毛章。

我們都不要這些了，銀枝說。你母帶喜，那個晚上，從葵盛回柴灣，坐最後一班地車，挽着一袋幾百個，仍然非常血紅的毛章。最後一班地車的燈光，好慘白。

搖搖晃晃，在無人的地車，你母帶喜，好像睡了好多年。

還想睡，你母帶喜，換一件張金發的汗衫，一條唐裝褲，一對黑布鞋，到街上走走，找點東西吃。回歸放假，街上沒甚麼人，平日去光顧的茶餐廳都關了門。你母帶喜，坐上電車，很想自己到處走走。

做夢似的，在花車巡行的觀眾裏見到銀枝。你母帶喜急忙下電車，是不是你母銀枝，爲甚麼她會在香港。都不奇，很多人都回來看回歸。你母銀枝，當祖母了，拖着兩個不會講中文的孫子，她講她的廣東話，孫兒講他們的番文，相安無事，祖母銀枝拖着兩個孫兒看花車巡遊，他們的父母還在酒店睡懶覺，前一夜玩太累。

帶喜匆匆越過電車軌，見到銀枝，拖着兩個講番文的孫兒，一定是她了，白髮多了些，胖了些，精神不錯，帶喜揚起手，手揚在半空中，停了停，她想。

還是不要叫她了。你母帶喜想。

叫了她，又怎樣。你母帶喜放下了手。

銀枝看到電車軌上有人揚起了手，第一次見到帶喜，她正是這個模樣，頭髮短短，她老了些，皺了些，臉上還帶着那種，從一個無人的黑暗地方剛走出來，微微驚惶又有點訝異的神氣，沒怎變，你母銀枝奇怪，已經快一世了，從生到死，好像很長很長，經歷很多事，但人還是那個人，幾十年了，沒怎變，她一認就將帶喜給認出來，心裏很高興，到了加拿大以後冰天雪地，人很懶，連一個電話都懶得打，到了加拿大以後甚麼人都沒有找過，連回到香港都很懶，很不想說，但群眾出現的時候她就會見到帶喜，這是她和帶喜一生的，無人分享的秘密。

你母銀枝，高高興興的揚高了手，卻見到帶喜放下了手，轉身離開。

帶喜明明看見她，招她，但她還是，轉身離開。

也實在難爲了帶喜。銀枝想，從那天和帶喜一起去拿兒童身份證，之後去麗宮看「野玫瑰之戀」，帶喜那天學着說：我愛你，我一生一世都愛你，你母銀枝就知道，註定會有今天這一天。這一天，銀枝帶喜，在街上碰到，她看見她，她看見她，她沒有招她，她也沒有招她。

其實都不知道甚麼是「我愛你」，銀枝阿媽五六年暴動後變傻婆，失驚無神叫她「王母娘娘你好靚」，有飯不吃要吃屎，你母銀枝好小小就拿着凳子，站高替阿媽洗屎手，阿母變傻婆阿爸就去學三行，起釘，成日唉聲嘆氣，銀枝從來未曾聽過「我愛你」，聽帶喜講是第一次，聽到以後就好驚，不知「我愛你」之後會怎麼樣，「我愛你」之後就問她拿錢，或者要她變傻婆。

在火車站没等到帶喜上廣州，你母銀枝其實好開心。

嫁給李存昱後帶喜一直没有嫁，你母銀枝好心虛，懷疑帶喜不嫁，與她有關。懷了你哥，你母銀枝挺着大肚子，好像通姦，李存昱是姦夫，帶喜才是她終生至親，肚子愈大，她的心愈怯，怕嬰兒流出來，不得好死。一晚發夢，夢到帶喜，拿着刀，一刺刺穿她的大肚

子，銀枝一驚，全身汗，嚇得一直抖，一直叫冷，一直抖，她記得，第二天是中秋，她挽着一盒月餅，一包金山橙，去看帶喜。帶喜見到她，有點呆，說，是你，打開房門，叫她，坐。

以後每逢想起帶喜，都會按着肚，好像還在懷孩子。

花車經過，兩個孫兒拉着她，麻麻，轆奇，你母銀枝會聽，是叫她看的意思。她就看，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花車，上面站着花孩兒，一輛一輛的經過，撒了紙花，明天會更好。你母銀枝，眼睛愈來愈不好，看得不清楚，你母帶喜，不再見到帶喜的蹤影，她一定已經走了。

祖國總是勝利的、熱烈的、好多花的、好紅的，前途總是光明的，但向來人生的道路，都是愈走愈窄的。當初還好似小學生，好多人，嘻嘻哈哈的路上，你母銀枝還記得，新馬製衣廠的女孩兒們，開完通宵都可以笑聲不絕，記得翠巧、招弟、三姐、天嬌、周清、張明月、陳奕、張紅紅、玉燕、秋禾、美鳳、碧霞、麗珍，翠巧好招搖，底衫長過面衫的，招弟飯壺裏餐餐都是蕃茄紅衫魚，聞說她結婚以後，都只會弄一味蕃茄紅衫魚，三姐好失魂，返工不記得穿拖鞋，打赤腳都不知，天嬌愛睡，連蚊香燒着她還在睡，周清多快好省，很早便死了，張明月，你母銀枝和張明月在廣州宇宙製衣廠的天台，談過餓，她們不敢在人前

說，好餓，陳奕甚麼都「讓我來」，餓完之後就變了甚麼都「讓我先」，張紅紅好喜歡照鏡，最早有老人斑就是她，玉燕呢，她踢毬最好，她跟老公吵架將老公一踢踢出門，秋禾好勤力，一直讀夜校，好本事，讀到考上大學，女工之中，她是唯一的大學生，美鳳可真看不出，樣子普通，車工不很好，居然嫁兩次，那個成天想嫁給老闆仔的碧霞，後來讀報見她給人在街上騙她買寶藥，麗珍很喜歡跳舞，跳着跳着，跟了壞人，聽說吸毒，這麼多女孩兒，各人有各人的道路，沒有說，一條路，可以走一世的，連自己都不知道轉轉去甚麼地方，一轉彎，就不見了，衆女孩。

你母銀枝，也是這樣不見了你母帶喜的。

帶喜甚麼都沒有吃，不覺餓，有電車便上，坐了很久，路景很熟，便下車，回家。張金發和三個女兒已經回來了，問她，去了那裏，還找你去飲茶。你母說，我見你們出去了，才出去。張金發說，不是呀，我們明明找你，找不着，才去灣仔飲茶。你母帶喜說，我睡了。反正你們都當我不存在。你大姊聽了，就逗你母，怎會，怎會，我們還給你帶了灌湯餃和荷葉飯，我放在微波爐叮一叮，給你吃。你二姊在翻衣櫃，打開抽屜，媽，我新買的藍色長裙放在那裏，你拿去洗了嗎，你二姊就翻了一大袋鐵片來，一跌跌到你二姊腳上。這是甚麼，你二姊問。

你母帶喜，打開那袋毛章，跟你爸張金發說，我見到銀枝了。站在窗前，將那一袋毛章，打開窗，一個一個掏出來，扔到街上。

好像下了一陣大顆大顆的紅雨。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，電視機播放着：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與開始。

銀枝沒有叫我，帶喜說。

46

春蓮阿母，見錢眼開，有錢有親，沒錢沒親。你母春蓮出九龍做雜工，幾年有錢才敢回元朗大棠村，春蓮阿母，將你母春蓮給她那五張一百元，摺細細，用線縫幾個袋，釘在底衫上，底衫不肯換，幾個月才換，錢又臭，衫又臭。你母春蓮恨阿母，好貪錢，但回心一想，阿母寄人籬下，好受氣，你母春蓮又沒本事，養她不起，接她出九龍，你母春蓮最憎圍頭人，祖屋傳男不傳女，老婆阿女吊起打，好野蠻，一直到阿母死，你母春蓮，都沒回過去圍頭，只叫光頭阿勇，拿錢返回給阿母。

本來有兩塊田，阿爺死後就分家，分到一斗米，好快就食完，一斗米，兩塊田，後來春蓮阿爸病，病好久，成天煲牛仔蹄，醫到沒錢，七七八八，阿母不說，叔婆講，不知那一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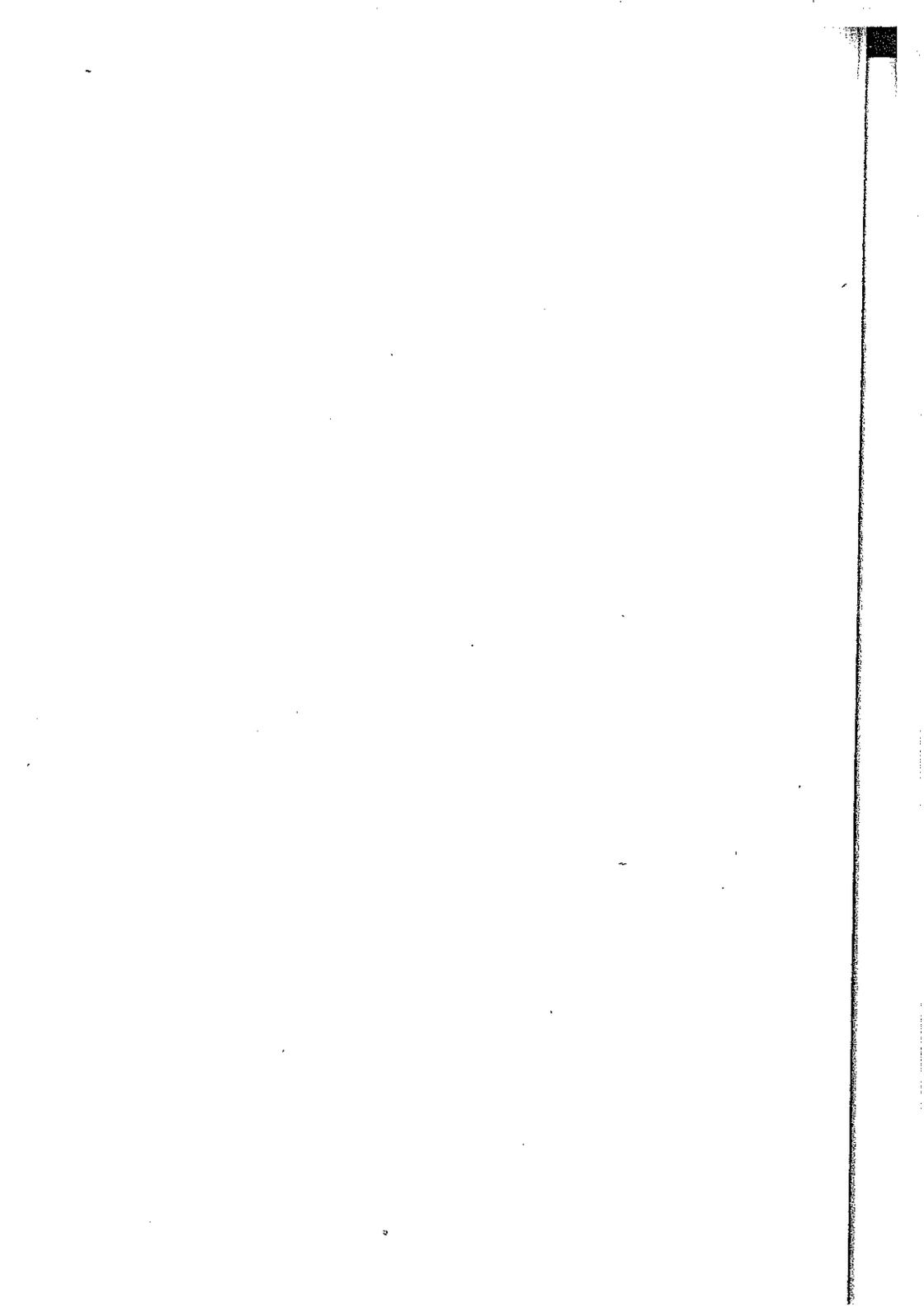
叔婆告你母，兩塊田賣了，去租一塊，一年一擔穀租，阿母和春蓮和後來去婆羅乃給人做仔阿哥，落田去耕，日做夜做，粒粒米有血有汗，隔鄰陳大妹就是餓死，死完陳大妹死舅父，跟着死老公，最後只死贖個姨甥仔，和你母春蓮同年，八歲，無父無母，送了給九龍城鷄槽，去幫手殺雞，割喉，拔毛，日日成手血。

日本仔來你母春蓮都記不得，出世沒久，聽叔婆講，好多人餓死，在元朗凹頭，又殺頭，又槍斃，幾多人去看，春蓮阿母不說，叔婆說，好多日本仔來搶東西，幾時幾時來打盟火，派到傳單，幾時幾時去那條圍村打盟火，男人都嚇到走清光，只贖下春蓮阿母和病阿爸，春蓮和後來去婆羅乃給人做仔阿哥，叔婆，娘大舅，成條圍走得七七八八，春蓮阿母，用木柵栓着門，一班人來到，人又假，槍又假，原來不是日本仔，是隔鄰圍阿金牛，還有劉二孖個仔，幾個用爛布包住頭，喊打喊殺，要錢要雞，問有沒金，春蓮阿母，一扯扯開阿金牛爛布，你個死仔死仆街，告你阿媽你來打劫，嚇到阿金牛叫她阿姑姑，千萬不要告訴我阿母。

日本仔走你母春蓮亦不知，在元朗大棠村，從來沒見過日本仔，叔婆講，有日本仔，黃衫黃褲，食光叔婆的雞，你母春蓮，未捱過肚餓，有粥仔食，有蕃薯食，食來食去，得粥仔，蕃薯撈飯，食好厭，偷偷比狗食，給阿母看到，蕃薯撈飯，從狗兜拿回來自己吃，一邊

吃，一邊哭，你母春蓮，給阿母打一身，用擔挑追着打，打到阿母又哭春蓮又哭，有個哥哥來，又拿到利是，又拿到雞，那個哥哥，戴好光好黃大金鍊，叫春蓮阿母阿姑姑，現在來多謝你，搵到兩餐，我阿母還不知，我出九龍打劫，春蓮阿母，見到雞，見到錢，騎騎笑，叔婆說，那個哥哥阿金牛，是賊。賊哥哥走後，春蓮阿母就殺雞，成手血，雞湯給病阿爸喝，兩隻雞腳，你母一隻，後來到婆羅乃給人做仔阿哥一隻，雞肉留着做臘雞，雞腸雞肝雞心留着炒，雞頭吊得好高，望着你阿母，那天有個月亮，還好熱，近八月十五上下，叔婆說，阿母不說，有雞吃那天，日本仔走了，叫和平。





1

每日都有很多人離開這個世界，每日都有很多人走進來。而我，在生命的中間浮游，不覺生命本身。

每日都有很多人悲傷哭泣，哭泣之後睡着。每日有更多人起來，梳洗，上班，說不上勉強抑或歡欣愉悅。

每個人都爲了保護自己。

我多麼願意接近你。但當你靠近，我遠遠的躲開。

當你進入我，我就開始想念另一個。其後就經痛。好痛。痛的時候，我說，請抱緊我。撫摸總是溫柔熱烈。

而期待。日子好靜好長——我到底，會不會活到三十歲？

那一年發生那一件事，我沒有說。愛滋病毒一樣，留在體內，如果可以，隱藏一生，不會說。

我出生。我憎恨我阿母。

阿婆好老好醜。好老好醜，可以活很久。

自由就是，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，永遠不老，可以飛來飛去，好出名，美麗高挑，喜歡穿甚麼牌子的衣服便穿甚麼，有三間房子在手，開小寶馬跑車，說三國語言，在跨國公司當總裁，世界說有多大便多大，遞起手，有人會幫我扣襯衣的鈕，拿起香煙，有人會拿走，說，這對你不好，清晨四時，如果我寂寞，有人會來我的公寓房子，給我開亮燈。

最好無父無母，有個有錢人養我，從不要求我做甚麼甚麼。

當我渴望孤獨的時候，沒有人會來打擾我。

每個人都爲了自己。每日有很多人來到這個世界，每日有好多人離開，各有各，互不相干。

2

因爲漲滿而微微痛楚，精液好像眼淚一樣，緩緩流下，我伸手自腿間承接，微黏，微溫，微涼。

手臂上全是細細密密的齒痕。不是米克。米克的手，好輕好細。

頸旁的吻痕，先是鮮紅，後來淡褐。游憂留下時還是鮮紅，到多明尼時已經淡褐。多明尼說，好像昨日的玫瑰花。

游憂喜歡從腿開始，從下而上，從腳掌握着。給他握着，好舒服。

皮膚會記得多明尼的重量與壓力。抱着都會覺得多明尼的重，拳手一樣。

米克開始的時候，不碰我，只看。知道要見他，我就穿一件小小密密，好多鈕扣的暗綉襯衣。他替我解鈕扣的時候，很仔細的看。像醫生。解開鈕扣，不捨得，並不脫開。探手脫我的胸罩，扣子有時在前，有時在後。然後很慢很慢的，解開我的裙頭。

等一等，我說，止住了他。

他停了手，看我。

進人時他握着我的手。好像要一起去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的黑暗地方，很小心的，握着我的手，很慢很慢的進人。言語在意識之間探索，喉頭說着斷斷續續的話。

很好。請輕點。好想。再來。

多明尼將我的腳擱在他的肩膀之上。他很强壯，穿衣服不穿衣服，他都很強壯。很深入的時候，我就記得，一個熱烈的夏日午後，他在樹蔭下等我，我遠遠的見到他，穿一件白T恤，一條牛仔褲，皮膚黑亮，頭髮短擦擦，不知道我來，一臉焦灼，我就無端呼吸急促起來，那時我還未曾碰過他，不知他身體怎麼樣，想像着，他的身體，都可以全身發麻。

第一次，發覺原來他的身體是這樣的。他自己脫了衣服，抱着我，說，讓我們一起午

睡，我就很高興。

游憂多麼柔媚，髮比我還長，我替他解開，他的髮散落在枕頭之上，以背向我。我輕輕的以身體觸摸摩擦。他說，多麼希望，你是最後一個。

當然我不會是他最後一個。他也不是我的最後一個。

然後他翻過來，按着我。按着我的頸，進入。好像鹿之交配。我幾乎可以感覺到角，和森林和原野的草香。

我們的身體結合，靈魂各自游走。

我不知道甚麼時候。原來游憂已經來了。他甚麼時候，如果他叫不說，我就不會知道，只感覺到，他慢下來，到達終點一樣喘氣。他的終點不一定是我的終點。但他顧不得我了，從進入我身體的那一刻，他有他的尋求，那尋求，在我身體裏面，但可以，與我無關。多明尼就很老實。他是個好男子。好像拍賣，他會說，快了，我快了。然後說，我來了，好讓我知道。爲甚麼要讓我知道，我從來沒有問過他。我也從來沒叫過他，不要，請等等。開始的時候那麼誘惑，進入之後，就進了街市似的，好紛雜，亂喊。

米克來的時候，若有所失。我緊緊抱着他，他射精的時候，並不快樂，我不知道爲甚麼。分開以後，我會枕在他的肚皮上，握着他的軟軟的陽具，像他開初撫着我的性一樣。我

會問，肚子餓嗎，要不要出去吃點東西。此刻他是這麼脆弱，好像失去了他最珍貴的，我想，米克可能有一點愛我。

如果有愛。

我關上了門。米克離開的時候，早上二時。我想喝一杯水，睡一睡。

3

當初和游憂和多明尼住了一年，甚麼事都沒有。米克是後來的事。

甚至和游憂和多明尼睡在一張床上，頭挨頭，腳湊腳，兩個男子，力好大，我睡中間。那晚打風，我說，我怕。他們就叫我到他們床上去睡，兩個都穿回衣服，穿條短褲。兩個男子在我身旁呼嚕呼嚕，我睡得好好的，衛衣套在運動褲裏，到早上，一樣密密實實。

游憂說我，晚兒，你長得好難看，不男不女。多明尼抱着我的肩，笑，抱你一個晚上都不會勃起。

我們三個，肩並着肩去看子夜場，早上四時回我們的小大學宿舍，在高街給三個男子用牛肉刀架在脖子上。我們三個去報警，一個警員對另一個說，有三個靚仔給人打劫，兩個高一點，一個矮。

我到他們耳朵高。可以湊着說話。游憂，我說，替我做經濟統計學的功課。多明尼午夜替我看價，炒倫敦港股。

有無攪卵錯，在自己地頭都給人打劫，游憂從警署出來就一腳踢翻了垃圾桶。多明尼將垃圾桶扶好，收拾散亂的垃圾，放回垃圾桶裏。我們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，他說。

我們三個，踏着清晨昏黃的陽光，一起去喝早茶。一個晚上沒睡，抽了大麻一樣，頭很輕，腳步都是音樂。

你記得戰狂嗎。我們走過森記的時候，游憂問多明尼。

游憂和多明尼是兒時童伴，在西環長大。多明尼人過男童院，游憂十六歲那年傷人，沒抓着，卻驚覺已經到了十六歲，再傷人就要坐牢，青春假期已經完畢，就沒到街上，收拾心情考大學。多明尼離開男童院後，去做過超級市場送貨員，在馬會投注站做過收銀員，去收過垃圾，十七歲，去唸夜校，考大學。

在大學迎新活動裏，游憂和多明尼見了面，游憂隨手拿起折凳，向多明尼頭上一擲。多明尼一手接過，爆了句粗：邊卵個。游憂笑：是我。

二年級那年，他們的小大學宿舍加入了我。兩個人搬到一個房間，騰一個房間給我。戰狂。多明尼說，我記得，他瘋的，福建幫。

他們在說戰狂：他們才十一、二歲，戰狂已經十六歲，剛從福建來港，不會說粵語，人又矮，又粗壯，瓜一樣，不大說話，光會打遊戲機，呵，呀，挑的，打遊戲機打到凌晨二時。不見他回家，不知他有没有家，有没有父母。他甚麼話都不說，會打遊戲機，會開片，用水喉鐵，三角銼，牛肉刀，不見骨不收。你記得戰狂，游憂說，他死了，就在這裏，給和勝和，十幾人，用水喉鐵，他最喜歡的武器，撲死，插死，血流到溝渠裏。

游憂和多明尼停了停，站在電車路上。電車吧吧響號，叫他們走。
就在這裏，游憂說，戰狂死了。

多明尼站在電車之前，和電車司機，面對面。
戰狂死了麼，我都不知道。他說。怎麼會呢。他那麼打不死。

游憂拉開了他。怎麼會呢，多明尼喃喃的道。戰狂死了，有好幾年吧，我都不知道。這時我第一次見到多明尼的眼淚。好奇怪，見到多明尼的眼淚，就像見到他的裸體一樣，他最脆弱內在的，讓我乘時進入。我伸手挽着他，很想抱着他，並且讓他，進入。其後甚麼都沒有發生。我們三個人，還到北京去旅行，隨便搭一個陌生人，打橋牌。

游憂陰晴不定。阿緻讀法律一年級，妮妮剛結了婚，是我們經濟系的助教，嫁了給英文系的教授。游憂在趕八份功課，朝九晚十一的在圖書館趕，課也不上，飯也不吃，阿緻找他找到來小大學宿舍。我第一次見阿緻，上學穿得像上班，穿黑套裝，一件白襯衣，挽一個公事包，髮用夾束起，穿一雙黑色高跟鞋，和我們客廳裏散亂的書本鏽射唱片，啞鈴和毛巾，格格不入，不知道她爲甚麼會喜歡游憂。他不在。我說。阿緻看了看我，忽然說，你和他好像。我說，是嗎，她便走了。

我聽着她的高跟鞋蹬蹬的遠去。我有一種感覺，游憂會傷害我，正如傷害阿緻一樣。但我和游憂，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他還是隨隨便便抱着我，叫我，喂晚兒，我今天晚上弄薑蔥蟹給你吃好不好。叫多明尼也早點回來。

妮妮的嘴唇好紅。上課的時候，講凱恩斯，嘴唇好紅好紅，有一點滑稽。每次游憂見完妮妮，我一定知道，他一身都是血紅的唇印，肩上都是小小的齒痕，回來他便會洗好久好久的澡。再喝很多很多啤酒，醉得一塌糊塗，醉了就睡。

後來一晚他回來喝的是威士忌酒。早上天剛亮，六時，又聽到他，在客廳，的的撻撻，再喝。我半醒半睡，坐在沙發上陪他，喝一點，把酒都喝光。那天我們兩個都没上課。再上課，妮妮的嘴唇依然很紅，小腹微微隆起。我走上去，笑問，妮妮小姐，胖了，還

是有喜了？妮妮微笑說，有了孩子。我會回英國生孩子。

我就跟游憂說，妮妮那一課，退了吧，我替你寫信申請，你先到保健處看醫生，說失眠，沒胃口吃，又聽到有人說話。

妮妮走了以後，游憂和從前一樣，半夜和電腦踢足球，早上六時才睡，睡兩小時洗把臉便跟我和多明尼去飯堂吃早餐，然後上課，功課一樣到最後一刻才趕趕趕。週末有時回家，有時不回。游憂髮愈留愈長，索性束起，左耳穿了洞，戴銀耳環。我們三個，一樣會去看電影，凌晨在灣仔吃宵夜。但他沒有再提阿緻，妮妮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。他還是一樣笑，一樣罵這個罵那個，話語之間，有奇怪的靜寂，好像突然失語；靜了靜，又揚起來，說，晚兒，我們畢了業不如開一間酒吧，叫做甚麼好。

時不時問我，我們畢了業，開一間酒吧，叫做甚麼好。

我說，你好煩。叫做煩人酒吧。

二年級考完試，我找到了一份暑期工，在銀行借貸部，就燙了個頭髮，穿裙子高跟鞋上班。游憂去教暑期班英文。多明尼去了中國雲南參加少數民族考察團。游憂見到我上班的樣子，罵我：你看你，鬼樣多精明。原來你跟其他人一樣。我笑說，我從來沒說我跟其他人不一樣。

到我下班回來，他便說，我下學期想搬走。

我脫掉鞋子，說，怎麼了，有甚麼事。

腳趾很少見光，很細很白。游憂看着我脫鞋子，伸過手來，握着我的腳掌。如果我說，因為我喜歡你。他說。

我噤的笑了。不會吧。你想作弄我。我不會上你當。

他放開了我，說，算了吧。就當我作弄你。

到三年級，我們三個散了，他們住宿舍，我仍在外租住。這時事情才開始。

5

我出生。我憎恨我阿母。

接到大學收生通知書，蹩了好多年的說話，我才說：你真没用。我知道她會哭，她會訴，她會從頭說起：如果不是爲了你。我沒聽下去，我而且說，我從來沒叫你生我。我從來沒叫你爲我。你這麼大的恩典，我受不起，就呼門而去。長大多麼好，如果我不願意，我可以不再回去，不再見到她。

我從來不想來到這個世界上。是她違背了我的意願，生下了我，還怨我。那麼不情願，

那麼含辛茹苦，爲甚麼不在我還是胎兒時便殺了我。

當初我姓李，後來姓史賓路。佐治·史賓路是我繼父，是個半唐番，鹹媽撐。至於我的生父李維哲，我記憶很模糊，只記得是個穿西服的男子，有一架黑色的大汽車。我和我阿母離開那個家的時候，就是那輛大黑汽車送走的。

其後有過幾個「叔叔」。最後那一個，實在不像話，一頭白髮，還撐着拐杖，我便叫，伯伯。唯恐他和阿母都聽不清楚，再叫一遍，老伯伯。

我老母，當着伯伯，一巴掌打過來，打到我頭暈眼花。其實我阿母，在學校做校工，賺到吃，賺到住，把我放在婆婆家，她根本不需要「叔叔」和「伯伯」。

到了佐治·史賓路，來真的，叫「爸爸」。

如果不是我阿母。我最憎恨我阿母。我阿母說。如果不是我阿母，我就不會嫁給佐治·史賓路。佐治·史賓路，是個變態佬。我母說。

進了大學那一個聖誕假期我去了韓國滑雪，沒去看阿母。回來在小大學宿舍收到阿母寄給我的一封信。嚴格來說，不是一封信，是一張便條，和幾張舊照片。那是一個年輕男子和一個年輕女子，挽着微笑的照片。女子和我有一點像，但比我瘦，而且小。舊照片背後寫着，維哲和小雁，一九七四年九月，虎豹別墅。另一張，年輕女子圍着絲巾，在沙灘，戴了

墨黑太陽眼鏡，和還打着領帶的男子，挽手照一幅，背後的樹開滿了花。二人臉容都很端正。照片背後寫着，維哲和小雁，一九七五年六月，淺水灣。六月時份，開的應該是野火花，但照片已經褪色，看不出來。

男子和女子，便是我的父母。沒有我，因為我還未成胎。

不知怎的，很記得那兩張照片。因為我從來未曾想過，我的母親，小名小雁，也曾年輕過。

字條寫着，晚兒，聞說你生父李維哲，今年二月，經已身亡。母字。

我出生，違背了我的意願，也出賣了我阿母。

如果她沒有我。

6

我最憎恨我阿母，也就是你婆婆，我母常說。

我婆婆很疼我。到六歲，我已經讀小學二年級，婆婆還背着我上學。天冷的時候，將我雙手放在她乳前取暖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女子的乳房，好軟，好暖。我七歲生日，自己都不記得，阿母又不記得，婆婆又不記得。午夜十二點幾，婆婆推醒我說，你今天生日，已經過

了，快點起來吃鷄蛋糖水。我半醒半睡，半閉着眼，吃七歲生日的鷄蛋，很多年了，我還很記得。我有病，睡睡醒醒，每次醒來都會見到婆婆，在床前，給我吃甚麼，抹汗，蓋被。病好起來，發覺婆婆伏在廚房洗碗盤上睡着了，我病了那幾天她一定沒有睡過。

我母嫁給佐治·史賓路的時候，我婆婆已經很老了。佐治·史賓路和我母結婚第二天，早上，在餐桌上說，娶一個，變三個。婆婆就拉我回房間，拿了小銀包，帶我落街吃早餐，A餐B餐，任我選。婆婆已經很老很醜了，她不吃，我吃。我母嫁給佐治·史賓路之後，我婆婆就去打工，收垃圾。

關於我婆婆的歷史，我知道得很少，她從來不說。

中學五年級那一年，我在校內自己出版了一份雜誌，報紙因此訪問了我，還登了我的照片。我婆婆不認字，我沒跟婆婆說甚麼，隨便將報紙放在房間書桌面。我婆婆見到我的照片，知道了這件事，那個星期日，特別休息，沒去收垃圾，要和我去飲茶。我婆婆帶着一袋舊報紙去飲茶，見到隔鄰和街坊，就將舊報紙拿出來，原來那袋報紙還有我辦的那份雜誌，不知婆婆從那裏找來。在茶樓裏，婆婆見到隔鄰和街坊，便拉着我，說，我晚兒，好本事，登報紙了，不枉我養她那麼大，邊說邊激動得哭起來。我十分尷尬，走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隔鄰和街坊便誇我，好叻女，好聰明，我恨不得叫我婆婆，立刻收聲，她還一直在哭。

自小到大，從來沒見我婆婆哭過，這是第一次。我不知道她哭甚麼，有甚麼好哭。我只覺得好醜，好老土。

一直到她死前幾天，我到醫院去看她。婆婆睡着了，聽到聲音，不知她有否見到我來，又閉上了眼睛，忽然說，阿母，阿母，你不要，不要走，阿荷好驚訝。婆婆皺着眉，哇的一聲，就哭了出來。這一次哭，和上次不同。上一次，是老婆婆的哭，很少眼淚，很多話。這一次，婆婆哭，是孩子一樣的哭，扯開喉嚨，大喊大叫那種哭。哭着，哭着，又叫，阿荷好驚訝。我捉着婆婆的手，想叫她不要哭，不一會，她又睡着了，沒再哭，也沒有話。

回去我問阿母，阿荷是誰。我阿母說，阿荷就是你婆婆。我問，阿荷驚甚麼。我阿母，頓了頓，嘆口氣，說，不知道，她驚甚麼。她小時候，給阿母賣，她阿母家道中落，將她賣去做妹仔。

我婆婆會不會，憎恨她阿母。

7

十五歲那一年，發生了一件事。那件事，事情本身，經已淡忘，但事情的回憶，震撼至今。

如果熱，如果疲倦，如果有愛，當你接觸我並令我感覺迷惘，我總會想起。想起，回憶，遙遙升起，極其遲緩，將我淹沒。

米雪兒。她是個臉容普通的女子，穿着女校的藍長衫，衫長過膝，和我們每一個一樣，背一個黑書包。每個星期一上午都遲到，上國文課的時候，在課本之間靜靜寫信給電台節目主持人。

米雪兒和我，都是排球隊的隊員。

米雪兒上體育課的時候，整條運動短褲都紅了。密斯陳就給她幾條超大姨媽巾。我記得米雪兒的，就是這麼多。她坐在我隔鄰，後面，中二那年，和我差不多高，到中心，我比她高一點，她坐在我前面一個座位，隔鄰。

那天米雪兒和愛密麗都沒有上學。那一年，五月，大考之前。

愛密麗第二天上學，交了家長信和醫生紙，銷了假。米雪兒沒有上學。第三天，米雪兒都沒有上學。密斯陳上課間，上個星期五以後，你們有沒有人見過米雪兒。愛密麗望了望我，搖了搖頭。課室外站着一個穿套裝的女子，挽着一個大黑色公事包。密斯陳問完，就出去和穿套裝女子低談。

星期四的報紙，登了米雪兒，和她的屍體的照片。

米雪兒是在學校附近一間公廁的廁格被發現。公廁正維修，沒有人。一個工人入內工作時發覺一格廁格從外纏了鐵鍊，上了鎖。工人用電鑽鑽開了鎖，發現米雪兒的屍體，穿着T恤牛仔褲足球鞋，頸上有瘀痕，雙手反縛在身後。據法醫官初步估計，遇害的時間，約九十六小時前，即星期六上午。

那天我們都沒上課。每課我們都在談話，將所有報紙都買了，一份一份傳着看，嗡嗡的談論，劫殺，還是姦殺，她認識兇手嗎，那天那個女子，是不是她母親。另一個說法是，她剛巧入公廁，撞破了黑社會正家法，結果殺了她滅口，原來應該殺掉那個，沒有事。早瑟芬十分肯定的說，這是她當警察的哥哥，給她的內幕消息。芬妮接着說，早瑟芬哥哥，在警民關係科做，專攪反吸毒演唱會的。

星期五，第一課是英文課。密斯打劉這一天沒有叫我們起來唸書，他站得遠遠的，幾乎貼在黑板上，沒走近，米雪兒的座位，座位空着，在正正中的那一行，第二個。這一天他還早了下課。

下課後我和早瑟芬和芬妮，找到了米雪兒的地址，去米雪兒的家，想問一問，米雪兒甚麼時候出殯。米雪兒住在列提頓道，舊樓，沒電梯，我們爬到滿身大汗，樓梯是藍色的。爬樓梯的時候我想，米雪兒每天就爬着這藍色的樓梯，上上落落，返學放學。她會否知道，那

一次，是最後一次。星期一上學的時候，她會否，因為趕，從樓梯，一躍而下。樓梯如果有記憶，會記得她嗎。我們按了她家的鈴。我們見過那個女子，在課室門外等待而且徘徊的女子，來開門，大概是米雪兒的母親了。我說，伯母，我們是米雪兒的同學。那個女子，看見我們，說，米雪兒不在，她移民去了，關上了門。

我和早瑟芬和芬妮，面對面，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。

星期一再上學的時候，校工已經將座位調過，米雪兒坐的那一行，少了一個座位，慧慧安給調了上去，慧慧安就顯得很為難並且不安。

8

如果要接近，在我體內，是不是最接近。

多明尼的手指，在我體內探索。我說，好不好。他說，不好。我說，為甚麼。他說，因為你是我朋友的朋友。我說，我不是你朋友麼。他的肩，好厚。我從他的肩，吻到他胸前。

午夜四時，宿舍還很吵，有人在打麻將，有人在廚房炒蜆，誇啦誇啦，有人在打電腦遊戲，吱，焦，呷。游憂在自己的床上睡着，臉容姣好寧靜，睡得好熟。

為甚麼要呢。多明尼說。我放開。

我放開他，他便捉着我雙手，放在我身後，然後，進入了我。

我皺眉。他推進。嘆一口氣。我推開。他緊緊將我抱着。

風好涼，是秋天。

三年級了，是我們最後一個秋天。如果要發生，只可以在這個秋天發生。如果不發生，就以後都不會發生。

如果不發生，我們還會見面，或許開一間酒吧，叫做煩人酒吧。如果不發生，到多明尼禿頭的時候，我會帶着我的女兒，叫他：叔叔。游憂會剪掉他的長髮。

爲甚麼要呢，我說。游憂在隔鄰床上，翻了一個身。

學期初我們去了一次澳門玩，在佛蘭度餐廳吃晚餐，剛開了白酒游憂便發脾氣，起來，推開了麵包菜湯，沒說話，便走了。我站起來，多明尼說，由他吧。

那天晚上游憂沒回酒店房間。我和多明尼在賭場玩角子老虎機，輸光了五百元，便走。訂了兩間房間，他們一間，我一間。從賭場回到酒店，已經是午夜二時。我說，要不要去找游憂。多明尼道，到那裏找。想想又說，他會自己回香港的。我問，你知道他甚麼事。多明尼挨過來，將我環在雙手裏面，在酒店走廊，氣息暖暖，噴到我臉上，低聲說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伸手輕輕碰多明尼的腰，說，你知道麼。

他妒忌。多明尼說。

那一晚，我睡我的房間，多明尼睡多明尼的房間。

從澳門回來那個星期五晚上，多明尼和游憂到我小大學宿舍來找我。你又知我在，我笑問。游憂看到燈。多明尼說。他每次走過都看燈，看你，在也不在。游憂聽了，沒答話，笑了笑，將頭髮撥好，束起。我們三個，就到石塘嘴街市吃宵夜，游憂叫了，半打啤酒，一直要我喝。

那晚我們三個都喝得半醉，他們拉我回宿舍睡。兩張床，拍一起，三個人，我睡中間，像從前一樣，密密實實，睡到大天亮。

9

入冬時分，多明尼說，我們去我的洞穴。在我的洞穴，可以看到海，有風。

我記得那天我穿一件格仔大衣，一條爛牛仔褲，天氣好涼，我將雙手插在口袋裏。多明尼的洞穴，在薄扶林山，不高，有一塊大石，可以睡，可以坐，在上可以看到遠處的夜海。那晚沒有月亮，很黑。我們買了啤酒、花生、薯片，我躺在石上，多明尼和游憂，在爬松樹，爬到樹頂，小便。我轉身過喊道，你們可不要射到我。多明尼喊道，我偏要射你。漆黑

之中，猶見到他的尿液，小噴泉一樣，高高的墮下。我伏在石上，不要看。風好大，我冷得，微微發抖。

靜了靜。好靜。

靜，並將漲滿。

游憂抱住了我，嘴唇非常熱烈的探索。多明尼呢，我問。

我抱着的是一個，問的是另一個。我怎可以，有多明尼而沒有游憂。有游憂而沒有多明尼。我們時常都是三個，從一開始就是三個。

游憂。我說。我在。他說。

其他人都不像我們。我說。我說的我們，是我們三個。

游憂的手，堅定而緩慢，探手入我的衣服，觸着我的乳，從輕而重。

石頭在我身後，好硬。漆黑之中，我好像見到多明尼的眼睛，高高在上，望着。我閉上了眼。多明尼的眼睛，我意識之中，多明尼的眼睛，非常明亮。我張開了腿，緊緊的，將游憂夾在我兩腿之間。游憂開始解我的衣服，涼颼颼的。

呷的一片漆黑。是多明尼的牛仔夾克。牛仔夾克蓋住了我們，讓我們稍稍暖和。我聽到多明尼跳下石磬，離去的腳步聲。游憂將我抱到他身上，進入了我。

游憂送我回小大學宿舍，已經午夜過後。我們兩個全身都發疼，癢癢黑黑。他在門口和我親吻，我說，進來，和我睡一睡。游憂吻着我，說，不了。我說，好夜了。他說，不了。他說，我想回去，看看多明尼。

那一夜，好累，好痛，但我沒睡。睡不着。

游憂沒說，多明尼也沒說，我們三個，在飯堂一起吃午飯，圖書館會坐在一起看期刊文章，做功課。在我床上的，有時是游憂，有時是多明尼。我開始成天頭痛，睡不着，吃不下，一直瘦下去，兩眼一圈一圈黑。

10

我第一次去歐洲，那年我考完大學。

我在巴黎聖米雪的咖啡店認識了一個法國年輕男子。他走上來說，你的眼睛。我說，我的眼睛怎麼了。他說，東方女子的眼睛，多麼黑亮，多麼性感，多麼神秘而又嫵媚。他說，如果有愛的秘密的話，你的眼睛，你黑亮的眼睛，就懂得這個愛的秘密。

我第一次聽到，一個人說話可以像小說。

他叫了一杯咖啡。湊近我耳朵，撥了撥我的髮：你想做愛嗎。我聽了，不大肯定，便

問：甚麼。他說，做愛。再用英文說一遍，「Hi」。我不大知道應該怎樣答。我想都沒想過。

他後來說，對不起，我上一上洗手間。還喝了一口咖啡，將咖啡喝光。

等了半小時都不見他回來，我問侍應，侍應說，他走了。咖啡還未付錢，得我付。

法國很浪漫，原來浪漫是這樣的。幸好不是在美心餐廳遇見他，他又沒叫魚子醬。

在希臘雅典碰到幾個香港學生，他們剛畢業，已經旅行了六個月，全身破破爛爛，頭髮又長，似乞兒，和他們一起，原來天天的第一個節目便是輪流去超級市場買罐頭，買意大利粉，他們好厲害，還要到中國區買即食麵，第二個節目便是去換黑市錢，比較匯價，第三個節目煮飯吃飯，最後一個節目便是排隊去買減價音樂會的票子，可以攪一整天，甚麼地方都沒去。和他們一起幾天，受不了，我便走了。

在倫敦跌了隱形眼鏡。我又沒帶有框眼鏡，甚麼都看不到，只好去再配一對。幾天在倫敦，甚麼都沒有做，就爲了配一對眼鏡。這麼麻煩，又好貴，旅遊書上可沒有說。

最後在希斯路機場睡了一個晚上。我去錯了日子，早了一天。再回到倫敦市中心，好麻煩，機場酒店，又好貴，只好在機場過一天，上機時全身骨頭痛。

第一次去歐洲，好辛苦，但好難忘。我希望以後每年都去一次歐洲，去剪頭髮，去看音

樂劇，去買衣服，喝紅酒吃芝士，好瀟灑，好歐洲，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，好自由。

11

佐治·史賓路，是個變態佬。我母常說。

但兩個人才可以跳探戈。我說，阿母，兩個人才可以跳探戈。我母眨着大眼睛，看着我，眼裏就流滿了淚，晚兒，晚兒，如果不是爲了你。你現在讀書識字了，就跟我說英文。

佐治·史賓路將阿母的頭夾着門縫裏，阿母用打火機燒佐治·史賓路的頭髮。我說，這是最後一次。我報了警。警察來到的時候，阿母已經回房間睡着了，佐治·史賓路在喝啤酒看電視。我只好說，很對不起，麻煩你們走一次。

警察走了以後，我告訴佐治·史賓路：這是最後一次，以後我不會管了，你們也不會見着我。

我離開後佐治·史賓路來小大學宿舍找我，星期六下午，我們到校園的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，直到天色黯淡。佐治·史賓路說，你回去看看你阿母吧，她實在很掛念你。

你和你阿母，是血緣關係，你一生都逃不了的。佐治·史賓路說。我和她，不過是婚姻關係。婚姻關係，當初是爲了感情，到後來，絕大部份的婚姻都與感情無關，只是習慣與責

任。我看一看佐治·史賓路，沒想到他會跟我說這樣的話。他微笑：因爲你已經長大，並且會明白，成人的種種困難。

佐治·史賓路，是個變態佬。我母說。每間他拿一分錢都要給他單，你說，我去街市買菜哪有單，結果逼着要到超級市場買，買貴菜。

每一餐三十元，變態佬，我母說。他不回來吃，問我拿回三十元伙食錢，說不能給我賺。還有，你已經記不得，我母說。

六點起身上班就關了冷氣，我還在睡，我母說。把我當隱形。

打架打好多次。好無聊，佐治·史賓路不喜歡見到圓點點。他說見到圓點點便會作嘔，所以不能吃龍眼，見橙核，魚眼珠，阿母弄了一味青豆炒牛肉，兩個人就打起架，打到大家進廚房，一人一把刀。打到電視都打爛，佐治·史賓路不買，阿母又不買，結果好久好久沒看電視，後來婆婆買，婆婆要看。

好變態，阿母說，唉我都不能說，你這麼小。

我見過佐治·史賓路原來在衣櫃收了好多鹹濕書，都是照片，沒穿衣服，金髮金毛，有男有女，舐來舐去，好核突。阿母說變態，不知是否有關。

我讀小六那年，胸口好痛，下面又開始長毛，我不敢告訴阿母，怕她罵，好驚，怕自己

生病，會死，時常哭。一日自己在家，胸口又痛，又哭。佐治·史賓路回來，見到我，好聲好氣的問，爲甚麼哭。他問一問，我哭得更厲害。他問我，是不是流血了。我說，沒有。

晚上吃飯時佐治·史賓路叫阿母替我買點「女人衣服」。阿母沒作聲，望望我。第二天我放學回來，待我吃完飯，我母才扯着我的頭髮，瘋了似的，罵我，死賤種，佐治·史賓路，是不是攬了你。扯着我的髮，又掌摑我。我不知道她在說甚麼，只答，沒有，沒有。

但爲甚麼她打的是我，不是佐治·史賓路，如果他真的「攬」了我。

我母第二天給我買了「女人衣服」，叫胸罩，還拿了單，去問佐治·史賓路拿錢。佐治·史賓路沒看價錢，就付了錢。

考了大學，去歐洲那些錢都是佐治·史賓路給的，都沒有問我拿單據。

不知是否知道阿母說他「攬」了我，佐治·史賓路一直都很小心，好像男醫生看女病人，從來不會單獨跟我一起，阿母不在，婆婆不在，他便出去。

到他來大學找我的時候，我發覺，原來佐治·史賓路已經很老了，一頭都白。

攬不好，和你阿母，白頭偕老。佐治·史賓路苦笑。我不禁大笑起來。

送他走的時候，我牽着他的手，像牽着一個父親一樣。

當我明白成人的困難的時候，我就長大成人，是一個成熟的女子了。

我入了大學之後，很少回去，但阿母和佐治·史賓路，據知沒有再打架。連吵架都沒有，各有各。

貌合神離，我母說。他昨晚喝醉了，差不多四點鐘才回來。沒帶鎖匙，猛按鈴。我母說一開門，他就成個人癱在地上。我說，他這麼重，你怎拉起他。我母說，我没拉起他。我由他，癱在地上睡，我自己回房間睡。我母笑，後來他還不是死死的，自己醒來，自己爬上床睡。

到我讀大學二年級時，阿母告知，已經和佐治·史賓路分房睡，自己洗自己的衣服，自己煮，自己吃，自己洗自己的碗。她也沒再罵他，自己有空去搓小麻將。說起他，就裂嘴笑，幾好呀，各有各。

想來也算是一段完滿的婚姻。自然不是因爲我。

12

向來只是我母說我婆婆她阿母，沒有婆婆說她女兒我阿母。

婆婆死阿母好怪，出殯那天好興奮，講好多話，還和打齋師傅說笑，說要送他們T恤穿，解穢酒時吃好多。送了婆婆上山，阿母晚上沒吃，坐在客廳看電視，看到我要睡，還在

看。婆婆原來和我睡一個房間，她睡下格床我睡上床，她死了我照舊睡上格，夜半我起來去廁所，發覺客廳開了電視，但沒有人。我不敢去敲佐治·史賓路的門，在客廳廚房兜了一圈，都沒有有人，就關了電視，回房去睡。爬回床上，聽到下格床有聲音，窸窸窣窣，有人在哭泣，嚇得我，不敢動，很慢很慢的伸頭去看，見到我阿母，枕着婆婆平日睡的枕頭，全身都蜷曲，很痛苦的樣子。

第二天阿母將婆婆遺下的衣物用品，收拾好，一袋一袋，全都扔掉。

你婆婆，如果不是你婆婆，阿母說。

這樣的一個毒女人，她將小貓，放到我褲子裏面，縛着打貓，我大腿呀，抓得血紅血成行，說我勾人老公。阿母說。就是你阿爸呀，李維哲，人家老公就是你阿爸。

叫你婆婆不要出去收垃圾，在家看你，我出去賺錢，我就不用嫁那佐治·史賓路，她不肯。她要講骨氣，要自己賺錢，不喜歡帶小孩，不肯看佐治·史賓路臉色。我就不用講骨氣，我就甘心留在家，成天看屎看尿，餵奶餵藥。阿母說起我，就想將我捏死一樣。

阿母輸了麻將，趕婆婆出街。冬天，剝光了婆婆的衣服，趕婆婆出街。我上學，我都不知道，放學回來見到家裏有警察，好多人，咕咕笑，才知道。婆婆蓋着一張毛氈，顫顫震。婆婆真的走了，帶着她的衣服走。婆婆已經七十幾歲了，還要離家出走，都不知她會走。

去那裏。我母說，要由她走。還是佐治·史賓路四處打電話，每間老人院去問，問到了，婆婆跌斷腳，住進了療養院。

阿母去將婆婆接回來，給她煲了人參鷄湯，端給她喝，說，不要說我不孝。你不要再走，你已經七十幾歲，你再走，你會死。你好好的待在家，我送你終。

幾個月後婆婆就死了。沒病沒痛，還拐着去收垃圾，突然暈了，進了醫院，心臟病。在醫院住了不夠一個星期，就死了。護士說她死時自己將棉被拉高蒙着臉，沒眼看。

但其實阿母和婆婆好像。樣貌像，時常皺着眉，喝茶時候喝得好大聲，又喜歡吃甜，喜歡吃月餅，吃湯丸，吃香蕉糕，兩個人上廁所大便，我發覺，兩個都不坐廁，要蹲。阿母那麼恨我婆婆，其實她跟她最像。連佐治·史賓路都這麼說。

13

一直哭，都說不清楚爲甚麼會哭。去看校醫，說不清楚，有甚麼不對。校醫給我開了鎮靜藥。晚上服了鎮靜藥，原來好好，好安靜。電話響，去接，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，找我，說是張醫生。我說，甚麼張醫生，這裏又不是醫務所。原來是日間去看的校醫。他問我，你可好點了。我心裏一動，便哭得更厲害。他說，我來看你好不好。我哭着哭，想想，

不對，便說，不好，結果連校醫都不敢去看。

校醫不敢去看，課沒上，游憂和多明尼都沒見，我好想，躲一躲。

米克是橋牌會的會長。他在超級市場見到我，慌忙扶着：你怎麼了，你生病了。我倚着貨架道，沒甚麼，是我心多之故。

游憂和女子手拖着手，在圖書館的咖啡店喝咖啡，見到我，捉着她的手，沒有放開。我低下頭，嚇到立刻走，好像拖着另一個的是我而不是他。我沒敢問多明尼。多明尼開始申請去英國的獎學金，他說，不想留在香港，看九七，好煩。

米克送我回小大學宿舍，着我先睡，拿了我家的鑰匙，到石塘咀街市買了點菜，回來又煮粥，又煮菜，給我吃。我說我不餓，不吃。他將粥盛好，吹涼了，放到我唇邊，說，你吃。不好吃，我再煮別的。我說，我真的不想吃。他放下了粥，又到廚房去，給我弄了一個生果盤，端過來，說，這樣，吃點生果吧。我心裏又難過，又流下淚來。他去給我絞了熱毛巾來，給我，說，你抹一抹臉，再吃。

我碰過游憂和多明尼在體育館。我做健身，他們打籃球，沒叫我。沒有我。沒有我，他們一樣很好，他們是很久的朋友了，我不過是個外人。為甚麼會這樣呢，我們明明曾經是，那麼好，三個人。

我在他們的房間等他們。看游憂的週刊，多明尼的筆記，游憂的成績單，多明尼的漫畫。睡在我們曾經睡過的，兩個人睡過的，三個人睡過的，床。

爲甚麼一個人一定要屬於另一個呢。我以爲游憂和多明尼，跟其他人不同。我以爲我們都不屬於誰。

有人回來時我已經睡着了。我張眼看，是游憂。

我抱着他，眼淚一直流。他沒說話，不急不緩的脫我的衣服。

如果回來的是多明尼，進來的便是多明尼。

這樣游憂或多明尼，不過是偶然。是嗎。

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，我問游憂。他没答。默默的抽送。

從來未曾試過，做愛做到心那麼痛。

他緊緊的皺着眉。

那晚他抱我在他的床上睡。第二天我們醒來，多明尼已經走了，見到他換出來的牛仔褲和襪，扔在床上。

米克，我說。我不知道。他說，慢慢來，不要急。遲點再說吧。

米克沒有碰我，默默的坐在我床邊。他走了以後，我睡了差不多一天。很久很久沒睡

過。

14

米克好靜。和他走一起，他在我身後，半步。他說，如果你跌倒，我在你身後便可以扶你。我笑，好像我是老婆婆，玻璃骨。我有那麼脆弱嗎。他不答，只笑。

他將我的鎮靜藥拿走。這些藥，你不要吃。我說，那個姓張的，保健處那個，給我。他說，那個姓張的，你不要再見，好危險。他沒有說，爲甚麼。

米克總是這樣，話只說一半。

有時哭，哭得好辛苦時便去找米克。他自己租住了一間公寓房子，家一樣，廚具咖啡，甚麼都有。我上去他便給我弄點東西吃。有時打電話過來，叫我去喝湯。我阿母拿上來的，米克笑。

房間有兩間，我睡一間，他睡一間。他好晚，做功課做到三四點，早上八時起來叫我上學。

他這麼好，我真的不想把他當情人。

多明尼去見了獎學金的評審委員。快新年了，天氣好涼。多明尼和我去看午夜場，看完

還去吃宵夜。已經午夜二時，他說，我不送你回去小大學宿舍了，我想回家。我要去英國，沒甚麼時候陪我阿母，回來又不知怎麼樣。我心裏難過，但沒有說，只低頭說，好呀，我自己回去。多明尼抬起我的臉，看着我，說，我們難道一輩子三個人，不可能的，晚兒。如果大學是一個悠長假期，這個假期快要完了。我們要過每一個人都在過的生活。我推開他的手，說，你不喜歡我，你何必解釋。不喜歡我就不喜歡我，很簡單。

多明尼抱着我，緊緊的。在我耳邊說，你不明白，這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。

我推開他，一直跑，一直哭，沒有方向的亂跑。午夜的灣仔街道，好空好灰黑。哭到無法呼吸，就停下來，抹乾了淚。

我去按米克的門鈴時，已經是四時。凌晨四時，這些事情，總發生在凌晨四時。

他還沒睡，開着電腦做功課，燈光昏黃、溫暖、安靜。他還沖了一杯咖啡，熱氣氤氳，清晨一樣芳香。

我只緊緊抱着他。

放我在床上，我以爲他已經離去了，好靜，但他沒有，坐在床沿，默默的看着我。我拉他。

不要。他說。請抱我。我說。

他很聽話的抱着我。

你其實不喜歡我。你只不過是一時的寂寞與軟弱。你很快便會離開我。米克說。

你爲何要將事情想得這樣清楚。太清楚了，沒意思。我說，然後吻他。

他的身體，孩子一樣，非常脆弱而敏感。我一碰他，他往後縮，卻自己褪去了衣服。和米克互相撫摸，感覺好安靜，好像孩子，玩醫生病人的撫摸遊戲，有一種，沉靜隱密的色情。

他的手，好遲疑，不敢觸摸，只在我背上游移。我一直吻他的臉，雙手在他腰間，來回返復，觸及他，他好硬。他決定了，雙手就好堅定，在我身上纏綿不去。

他很快便射了精。然後很低聲很低聲的說，我第一次，我不懂。

我嘆一口氣，將他翻過來，細細密密的吻他的背。

我好亂，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。

15

每一件事情都有終結的一日。終結的時候，或然惆悵，甚或有喜悅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，感覺好像過新年，大除夕。游憂說，要回家吃晚飯，阿媽叫，

說回歸，一家人團圓，吃一餐飯。多明尼前一個晚上已經吃了回歸飯，他哥哥要去日本玩，早點吃。我約了游憂和多明尼，在時代廣場等，看電視轉播總督離港典禮。米克剛找我，我問他，你有没有出去，他說，沒有，我便說，我們一起去。

這個晚上，我和游憂、多明尼、米克。

我說，這是米克。米克聽過多明尼，沒見過。多明尼沒聽過米克。他說，嗨。我們今晚要喝很醉很醉呵，你行不行。米克笑說，我不行。

游憂來了，長髮依然黑亮優美。多明尼正在學滑水，曬得很黑。米克麼，小小的微褐汗毛，小小精緻的五官，女子一樣，好美麗。我好高興，雨下得好大，我們買了啤酒，啪的在雨水開完一罐又一罐，喝得熱，傘都扔了，雨停了又再下，我們全身都濕透，電視傳來英國國歌，我們跟着唱，廣東話版本：個個渣住個兜……

人群中有人哭泣。我們不哭。

每一件事情都有終結的一日。我們為我們的終結，在人群中跳舞歡笑。

游憂無法在女子之間盤旋。他說，太辛苦了。他找到了工作，在航空公司當行政見習，八月上班。上班之前，要去歐洲旅行，要去剪掉頭髮，要去買西裝，皮鞋，要選擇一個女朋友。那女朋友當然不是我。我頭髮又短，又不美，感情又不專一，我不會跟他的同事出去游

船河或燒烤。游憂陰晴不定，但他會知道甚麼是最好的選擇，甚麼時候可以放縱，甚麼時候要離開。

我亦無法想像我會喜歡剪短頭髮穿西裝，天天準時上班的游憂。

我會是個早到遲退，拚命工作的女子，但我不會喜歡一個這樣的男朋友。

多明尼得了去英國的獎學金，七月走。他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。去英國唸環境保護，兩年。兩年以後，他還會記得我嗎。

他會記得我，不過他不會愛我。

此刻，他抱起我，將我拋在半空中，又接着。我光笑，沒有叫，因為我知道，他一定會接着我。即使他不會，游憂都會，米克都會。這一刻，我覺得好幸福。

但他們都不會愛我。爲了各種不同原因，不會愛我。

推推叫叫的看完煙花，我們就到立法局，午夜交接時刻，好多人，好開心。米克扶着我，他總是扶着老婆婆一樣扶着我，給我幾粒藥丸。我皺眉道，你不是叫我不要吃鎮靜藥。他說，你不是喊頭痛嗎，這是頭痛藥，你剛才喝好多酒，這是解酒藥，草本製，沒有副作用的。又遞來一瓶蒸餾水，我也不謝，拿過去便將藥丸送下。牘下的藥丸，米克接過，用廁紙仔細包好，放回他的書包裏。

愈夜愈亂，我們扯高喉嚨說話，不知道自己正在說甚麼。到三點，游憂說，我們不如去看解放軍進城。火車開通宵，我們就坐火車到了上水，大雨之中，看解放軍進城。

公路旁已經很多小孩，搖着紅旗，等待解放軍進城。紅旗在雨中掉了色，淌到一地血水。多明尼拿了幾支紅旗，我們每人一支，搖搖搖。

鬧了一個晚上，到茶樓坐下開始覺得睏。叫了鷄札、蝦腸、燒賣，放在桌面，都沒吃。游憂垂着眼，說。以後怎麼樣。多明尼說，以後你要學識唱國歌，不再是一個個渣住個兜」，是「遲來，遲來……青菜牛肉、踩爛踩爛」……大家幾乎睡着，都笑起來。米克招了侍應來，叫，唔該一壺咖啡。侍應白了他一眼，道，沒有咖啡。他才搖搖頭，說，我以爲自己在茶餐廳。

陪我睡的，是游憂。好累好累，但睡得不穩，才睡一兩個小時，就醒來，探手，就觸到游憂的胸膛。

他走的時候，從腳開始，一直吻我。我掌心好痛，從掌心，痛至心。

我們都知道，這是最後一次。不用說，沒有說，但那纏綿依戀，都說了，這是最後一次。

因爲漲滿而微微痛楚，精液好像眼淚一樣，緩緩流下，我伸手自腿間承接，微黏，微

溫，微涼。

我沒有去洗掉。我好想，游憂和多明尼的，混合。如果有孩子，精子和精子，能有一個孩子，該多好。這會是一個，最愛的孩子。

我傳呼多明尼。你可以來嗎。我在等。他頓了頓，在想。

三十分鐘。他說。要不要點吃的或甚麼。他問。

不用了，我只想要你。我說。

頸旁的吻痕，先是鮮紅，後來淡褐。游憂留下時還是鮮紅，到多明尼時已經淡褐。多明尼吻着說，好像昨日的玫瑰花。又問，游憂走了？我說，他走了。

多明尼很強壯。或許會因為他的記憶，從此我都會喜歡，強壯的男子。

多明尼走的時候，我關上門，沒看他。

其實甚麼都沒有，但我覺得好漲滿，漲滿得要爆開。眼球漲痛，想打噴嚏，胃好飽，膀胱好滿，全身流汗，要嘔。

每一件事情都有終結，但我願意離開的時候，我心裏都是溫柔。

昏頭昏腦，我開始收拾行李。婆婆死後阿母一直要我回家住，說家裏好空，夜來有人睡我的床，有人在床上談話。阿母說，她坐着聽了一個晚上，都不能睡。我說阿母不如我陪你

去看醫生。她說，我沒事，看甚麼醫生。說完便去洗杯，洗完一次，又一次，洗了足足一小時，最後洗裂了玻璃杯才停。吃香蕉，剝了蕉皮，還在剝，還在剝，剝到一手都是香蕉，都不能吃。我跟佐治·史賓路說，媽媽是不是有精神病。佐治·史賓路說，畢了業你還是回來住吧，有地方，家裏多個人看着她，我比較安心。

我將衣服都褪出來，書本散了一地，還要收拾電腦，磁碟，光碟，拆掉電話，鐳射唱片機，電視，找出我寫了又沒有寄的訂購表格，舊照片，舊筆記，夾着我寫的：這是我最後一次寫信給你了。到底寫給誰的字，為甚麼寫，我無法記得。我停下來，想念着，各種戀愛心情。

離開以後，我會時常掛念。

米克靜靜的替我將書本放入紙皮箱。我們默默低頭收拾，沒有一句話，像要分居的夫妻。他進來時見到一地垃圾有一點驚愕。沒問我，只說，如果我晚一點來，只會見到一間空屋。我說，怎會呢，還有幾天才搬。

在舊報紙雜誌和幾包未開的即食麵和餅乾之上，塵埃飛揚，地氈好舊了，要扔。米克輕輕的抱着我，每動一動我們身後便窸窸窣窣，他在我耳邊問，你還會見我嗎。

這麼好的男子，我能怎樣說呢。米克。我說。伸手蓋着他的眼睛。

他堅持，再問，你還會見我嗎。我輕輕撫摸他：米克。

他一定要問：你會再見我嗎。我說，我不會。

他進人的時候好慢慢，好溫柔。

我已經好疼痛，他每動一動都令我很痛。我沒說，忍着。忍受着，性之甜美與痛楚。進人的時候，好痛，在裏面，又好些了。他動一動，又好痛。愈激烈，又好些。

愛與不愛，何其無由。

我無法。

米克那麼好，如果一動心，就可以，毫無負擔的讓他愛着。但我不可以。

我不願意。如果游憂和多明尼傷害我，我不願意我因為這樣的緣故，去傷害米克。愛不是弱肉強食。在這一場心的遊戲裏，如果一定要有人受傷害，那個人應該是我而不是其他人，因為我是始所作俑者。因為遊戲從我開始，我必須承受，承受離開，承受歉疚。

我如何向米克說明白，因為歉疚，我會想念他，想很長很長的日子，甚至比那些我好喜歡的人，更為長久。

米克射精的時候，若有所失。好像他生命最寶貴的，從此不再來。

我關上了門。他離開的時候，早上二時。我想喝一杯水，睡一睡。

16

十五歲那年發生的那一件事，是我一生難解的秘密。

我想我一生都不會知道真相。

即使愛密麗說，我殺了她。或，不是我，我沒有殺她。我都無法知道，事情的真相。

米雪兒被人殺死那一年，我唸中三。兇手一直沒有找到。中四那一年，愛密麗全家移民到南非。我收到過她一張明信片。明信片風景是獅子和老虎。明信片說她上學，房子好大，她自己住一層，房間都是空的，有好多門。又說她，養了一隻白色長毛貓。寄來的明信片，沒有付回郵地址。

她爲何選擇了我，我始終不明白。

星期六下午她打電話給我，問我下午有沒有地方去。我說沒有，在家看電視。她說，你出來一下吧，我有一點事情。

這個下午，到底有沒有改變我一生。

我和愛密麗和米雪兒，都是排球隊的隊員。

她出來的時候，還穿着排球隊的球衣。我說，練球了麼，怎麼我都不知道。她說不是

呀，明天上午八時才練。

我們約了在石峽尾地車站見面。星期六下午，人很多，她見到我，拉着我，說，你將會見到的事情，你甚麼都不要說。你說了，你也脫不得身。把我說得，心頭卜卜跳，頓了頓，我說，不要了吧，甚麼事，我不想見到。愛密麗轉過頭來，望了望我，笑笑說，你一定要看到。我說，爲甚麼呢，腳步一直跟着她。

一直走，心裏一直掙扎。是不是要我和她一起打劫，還是偷看人家親熱還是甚麼呢。不要去了吧，但我愈叫自己不要去，腳步卻愈走愈快，幾乎是快樂的了。

原來誘惑這麼快樂。

愛密麗愈走愈快，小跑着，我跟着她，她微微笑，臉孔微紅，髮在風中飛舞。我們跑上斜路，跑得氣咻咻，路端長着一株鳳凰木，開了一天的火花。我們在樹影之下喘氣，樹影細細微微，風移影動，有一陣清涼。愛密麗笑：就在這裏了。

她帶我進入一間正在維修的廁所。廁所滿地都是英泥，沙石，紙皮，廁格用鐵鍊鎖着。愛密麗推開了另一格，招我進去，叫我站在馬桶上，探頭看，隔格廁所內，米雪兒的屍體。屍體揚起頭，臉好紫。我站在那裏看，見到米雪兒，頸上都是褐色的血痕。

她的腳，好奇怪的，屈在她背後，大概已經斷了，腳掌向天，還穿着球鞋。

衣服尚整齊，穿着愛密麗和我都有一件的，排球隊汗衣。

我有一點頭暈，告訴愛密麗，我看完了。走吧。

那天下午，我們還回校打排球。籃球隊在練球，體育場開了，我們在一角練習托球。待他們離開，我們在網前練習封殺。一直到校工來關門，才離開。

愛密麗在校門和我分手。我拉着她問，爲甚麼。她說，這樣一來，你也是有份的了。愈多人有份愈好。

如果有一個秘密，這個秘密，愈多人知道愈好。在這宗離奇的謀殺懸案裏面，我成了同謀者。

我是同謀者，但我卻不知道，陰謀的內容。

回家我沒有說。我母和佐治·史賓路看電視，婆婆在房間裏聽收音機。有電話打來找我，我母叫我，晚兒，你的電話。我說，我在廁所，我不聽。我在床上喊出去。

我不說，這些日子會一天一天的繼續下去。我說，我說了以後，就要決定，要不要報警。報警以後，要上庭嗎。學校每一個人都會問我，他們甚至會懷疑我，可能我也是謀殺者。最後連我自己都會懷疑我自己，我爲甚麼會知道屍體，我一定比知道屍體知道更多。

我一夜沒睡，不斷問自己，到底我知道甚麼。

我不說，我甚麼事都沒有。沒有人會知道。

我說。我必須面對整個敵對的世界。

我不說。我一生將背負沉默。

星期三，密斯陳上課間，上個星期五以後，你們有沒有人見過米雪兒。愛密麗回頭望一望我。我低下頭。密斯陳問了，都沒等，又沒有問第二次，就出去了，在課室門外一個穿套裝的女子說話。

我低下頭，沉默不語，或許就這樣決定我一生。

每一個人都要保護自己，在這殘忍荒謬的世界。

每一個人都有她自己的秘密。

無論我們多麼渴望，我們都無法接近。

17

我叫做李晚兒，今年二十二歲，現時在一間證券行做分析員。

我出生。後來婆婆說的，我母小雁在我出生以後，大哭不止，哭聲比我的還大。

我五歲那年，我母肚子好大。她說，你會有一個妹妹。我說，你怎樣知道是妹妹。後來

醫生將我妹妹拿出來，阿母說，真的是一個妹妹，臉都紫了，臍帶好像頸巾，纏着。妹妹死了以後，我們便離開了那個好大好大，有工人又有大黑汽車的家，和我的生父，叫做李維哲。

我不大記得李維哲。他很少回來，回來就將我抱到高高好高，拋到天花板那麼高。

我九歲那年，我參加了我母親的婚禮。當時我穿一條白色的紗裙，索索聲，好硬，很不舒服。新郎佐治·史賓路給我買了一隻鑽石手錶，婚禮那時戴着，拍照，給好多人看，我腕上的鑽石手錶。婚禮以後就將手錶收回，到現在都沒有見過，大概已經賣了。

我十二歲那年升中學，第一次和男孩子接吻，還要給人摸。原來男子很喜歡摸女子的胸，給摸着，都幾舒服。

那個男孩子唸中三，隔壁男校。一次他打電話給我，老牛聲，說，我是積。我說你作弄我，你不是積，積的聲音不是這樣，我昨天跟他通過電話。他說，我是積。我昨天晚上轉了聲，變大人。

他轉了聲又生了全身毛，我就沒再聽他的電話，沒再見他，他寫來的信都扔掉。

十五歲那一年，發生了一件事。我第一次和男人做愛，是我的美術教師，密斯打李。其後一年，我們常常見面。他給我出了部傳呼機，想見我的時候就傳呼我。

十六歲那年，我母在我書包發現了避孕套。她將避孕套放在書桌上，在婆婆床上坐着，等我洗完澡出來。她問我，那是誰。

密斯打李第二天就沒上課，辭了職，下星期上美術課，來了個密斯打張，一樣年輕，一樣吸引。我想，密斯打張不知會否喜歡我。

十八歲那一年人大學。婆婆和阿母，做了一桌子的菜，又不是過節，我收到大學入學通知書，阿母就叫我一定要回家吃飯。一桌子的菜，阿母沒吃，婆婆吃。阿母沒吃，坐了坐，便開始哭，哭說佐治·史賓路，怎樣打她，是個變態佬。我推開了一桌子的菜，說，你真沒用，就開門走了。那一年我開始在學校附近，租屋住。

婆婆死那一年，我已經二十一歲。婆婆已經好老好醜了，我以為她不會死的，那麼老那麼醜，好久好久，都不死。她死了我想婆婆真是疼我。我母說，婆婆那個年代，女子都不讀書，種田擔泥，日做夜做，還要給男人睡，沒得選擇。到阿母那時候，讀都不過讀到小學，細細個，就到工廠做工，拍拖手都不敢拖，如果不是處女，都沒人要，到死都只得一個男人，哪像我們這一代，雀兒一樣，喜歡飛那裏飛那裏，多自由，自己賺錢自己花，還有甚麼不快樂。我婆婆，一九二五年生，她說她阿母，即我太婆，我都没見過，一定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吧，那時還有皇帝，清光緒皇帝，我婆婆阿母，陰毛長到腳跟之上，腳好小，紮腳紮

到腳骨都斷了，走路搖搖擺擺，是個官人家的小姐，嫁了，生了，說來都有一百年的事情，多麼遠。

參考書目

- 安平：《港九剪影》，香港：港九出版文化公司，一九四九年。
- 薩空了：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，香港：進修出版教育社，一九四六年。
- 不平山人：《香港淪陷回憶錄》，香港：香江出版社，一九七二年。
- 唐海：《香港淪陷記》，上海：新新出版社，一九四六年。
- 謝永光：《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》，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。
- 謝永光：《香港淪陷，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局，一九九五年。
- 李樹芬：《香港外科醫生》，香港：李樹芬醫學基金會，一九六五年。
- 《圖片香港歷史》，香港：利文；大道文化，一九九七年。
- 朱維德：《香港掌故》，香港：金陵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。
- 陳謙：《香港舊事見聞錄》，香港：中原，一九九二年。
- 盧中度：《香港回憶錄》，多倫多：光華地圖服務社，一九九一年。
- 關禮雄：《日佔時期的香港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九三年。
- 徐月清：《活躍在香港——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主線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九三年。

《港九同胞反逼害鬥爭大事紀：仇視鄙視蔑視英帝國主義》，香港：澳門各界同胞支援港九同胞反對港英逼害鬥爭委員會，一九六七年。

余集文，「一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」，香港：九十年代，一九九六年五月。

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，香港：香港政府，一九六六年。

「我家愛用國貨」，突破月刊，二六〇期，一九九六年七月，頁十二至十五。

「工會領袖與前線社工」，突破月刊，二六〇期，一九九六年七月，頁十六至十九。

《同學們，團結起來，投入反逼害鬥爭行列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六七年。

九龍荃灣暴動報告書，香港：香港政府，一九五七年。

《美蔣特務在港九的罪行》，北京：群眾出版社，一九五七年。

江萍：《港九槍聲》，廣州：華城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。

Elliot, Elsie, "Crusade for Justice, an autobiography". Hongkong: Heinemann, 1981.

Cooper, John. "Colony in Conflict. The Hong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 to Jan 1968",

Hongkong: Swindon, 1970.

Royal Hongkong Police annual reports.

Tisdall, Christa, "In Times of Great Chaos". Hongkong: Helping Hand, 1989.

鳴謝

本書得藝術發展局資助寫作及採訪、資料搜集費用，共十二萬元正。並得以下各機構及人士協助，此計劃方得以完成。

伸手助人協會

港九工會聯合會

社區組織協會

救世軍龍亨老人宿舍

深水步嗇色園可健老人中心

香港社會工作者聯會

新界社團聯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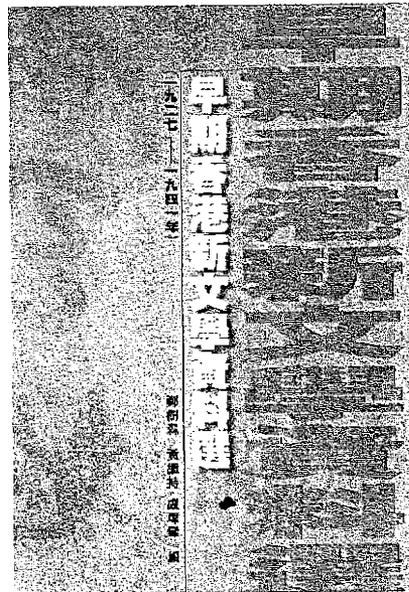
香港工團會

香港女工協會

新婦女協進會

香港職工聯盟

探源尋根 繼往開來



珍貴資料填補香港文學出版空白

盧璋鑾 黃繼持 鄭樹森 合編

天地圖書



銀	陳	蔡	杜
鳳	祺	甜	學
姚	郭	鄭	魁
珍	重	弟	徐
桃	怡	鄧	月
姐	羅	英	清
葉	孚	鍾	陳
伯	梁	幹	羅
母	春	吳	順
布	發	鳳	廊
先	黃	嬌	志
生	兼	梅	文
	慈		陳

黃珀雲小說系列

其後



溫柔與暴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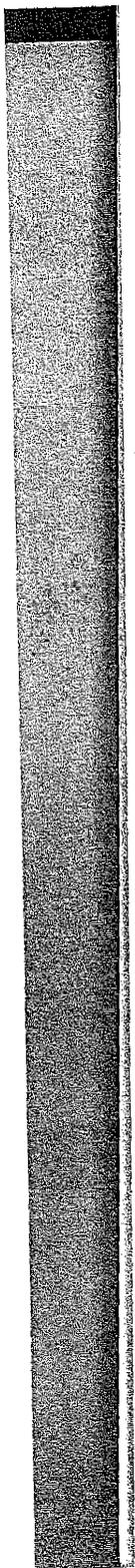
七種靜默



烈女圖



天地圖書



書香滿天地

天地圖書公司



方巨慶題

戊寅年



門市部：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 電話：二八六五〇七〇八 圖文傳真：二八六一一五四一
 營業時間：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



中
 PL
 2865
 P48
 L54
 1999